

新星·鲁迅书系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现代日本 小说集

止庵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现代日本小说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日本小说集 / 周作人, 鲁迅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80148 - 998 - 5

I. 现... II. ①周... ②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594 号

现代日本小说集

周作人 鲁迅 / 译

责任编辑: 高玉君

责任印制: 韦 规

装帧设计: SDD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 编: 100005

电 话: 010 - 65270477

传 真: 010 - 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 - 65512133

E - m a i 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华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2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总 序

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也。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例如一起为《河南》杂志写稿；周作人协助鲁迅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前者付印时，即署周作人之名；周作人所作《欧洲文学史》及《小河》等，亦经过鲁迅修改。然而其中荦荦大端，究属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收在这里的四种译作就是具体成绩，在周氏兄弟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遑译。后来周作人说：“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

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按 Rider Haggard（1856 ~ 1925）通译赖德·哈格德，Andrew Lang（1844 ~ 1912）通译安德鲁·兰。该书由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氏兄弟译于一九零八年至一九零九年间。就中鲁迅据德文转译三篇，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灯台守》中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书在东京付梓，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序言、略例，皆出自鲁迅手笔。鲁迅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总括一句，旨在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以后周作人继续从事译介，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共完成二十一篇，一九二一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时一并收入。增订本署周作人译，序言实为鲁迅所写。

《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译。其中鲁迅译九篇，周作人译十八篇，周

建人译三篇。此前周作人已有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问世，《现代小说译丛》继乎其后，都体现了以白话文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实绩。冠名“第一集”，似乎预告有个大的计划，如同当初《域外小说集》之打算“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然而续集未及开译，兄弟即告失和，这计划也就中断了。

《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编译。其中鲁迅译十一篇，周作人译十九篇。这是与《现代小说译丛》相并行的译著，专门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作家及篇目遴选则体现了周氏兄弟对于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史的独特把握。据周作人说，“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佐藤女士的事》），乃与《现代小说译丛》以同样原因而中止。该书附录系周作人编理，芥川龙之介与菊池宽两则，部分袭用了鲁迅《〈鼻子〉译者附记》、《〈罗生门〉译者附记》和《〈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的字句。

以上各书，均已绝版多年。其中鲁迅所译部分，后编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和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的周作人译作，亦曾收进《苦雨斋译丛》。现在按照原来完整样子重新印行，读者俾可体会周氏兄弟曾经有过的共同追求。绝大多数篇章迄今尚无替代译本，其中颇有堪称杰作者。《红星佚史》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四年四月再版本为底本，《域外小说集》以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初版本为底本，《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五月初版本为底本，《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版本

为底本。所作更动惟将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以及对明显错字酌予订正。

止 庵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序

我们编译这部小集，本可以无需什么解说。日本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关系，欧洲人要翻译他颇不容易，所以不甚为世间所知。中国与日本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现在能够编成这部创始的，——虽然是不完善的小集，也无非只是利用我们生在东亚的人的一个机会罢了。

我们现在所要略加说明的，是小说的选择的标准。我们的目的是在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所以这集里的十五个著者之中，除了国木田与夏目以外，都是现存的小说家。至于从文坛全体中选出这十五个人，从他们著作里选出这三十篇，是用什么标准，我不得不声明这是大半以个人的趣味为主。但是我们虽然以为纯客观的批评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观去妄加取舍；我们的方法是就已有定评的人和著作中，择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内，所以我们所选的范围或者未免稍狭；但是在这狭的范围以内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价值的。此外还有许多作家，如岛崎藤村、里见弴、谷崎润一郎、加能作次郎、佐藤俊子诸人，本

来也想选人，只因时间与能力的关系，这回竟来不及了，这是我们非常惋惜的事。

还有一件事，似乎也要顺便说明，便是这部集里并没有收入自然派的作品。日本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初十”，盛极一时，著作很多，若要介绍，几乎非出专集不可，所以现在不曾将他选入。其次，这部小集原以现代为限，日本的现代文学里固然含有不少的自然派的精神，但是那以决定论为本的悲观的物质主义的文学可以说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因此田山花袋的《棉被》（Futon）等虽然也曾爱读，但没有将他收到这集里去。

这里边夏目、森、有岛、江口、菊池、芥川等六人的作品，是鲁迅君翻译，其余是我所译的。我们编这部集的时候，承几个日本的朋友的帮助，总说一句以志感谢。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周作人。

目 录

1 序

国木田独步二篇

- 1 少年的悲哀
- 10 巡查

夏目漱石二篇

- 17 挂幅
- 20 克莱喀先生

森鸥外二篇

- 28 游戏
- 43 沉默之塔

铃木三重吉三篇

- 52 金鱼
- 58 黄昏
- 61 照相

武者小路实笃二篇

- 63 第二的母亲
- 93 久米仙人

有岛武郎二篇

- 97 与幼小者
- 110 阿末的死

长与善郎二篇

- 135 亡姊
147 山上的观音

志贺直哉二篇

- 153 到网走去
162 清兵卫与壶卢

千家元麿二篇

- 168 深夜的喇叭
176 蔷薇花

江马修一篇

- 180 小小的一个人

江口涣一篇

- 187 峡谷的夜

菊池宽二篇

- 205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214 复仇的话

芥川龙之介二篇

- 225 鼻子
233 罗生门

佐藤春夫四篇

- 241 我的父亲与父亲的鹤的故事

247	“黄昏的人”
253	形影问答
257	雉鸡的烧烤
	加藤武雄一篇
262	乡愁
268	附录

少年的悲哀

国木田独步

“少年的欢喜倘是诗，少年的悲哀也是诗。宿在自然的心里
的欢喜若是可歌的，那在自然的心里低语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

“总之我现在想将我少年时候的悲哀之一，讲给诸君听
听。”……一个男子这样的说。

“我从八岁起到十五岁止，养在叔父的家里；其时我的父母
都在东京居住。

“叔父的家是那地方的一个大家，有许多山林田地，家里的
男女用人，平常也总有七八人。

“我的父母使我在乡村里过了我的少年时代，我不得不感谢
他们的好意。倘若我八岁的时候同父母一起住在东京，我今天
的情形恐怕很要不同了罢。无论如何，我的智识即使比现在或者更
进步，但我的心却未必能从一卷威志威斯（Wordsworth），享受
高远清新的诗思罢。

“我在山野间随意奔走，过了七年的幸福的日子。叔父的家在小山的脚下，近郊多是树林，有河有泉有池，而且相距不很远便是濑户内海的湾港。山野，树林，溪泉，河海，都于我没有一点不自由的地方。

“我记得这是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名叫德二郎的用人来约我，说今夜带你往有趣的地方去玩，去不去呢？

“‘什么地方呢？’我问。

“‘你不必问什么地方。无论那里，都有什么要紧呢？阿德带你去的地方，没有不有趣的，’德二郎微笑着说。

“这德二郎在那时大约二十五岁，是一个倔强的少年；原是孤儿，从十一二岁的时候起，便在我叔父的家里做事。颜色浅黑，容貌整齐，喝了酒必定唱歌，便是不喝也唱着歌劳动，兴致总是很好。不但他的样子常是高兴。便是他的心事也很正直；叔父常说在孤儿里是很难得的，本地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

“‘但是对叔父和叔母，须得秘密才好呢，’德二郎说了，便唱着歌爬上后山去了。

“这正是盛夏中间，月色鲜明的一夜。我跟在德二郎的后面，来到田间，沿着稻香馥郁的田塍走去，走上河边的堤上。堤比别处原要更高一级，所以上了这堤，便可以望见广漠的田野的一面。这虽然还是黄昏时候，高寒明净的月光，漫尽山野；田野尽头冒着薄雾，如在梦里；树林含烟，仿佛浮着一般；低的河柳叶尖的积露，珠子一样的发光。小河的末尾便是湾港了，正满涨着晚潮。用船板拼合了驾着的桥，这时候看去忽然觉得很低，便因为水面高了的缘故；河柳也一半浸在水里了。

“堤上虽有微风，河里却毫没有波纹，水面像镜子一般，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德二郎下了堤，解开系在桥下的小船的绳索，一脚跳下去；本来静着的水面，这时候忽然起了波纹了。

“‘哥儿，快点快点！’德二郎催着我，便驾起橹来。我急忙也跳下船去，不一刻这小船已向着湾港的方面溜下去了。

“渐渐的同湾港相近，河身也渐渐的广阔起来：月将他的清光浸在河面，两边的堤愈走愈远，回顾上流，已经被薄雾遮掩，我们的船早已进了湾港了。

“在这时候横渡这湖一般广阔的湾港的，只有我们这一只小船。德二郎在今夜，不像平常的高声，只用了小声唱着歌，静静的摇橹。退潮的时候差不多像沼泽一样的湾港，现在因为高潮与月光，完全变了模样，在我看去也觉得不是平常见惯的那泥臭的湾港了。南方山影，阴暗的倒映在水里；东北两面的平野上，月光苍茫，更辨不出那里是水陆的界线；我们的小船，正向着西方前进。

“西方是湾港的入口，水狭而深，岸促而高；在这里下锚的船数目虽然不多，形状大抵是西洋式帆船，所装的货物是此地出产的食盐，此外本地的做朝鲜贸易的人所有的船舶，也颇不少，也还有往来内海的客船。两岸的人家，高高低低，据山临水，约有好几百户。

“从湾港的内部望出去，舷灯高高的点着，几乎疑是星光；灯影低低的映着，又像是金蛇；寂寞的山色，浮在月影里，看去真同绘画一般。

“小船渐渐前进，这小港里的各种声音也愈加听得清楚了。

我现在虽然不能将这港的光景详细说明，但是那夜的情形还是历历的在我眼前，可以说个大略：这是夏夜的月明的一晚，船里的人都走到甲板上，家里的人走出门外来，临海的窗户也都开了。灯火在风中微漾，水面平滑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又有夹着三弦的音的喧笑的声音从临水的妓楼起来，很是快乐热闹的样子；但包住这一幅繁华的画图的寂寥的月色，山影与水光，我却也不能忘记。

“在帆船的影底下钻过去，德二即便将小船在一处阴暗的石级面前停住了。

“‘请上来罢！’德二郎对我说。他只在堤下说了一句‘请下船罢’，以后在船里不曾开过口，所以我毫不知道他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但我也就依着他的话，出了小船。

“德二郎系了船索，也跨上石级，尽向前面走去，我也不作一声，只跟在后面走。石级宽不到三尺，两旁都是高的墙壁。我们走完了石级，似乎到了人家的一个院子里了。院子的角里放着太平水桶，四面用板壁围着；一面的板壁上边，露出繁茂的树顶，似乎是一株香团树。月光印在地上，寂然无人。德二郎暂时立定，仿佛静听模样，随即走近右边的板壁，向里推去；原来这里是一个小门，那扇黑门便一声不响的张开了。门里面就是一座楼梯。门开的时候，便听得有脚步声悄悄的下那楼梯来。

“‘德爷么？’一个年青的女人窥探着说。

“‘等了好久了罢？’德二郎对女人说，又回顾着我道，‘哥儿也带了来了。’

“‘哥儿请上来罢！你也快点上来，在这里耽搁是不行的，’

女人催着德二郎，他便走上楼梯去，只对我说了一句，

“‘哥儿，这里暗呢。’他同女人已经上了楼，我没法也只得跟着爬上暗而且狭，又颇峻急的楼梯去。

“原来这家也是妓楼之一，现在女人引导我们进去的屋子是临海的一室，凭栏望去，不但港内的情形，就是湾港的内部，田野的尽头，以及西边的海岸，都能看见。但是这间屋里，铺着的六张席子已经古旧，看去不像是一间华丽的屋子。

“‘哥儿，请这里坐。’女人将垫子掷在栏杆底下，又拿了香橙与各种果子点心劝我吃。打开间壁的门，那边预备着酒菜；女人便搬了过来，同德二郎对面坐下。

“德二郎现出平常没有的懊恼的样子，将女人所斟的一杯酒一口喝干了，注视着伊问道，

“‘终于决定在几时了？’

“这女人大约十九或二十岁模样，脸色苍白，仿佛毫无力气，我看了几乎疑心伊是病人，伊屈指数着说，

“‘明天，后天，大后天；决定在大后天了。但是，我到了此刻，又有点迷惑起来了。’说着垂了头，偷偷地用袖角揩眼；德二郎在这时候独自斟酒，尽量的喝下去。

“‘到了此刻，岂不是没有法子了么？’

“‘这虽是如此，——但想起来觉得倒不如死了，却要好的多呢。’

“‘哈哈，……哥儿，这个姐儿说死了好，你看怎么办呢？——喂，喂，前回所约的哥儿现在带来了，你不好好的看么？’

“‘我从先便看着呢。心想这长的真像，正佩服着哩。’女人说了，含笑向我注视。

“‘像谁呢?’我急忙询问说。

“‘像我的兄弟，说哥儿和我的兄弟相像，虽然是唐突的事，你请看这个。’伊从衣带中取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哥儿，这个姐儿将照片给我看，我说这和家里的哥儿一般无二，伊托我一定带来要看看，所以我今晚带了哥儿到这里来的；你非要教伊好好的款待不可呢。’德二郎说着话，还只是尽量喝酒。女人挨到我的近旁来，很和气的微笑着说，

“‘那自然要好好的款待；哥儿你要吃什么呢?’

“‘什么都不要。’我说着，转过脸去。

“‘那么，坐船去罢，和我坐船去罢。呃，这样好罢?’伊起身出去，我便也跟着下了楼梯，德二郎却只是带笑望着我们。

“走下前回的石级，伊先将我放在船里，解了船索，随后飒的跳下船来，很轻便的摇起橹来了。我那时虽然还是儿童，看了伊的举动，也不禁觉得惊异。

“离了河岸，回头仰视楼上，只见德二郎靠着栏杆，向下眺望；里面点着灯，外面又受了月光，所以他的姿势很分明的可以看出。

“‘小心！怕危险呢。’德二郎从楼上说。

“‘不要紧!’伊从下边答应。‘立刻就回来的，请你等一会罢。’

“我们的船暂时在六七只大船小船中间，曲曲折折的行了一刻，便出到广阔的河面上。月光愈加清寒，几乎是秋夜模样；女

人停了橹，坐在我的旁边，又仰视月光和四周的景色，对我说道，

“‘哥儿，你几岁？’

“‘十二。’

“‘我的兄弟的照片，也是十二岁的时候照的；现在是十六，……是的，虽然十六岁了，但是十二岁的时候分别之后，便不曾会见过；所以到了此刻还觉得他是哥儿一般模样呢。’伊注视着我的脸，忽而流下泪来，在月光底下显得伊的颜色更加苍白了。

“‘死了么？’

“‘不，倘若死了，倒也就断念了；分别以后，还不知道他的下落与情况呢。两亲早已死别，只剩了姊弟两人，正是互相靠傍着过活，现在却又分散了，连生死还不明白。而且我不久也要被人带到朝鲜去了，恐怕在这一生中已经不能再会了。’伊的眼泪沿着面庞流了下来，伊也并不揩抹，只望着我的脸低声啜泣。

“我向着河岸眺望，不作一声，听伊这番说话。人家的灯火映在水里，闪闪的摇曳着。缓缓的响着橹声，大传马船开驶过去，船上的男子用了清亮的声音唱着船歌。我在这时候，觉得在我幼稚的心里感着说不出的悲哀。

“忽然有人操着小船，飞奔而来的，却正是德二郎。

“‘我拿了酒来了！’德二郎在一二丈以外大声的说。

“‘好呵！我正和哥儿讲我兄弟的事，哭着呢。’伊正说着，德二郎的小船已经到了。

“‘哈哈，我也正想大概是这样罢，所以拿了酒来了。喝

酒罢，喝酒罢！我给你唱歌！’德二郎似乎已经醉了。女人拿了德二郎给伊的一只大酒杯，注了满杯的酒，一口气喝下去。

“‘再一杯！’这回是德二郎替伊斟满了；伊拿来又一口喝干，呼的将酒气对着月光喷去。

“‘这就好了。现在我唱歌给你们听罢。’

“‘不，德爷。我想尽量的哭一场。在这里没有人看着，也没有人听见，请让我哭罢。请让我尽量的哭罢！’

“‘哈哈，……那么，你便哭罢。我和哥儿两人听着就是了。’德二郎对着我笑。

“女人俯伏着，哭泣起来。但是也不便发出大声，所以只见伊背上抽搐，很是痛苦的模样。这时候德二郎忽然变成一副庄重的相貌，看着伊的这情形，随后突然回过脸去，对着山看，也不作一声。过了一刻，我就道，

“‘阿德，回去罢！’

“这时候女人连忙抬起头来，说道，

“‘对不起，哥儿看着我哭，真无聊了。……我因为哥儿来了，仿佛已经得同兄弟会见过后的样子。哥儿，也请你健康，快点长大起来，成为伟大的人。’伊用了悲切的声音说。‘德爷，时候太迟了，恐怕家里对不起，你早点带了哥儿回去罢。我现今哭过了，昨天以来的那种心里的闷气都已消散了。’

“伊跟了我们的船，送了三四町，后来被德二郎阻止，方才将橹停住；两只小船便渐渐的离远了。小船将要分开的时候，女人对我反复着说，

“‘请你不要忘记了我！’

“以后过了十七年，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的记着当夜的情景，想忘记也忘记不得。那可怜的女人的容貌，至今还映出在我的眼前。这一夜里，淡霞似的包着我的心的片悲哀，跟着年岁逐渐的浓厚起来；即在此刻回想起那时的心情，也感着一种不可堪的，深而且静的，无可如何的悲哀的情绪。

“以后德二郎因了我的叔父的帮助，成为像样的农夫，如今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父亲了。

“那个飘流的女人。转到朝鲜去之后，又漂泊在什么地方，过那不幸的生活；还是已经辞了这人世，到静肃的‘死’的国土去了呢：在我固然不能知道，便是德二郎也似乎不曾知道了。”

巡 查

国木田独步

我在近时，偶然和一个名叫山田铨太郎的巡查相识，年纪大约三十四五岁，是骨格雄伟，身体高大的堂堂的伟丈夫。

我不很知道面相的事，但是圆的脸，嘴上和两颊的胡须都黑黑的，鼻子眼睛很大，看去不能说是柔和的相貌，实际却是很忠厚的人，在世间原是常有的，这巡查似乎也属于这一类。

倘若这样的人是沉默的，那也不是很惬意的面相，但是他很能说能笑，笑起来眼边现出一种爱娇，说话的时候，也不管别人的窘不窘，随意的说，又时常用了想不到的比喻，很是得意，两三遍的重复的说。这样的人，如何？他会讨人家的憎恶么？

有一天，他说明天不是值日，一定请过来，殷勤的催促，我于是便在那天的下午一点钟左右去访山田巡查。

“一定请过来。没有什么东西，因为天气冷，我们这样的谈天罢。”他说着用手装出喝酒的样子。

小器作铺的楼上的一间房，是他的住室。从作场旁边走上急

而且狭的楼梯，当面便放着炭篓。皮靴像虾蟆似的睡在角落里，一枝粗的棍子竖在旁边看守着，这大约便是行仗罢。别一间房里，或者是住着一个书生，漏出微吟的声音来；走过这房前阴暗的板廊，对面的房便是山田巡查的寓了。

“呀，来了么？请这边坐，请！”他说着急忙站起，从壁厨里拿出一个垫子，抛在长火炉的那边。

他正在饮酒，已经是略有醉意的时分了。

“独身的生活是这个样子。你所看见的，这屋也狭小，而且家常器具都放在这里面，简直是猪圈罢了，是猪圈，……”他四边探望，好像搜寻什么东西，忽然的将面前的酒杯一口喝干了，（又斟上了酒，）说道，

“喝一杯罢！倘若已经吃过饭，单喝酒罢，这酒决不是那些喝了会到头里来的酒呀。”

我接了酒杯，放在膳台上。这房间确是狭小，却收拾得很整齐。一个悬挂的壁厨突出在房子里，纸屏上都是补缀，壁上涂抹得很脏，席子乌黑，纸窗也熏昏了，确是很龌龊的房间，但到处都打扫得很干净，怎么说是猪圈呢？

窗下是一张短几，右边一个书箱，横边是长火炉，并排的放着膳台，靠右手的壁是衣箱食厨，上头是卍字厨，都是旧的，却都很清洁。烟草盆，点心盒，茶叶瓶，盖碗，书帙，都适宜的整齐的排着。书箱上放着三四个盆栽的小花盆。

我将酒杯还他，说道，

“到底是警官，所以很喜欢清洁哩。”

“哈哈，也不能算是喜欢清洁，这是我的脾气，是不大好

的脾气，别人做的事情总是不中意，所以很窘哩。至于食器，尤其如此，无论饭碗或是什么，叫别人去洗了，总觉得不放心，所以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做。……”

“那么，这正是天生的独身者的脾气了，哈哈。”

“的确是这样，所以家乡里虽然有老婆在那里，却不去叫，因为一个人也并不觉得什么不便。”

“有夫人在那里么？那么，也不必甘心过这样独身者的寂寞生活罢。还有，小孩呢？”

“小孩也有。有一个五岁的男孩。但是，总还是一个人更舒服。”一面独酌着说，“只是我不叫妻子来，原来也还有别的理由。”

“虽然不知道有怎样的理由，但我想既然有了妻子，却不享一家团圆的快乐，总不是正当罢？你不觉得寂寞么？”

“不，并不是全不觉得寂寞，我也时常回去，妻也时常来的呵。趁了火车，一天里可以来回，正是便当的世间呵。请你不必挂念，铺盖也有两份备着呢。哈哈。”

“哈哈，既然这样的悟彻，那也没有什么了。”

“请吃点什么罢！虽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怎么样，豆呢，还是橘子？”

膳台上拉杂的摆着煮豆，青鱼子，橘子，醋乌贼之类。挂在柱上的花瓶里，插着聊以塞责的松枝。冬天的日脚已经倾斜，正射着西窗。主人的脸红了，眼睛迷蒙的，到底是正月的情景。

主人从搁在专卖特许的风炉上的铁壶里，取出暖酒瓶来，继续说道，

“的确还是一个人更为快活。——趁热喝一杯罢。——而且我本不是自己愿意娶妻的。偶然被一处人家要去做赘婿，倘若不是这样，至今还是独身罢。第一件，做了巡查，想养活妻子，享受快乐，是不大容易的把戏。这要比蛇的走索更困难。——你曾经看见过蛇的走索么？我却见过一回。姓名不好说出来，在我们的同僚中间，有这样的一位，养活他的妻，三个小孩和他的母亲，而且颇爽快的过日子。可以佩服罢？原来他不喝酒，也不吸烟。这样的人是个例外，是我们所做不来的把戏。”

“但是将夫人放在乡间，费用还是要的，可不是一样么？不必再推托了，住在一处罢。夫人也是可怜呵。”

“哈哈，你倒很是孝妻哩。其实就是我也何尝不爱我的妻呢，但是，在乡间还有一点财产，而且父母也还在，所以伊住在那边，倒是两边都方便的事情。像我这样，实在是当作一种游戏，才干着这个职业。倘若厌倦了，便放了手回到乡间去，还不至于没有饭吃呢。”

“那是很舒服呵。”

“真是很舒服！所以酒也是这样的从石崎整桶的买来，咽咽的喝下去。泽之鹤^[1]也好，不过在我们似乎略甜一点，所以还不如起字号的适口。至于菜馆里的混成酒，那可是要不得了。”

他开始酒的品评与混成酒的攻击，他的醉意也似乎更加发出来了。

“如何？请拿出一点隐艺^[2]来罢。我么？我是全然无艺的，只有饮了则眠，便即睡着罢了。”他这样说，眼睛迷迷蒙蒙的，确有点渴睡的样子。

“我要是同你们一样的能够做文章，也有许多事情想写他出来，但是不成！”

他闭了眼暂时沉默着，忽而微笑说道，

“哼，是了。有一件要请你看的東西。”

从书桌抽斗里拿出五六张仿佛是草稿的东西，将其中的一张放在我的面前。原来是一篇汉文，题曰《题警察法》。

“夫警察之法，以无事为至，”

他用了一种声调，摇着身子，将汉文朗诵起来。

“治事次之。——如何？”

“赞成赞成。”

“以无功为尽，立功次之，故——如何？——故日夜奔走而治事，千辛万苦而立功者，非上之上者也。”

“这样，所以睡着的么？”

“哈哈，请你再听下去。——最上之法，非在治事，非在立功，常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制其机先。故无事而自治，无功而自成，是所谓为于易为，而治于易治者也。——如何，是名论罢？——是故善尽警察之道者，无功名，无治迹，神机妙道，存乎其人，愚者所不能解也。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文章虽然拙，主意如何？”

“文章也妙，主意更是大赞成。”

“神机妙道，存乎其人，愚者所不能解也么，哈哈。”他说了很得意。“先喝了酒，养足了精神，以制其机先罢。如何，趁热再喝一杯？”

“我足够了！此外还有什么妙的东西么，像诗这一类的

东西？”

“诗么？有的。说是有的，未免太威严了；叫作幼学便览成绩的，却有两三打在这里。”他拿出四五张誊在格纸上的稿子给我看，却又说道，

“不，给你看了很见笑，我来吟一两首罢。那么，可是都是拙劣的。《春夜偶成》罢。——朦胧烟月下，一醉对花眠；风冷梦惊觉，飞红埋枕边。——如何？下田歌子所做的歌里，有叫作什么的一首。嚟，那叫做什么呀，现在恰巧忘记了。这是翻译那首的意思的，却完全比不上。那个奶奶，这样的称呼虽然失礼，做的歌确是很好哪！”他将身子左右摇动，又将《春夜偶成》重吟一遍。“这里有一篇别致的东西，题曰《权门所见》，——权门昏夜乞怜频，朝见扬扬意气新，妻妾不知人骂倒，丑夫满面带髯尘。——如何？”

“很痛快。”

“这是做某大臣的警卫的时候所作。丑夫满面带髯尘——么？”

“再吟一首罢。”

“好罢，”他翻着草稿，随后突然的吟道，“故山好景久相违，斗米官游未悟非，杜宇呼醒名利梦，声声复唤不如归。——哈哈，终于说出本怀来了。”

“哈哈，本怀终于露出来了。”

“哈哈，”山田巡查也笑了随即闭了眼睛，也并不想念着什么，茫然的坐着。他已经半分睡着了。突然的又叫道，

“不，到底还是这样舒服。”张开眼睛看着我，微微的笑，

又便打起瞌睡来了。

我暂时静静的等着，但叫醒他也觉得对不起，便悄悄的站起来，走出房外去。

从小器作铺走过四五十间^[3]的路便是十字路。我走到这里的时候，向后边回顾，却见山田巡查的胡须蓬松的脸出现在小器作铺的楼窗口，向着我只是点头。

我对于这巡查，觉得完全中意了。

注释

[1] 泽之鹤与起字号都是酒的名目。

[2] 平常不为人家所知，独自学会的技艺，谓之隐艺（Kakushigei）。

[3] 一间长六尺，六十间为一町。

挂 幅

夏目漱石

大刀老人决计在亡妻的三周年忌日为止，一定给竖一块石碑。然而靠着儿子的瘦腕，才能顾得今朝，此外再不能有一文的积蓄，又是春天了。摆着赴诉一般的脸，对儿子说道，那忌日也正是三月八日哩，便只答道，哦，是呵，再没有别的话。大刀老人终于决定了卖去祖遗的珍贵的一幅画，拿来作家用度。向儿子商量道，好么？儿子便淡漠到令人愤恨的赞成道，这好罢。儿子是在内务省的社寺局里做事的，拿着四十圆的月给。有妻子和两个小孩子，而且对大刀老人还要尽孝养，所以很吃力。假使老人不在，这珍贵的挂幅，也早变了便于融通的东西了。

这挂幅一尺见方的绢本，因为有了年月，显着红黑颜色了。倘挂在暗的屋子里，黯澹到辨不出画着什么东西来。老人则称之为王若水所画的葵花。而且每月两三次，从柜子里取了出来，拂去桐箱上的尘埃，又郑重的取出里面的东西，立刻挂在三尺的墙

壁上，于是定睛的看。诚然，定眼的看着时，那红黑之中，却有瘀血似的颇大的花样。有几处，也还微微的剩着疑是青绿的脱落的瘢痕。老人对了这模糊的唐画的古迹，就忘却了似乎住得太久了的住旧了的人间。有时候，望着挂幅，一面吸烟，或者喝茶。否则单是定睛的看。祖父这，什么？孩子说着走来，想用指头去触了，这才记起了年月似的，老人一面说道动不得，一面静静的起立，便去卷挂幅。于是孩子便问道，祖父，弹子糖呢？说道是了，我买弹子糖去，只是不要淘气罢，嘴里说，手里慢慢的卷好挂幅，装进桐箱，放在柜子里，便到近地散步去了。回来的时候，走到糖店里，买两袋薄荷的弹子糖，分给孩子道，哪，弹子糖。儿子是晚婚的，小孩子只六岁和四岁。

和儿子商量的翌日，老人用包袱包了桐箱，一清早便出门去，到四点钟，又拿着桐箱回来了。孩子们迎到门口，问道，祖父，弹子糖呢？老人什么也不说，进了房，从箱子里取出挂幅来挂在墙上，茫然的只管看。听说走了四五家骨董铺，有说没有落款的，有说画太剥落的，对于这画，竟没有如老人所豫期的致敬尽礼的人。

儿子说，古董店算了罢。老人也道，骨董店是不行的。过了两星期，老人又抱着桐箱出去了。是得了介绍，到儿子的课长先生的朋友那里去给赏鉴。其时也没有买回弹子糖来。儿子刚一回家，便仿佛嗔怪儿子的不德义似的说道，那样没有眼睛的人，怎么能让给他呢，在那里的都是贗物。儿子苦笑着。

到二月初旬，偶然得了好经手，老人将这一幅卖给一个好事家了。老人便到谷中去，给亡妻定下了体面的石碑，其余的存在

邮局里。此后过了五六天，照常的去散步，但回来却比平常迟了二时间。其时两手抱着两个很大的弹子糖的袋。说是因为卖掉的画，还是放心不下，再去看一回，却见挂在四席半的啜茗室里，那前面插着透明一般的腊梅。老人便在这里受了香茗的招待。这比藏在我这里更放心了，老人对儿子说。儿子回答道，也许如此罢。一连三日，孩子们尽吃着弹子糖。

克莱喀先生

夏目漱石

克莱喀（W. J. Craig）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层楼上做窠的。立在阶石底下，即使向上看，也望不见窗户。从下面逐渐走上去，到大腿有些酸起来的时候，这才到了先生的大门。虽说是门，也并非具备着双扉和屋顶；只在阔不满三尺的黑门扇上，挂着一个黄铜的敲子罢了。在门前休息一会，用这敲子的下端剥啄的打着门板，里面就给来开门。

来给开的总是女人。因为近视眼的缘故罢，戴着眼镜，不绝的在那里出惊。年纪约略有五十左右了，想来也该早已看惯了世间了，然而也还是只在那里出惊，睁着使人不忍敲门的这么大的眼睛，说道“请”。

一进门，女的便消失了。于是首先的客房——最初并不以为是客房，毫没有什么别的装饰，就只有两个窗户，排着许多书。克莱喀先生便大抵在这里摆阵。一见我进去，就说道“呀”的伸出手来。因为这是一个来握手罢的照会，所以握是

握的，然而从那边却从来没有回握的时候。这边也不见得高兴握，本来大可以废止的了，然而仍然说道“呀”，伸出那毛氈氈的皱皮疙瘩的，而且照例的消极的手来。习惯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手的所有者，便是担任我的质问的先生。初见面时，问道报酬呢？便说道是呵，一瞥窗外边，一回七先令怎么样，倘太贵，多减些也可以的。于是我定为一回七先令的比例，到月底一齐交，但有时也突然受过先生的催促。说道，君，因为有一点用度，可以付了去么等类的话。自己从裤子的袋里掏出金币来，也不包裹，说道“哦”的送过去，先生便说着“呀，对不起”的取了去，摊开那照例的消极的手，在掌上略略一看，也就装在裤子的袋里面了。最窘的是先生决不找余款。将余款入下月分，有时才到其次的星期内，便又说是因为要买一点书之类的催促起来。

先生是爱尔兰人，言语很难懂。倘有些焦躁，便有如东京人和萨摩人吵闹时候的这么烦难。而且是很疏忽的焦急家，一到事情麻烦起来，自己便听天由命而只看着先生的脸。

那脸又决不是寻常的。因为是西洋人，鼻子高，然而有阶级，肉太厚。这一点虽然和自己很相像，但这样的鼻子，一见之后，是不会起清爽的好感情的。反之，这些地方却都乱七八糟的总似乎有些野趣。至于须髯之类，则实在黑白乱生到令人悲悯。有一回，在培凯斯忒理德（Becker Street）遇见先生的时候，觉得很像一个忘了鞭子的马夫。

先生穿白小衫和白领子，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始终穿着花条

的绒衫，两脚上是拥挤的半鞋，几乎要伸进暖炉里面去，而且敲着膝头，——这时才见到，先生是在消极的手上戴着金指环的。——有时或不敲而擦着大腿，教给我书。至于教给什么，则自然是不懂。静听着，便带到先生所乐意的地方去，决不给再送回来了。而且那乐意的地方，又顺着时候的变迁和天气的情形，发生各样的变化。有时候，竟有昨日和今日之间搬了两极的事情。说得坏，那就是胡说八道罢，要评得好，却是给听些文学上的座谈，到现在想起来，一回七先令，本来没有可以得到循规蹈矩的讲义的道理，这是先生这一面不错，觉得不平的我，却胡涂了。况且先生的头，也正如那须髯所代表的一般，仿佛有些近于杂乱的情势，所以倒是不去增加报酬，请讲更其高超的讲义的好，也未可知的。

先生所得意的是诗。读诗的时候，从脸到肩膀边便阳炎似的振动。——并非诳话，确乎振动了。但是归根究底，却成了并非为我读，只是一人高吟以自乐的事，所以总而言之，也还是这一面损。有一次，拿了思温朋（Swinburne）的叫作《罗赛蒙特》（Rosamond）的东西去，先生说给我看一看罢，朗吟了两三行，却忽而将书伏在膝髁上，说道，唉唉，不行不行，思温朋也老得做出这样的诗来了，便叹息起来。自己想到要看思温朋的杰作《亚泰兰多》（Atalanta）便在这时候。

先生以为我是一个小孩子。你知道这样的事么，你懂得那样的事么之类，常常受着无聊不堪的事的质问。刚这样想，却又突然提出了伟大的问题，飞到同辈的待遇上去了。有一回，当我面前读着渥忒孙（Watson）的诗，问道，这有说是有着像雪黎

(Shelley) 的地方的人和说全不相像的人，你以为怎样？以为怎样，西洋的诗，在我倘不先诉诸目，然后通过了耳朵，是完全不懂的。于是适宜的敷衍了一下。说这和雪黎是相像呢还是不相像，现在已经忘却了。然而可笑的是，先生那是照例的敲着膝头，说道我也这样想，却惶恐得不可言。

有一日，从窗口伸出头去，俯视着忽忽的走过那辽远的下界的人们，一面说道，你看，走过的人们这么多，那里面，懂诗的可是百个中没有一个，很可怜。究而言之，英吉利人是不会懂诗的国民阿。这一节，就是爱尔兰人了得，高尚得远了。——真能够体会得诗的你和我，不能不说是幸福哩。将自己归入了懂诗的一类里，虽然很多谢，但待遇却比较的颇冷淡，我于这先生，看不出一点所谓情投意合的东西来，觉得只是一个全然机械的在那里饶舌的老头子。

然而有过这样的事。因为对于自己所住的客寓很生厌了，就想寄居在这先生的家里看，有一天，照例的讲习完毕之后，请托了这一节，先生忽然敲着膝髁，说道，不错，我给你看我的家里房屋，来罢，于是从食堂，从使女室，从边门，带着各处走，全给看遍了。本来不过是四层楼上的一角，自然不广阔。只要两三分时，便已没有可看的地方。先生于是回到原位上，以为要说这样的家，所以什么处所都住不下，给我回绝了罢，却忽而讲起跋尔忒·惠德曼 (Walt Whitman) 的事来。先前，惠德曼曾经到自己的家里来，逗留过多少时，——说话非常之快，所以不很懂，大半是惠德曼到这里来似的，——当初，初读那人的诗的时候，觉得有全不成东西的心情，但读过几遍，便逐渐有趣起来，终于

并非常之爱读了。所以……

借寓的事，全不知道飞到那里去了。我也只得任其自然，哦哦的答应着听。这时候，似乎又讲到雪黎和谁的吵闹的事，说道吵闹是不好的，因为这两人我都爱，我所爱的两个人吵闹起来，是很不好的，颇提出抗议的话。但无论怎样抗议，在几十年前已经吵闹过的了，也再没有什么法。

因为先生是疏忽的，所以自己的书籍之类很容易安排错。倘若寻不见，便很焦急，仿佛起了火灾似的，用了张皇的声音叫那正在厨下的老姬。于是那老姬也摆着一副张皇的脸，来到客房里。

“我，我的《威志威斯》(Wordsworth)放在那里了?”

老姬依然将那出惊的眼，睁得碟子似的遍看各书架，无论怎样的在出惊，然而很可靠，便即刻寻到《威志威斯》了。于是Here Sir的说着，仿佛聊以相窘似的，塞在先生的面前。先生便掣夺一般的取过来，一面用两个手指，毕毕剥剥的敲着腌臢的书面，一面便道，君，《威志威斯》是……的讲开场。老姬显了愈加出惊的眼退到厨下去。先生是二分间三分间的敲着《威志威斯》。而且好容易叫人寻到了的《威志威斯》竟终于没有翻开卷。

先生也时时寄信来。那字是决计看不懂的。文字不过两三行，原也很有反覆熟读的时间，但无论如何总是决不定。于是断定为从先生来信，即是有了妨碍，不能授课的事，省去了看信的工夫了。出惊的老姬偶然也代笔，那就很容易了然。先生是用着便当的书记的。先生对了我，叹息过自己的字总太劣，很困窘。

又说，你这面好得多了。

我很担心，用这样的字来起稿，不知道会写出怎样的东西来呢。先生是亚覃本《沙士比亚集》（Arden Shakespeare）的出板者。我想，那样的字，竟也会有变形为活版的资格么？然而先生却坦然的做序文，做札记。不宁惟是，曾经说道看这个罢，给我读过加在《哈谟列德》（Hamlet）上头的绪言。第二次去的时候，说道很有趣，先生便嘱咐道，你回到日本时，千万给我介绍介绍这书罢。亚覃本《沙士比亚集》的《哈谟列德》，是自己归国后在大学讲讲义时候得了非常的利益的书籍。周到而且扼要，能如那《哈谟列德》的札记的，恐怕未必再有的了。然而在那时，却并没有觉得这样好。但对于先生的莎士比亚研究，却是早就惊服的。

在客房里；从门键这一边弯过去，有一间六席上下的小小的书斋。先生高高的做窠的地方，据实说，是这四层楼的角落，而那角之又角的处所，便有着在先生是最要紧的宝贝在那里了。——排着十来册长约一尺五寸阔约一尺的蓝面的簿子，先生一有空一有隙，便将写在纸片上的文句钞入蓝面簿子里，仿佛吝啬人积蓄那有孔的铜钱一般，将那一点一点的增加起来，作为一生的娱乐。至于这蓝面簿子就是《沙翁字典》的原稿，则来此不久便已知道的了。听说先生因为要大成这字典，所以抛弃了威尔士（Wales）某大学的文学的讲席，腾出每日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的工夫来。连大学的讲席尚且抛弃，则对于七先令的弟子的草草，正不是无理的事。先生的脑里，是惟此字典，终日终夜槃桓磅礴而已的。

也曾问过先生，已经有了勛密特（Schmidt）的《沙翁字典》了，却还做这样的书么？于是先生便仿佛不禁轻蔑似的，一面说道看这个罢，一面取出自己所有的《勛密特》来给我看。试看时，好个《勛密特》前后两卷一页也没有完肤的写得乌黑了。我说着“哦”的吃了惊，只对《勛密特》看。先生其时颇得意。君，倘若做点和《勛密特》一样程度的东西，我也不必这样的费力了，说着，两个手指又一齐毕毕剥剥的敲起乌黑的《勛密特》来。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来做这样的事的呢？”

先生站起身，到对面的书架上，仿佛寻些什么模样，但又用了照例的焦躁的声音叫道，全尼（Jane）全尼，我的《道覃》（Dowden）怎么了？老姬还没有出来，已经在问《道覃》的所在。老姬又出惊的出来了。而且又照例的 Here Sir 的相窘一回，退了回去。先生于老姬的一下并不介怀，肚饿似的翻开书，唔，在这里，道覃将我的姓名明明白白的写在这里；特别的写着研究沙翁的克莱喀氏。这书是一千八百七十……年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还在一直以前呢……自己对于先生的忍耐，全然惊服了。顺序便问什么时候才完功。谁知道什么时候呢，是尽做到死的呵，先生说着，将《道覃》放在原处所。

我此后不久便不到先生那里去了。当不去的略略以前，先生曾说，日本的大学里，不要西洋人的教授么？倘我年纪青，也去罢。颇显着无端的感到无常的神色。先生的脸上现出感动，只有这一回。我宽慰说，岂不还年轻么？答道那里那里，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什么事，因为已经五十六岁了，便异样的人

了静。

回到日本之后，约略过了两年，新到的文艺杂志上，载着克莱喀氏死掉的记事。是沙翁的专门学者的事，不过添写着两三行文字罢了。那时候，我放下杂志想，莫非那字典终于没有完功，竟成了废纸了么。

游 戏

森鸥外

木村是官吏。

或一日，也如平日一样，午前六点钟醒过来了。是夏季的初头。外面是早就明亮了的，但使女顾忌着，单不开这一间的雨屏。蚊帐外是小小的燃着的洋灯的光，这独寝的闺，见得很寂寞。

伸出手去，机械的摸那枕边。这是寻时表。是颇大的一个镍表，有的说，这就是递信省买给车掌的东西。指针也如平日一样，恰恰指着正六点。

“喂，不开屏门么？”

使女一面拭着手，出来开雨屏。外边照旧是灰色的天空中，下着微细的雨。并不热，但是湿漉漉的空气触在脸上。

使女在单衫上，嵌进肉里去的绑了卷袖绳，将雨屏一扇一扇的装进屏箱去。额上沁出汗来了，这上面，紧帖着缭乱的短头发。

心里想：“哦，今天也是一运动便热的日子呵。”从木村的租住屋到电车的停留场为止，有七八町。步行过去时，即使出门时候以为凉，待走到却出汗了。就是想到了这件事。

走出廊下洗着脸，记起今天有须赶紧送给课长的文件的事来。然而课长的到来是在八点半，所以想，八点钟到衙门就是了。

于是显着颇高兴的快活的脸，看着阴气的灰色的天空。倘给不知道木村的人一看见，便要诧异他有甚有趣，却装着那样的脸的罢。

出来洗脸的时候，使女便赶忙的叠了蚊帐，卷起被褥来。走过这处所，开了纸障子，便是书房。

两个书几，搁成九十度角的摆着。这前面铺着垫子。坐在这里，擦着了火柴，吸一支朝日。^[1]

木村做事，是分为立刻非做不可的事，和得闲才做的事的。将一张几收拾得精空，逢到赶紧要做的事，便拿到这上面去。而且这赶紧要做的事一完结，便将搁在那一张几上的物件，接着拿到这边来。搁着的物件总很多。堆积着的。这是照了缓急积叠起来的，比较的急的便放在最上面。

木村拿起那搁在垫子旁边的《日出新闻》来，摊在空虚的一张几上，翻开第七面。这是文艺栏所在的地方。

将朝日的掉下的灰，吹落在几的那边，一面看。脸上仍然很快活。

从纸障子的那边，听得拂子和扫帚的声音很剧烈。是使女赶忙的在那里扫卧房。拂子的声音尤厉害，木村也常常发过话，但

改了一日，便又照旧了，不用那扎在拂子上的纸条拂，却用柄的一头拂的。木村称这事为“本能的扫除”。鸽子孵卵的时候，用那削圆棱角的白粉笔兑换了鸽卵，也仍然抱着白粉笔。忘了目的，单将手段来实行。不记得为了尘埃而拂，却只是为了拂而拂了。

但这位使女，虽然躬行本能的扫除，躬行“舌战”，然而活泼，也还中用，所以木村是满足的。舌战云者，是罗曼主义时代的一个小说家所说的话，就是说使女一遇着主人出门，便跑到四近各处去饶舌。

木村看完了什么之后，略略皱一皱眉。大抵无论何时，凡是放下新闻的时候，若不是极 *Apathique*（漠然）的表情，便是皱一皱眉。这就因为新闻的记载，是成不了毒也做不了药的东西，或者是木村以为不公平的东西的缘故。既如此似乎不看也就是了，然而仍然看。看了之后，显出无动于中的神色，或者略略皱一皱眉，便立刻回复了快活的脸。

木村是文学者。

在衙门里，办着麻烦的，没精打采的，增添补凑的那些事，快要成为秃头了，也历来没有阔，但在当作文学者这一面，却颇也为世所知的。并没有做什么好著作，而颇也为世所知。且不特为世所知而已。一旦为世所知，做官这一面便变了外放之类，被当作已经死了似的看待，一直到将成秃头之后，再回东京，才作为文学者而复活起来。实在是很费手脚的履历。

倘说木村看了文艺栏，觉得不公平是因为自利，被贬便怒，被褒便喜，那怕是冤枉的罢。不论我的事，人的事，看见称赞着

无聊的东西，糟蹋着有味的东西，所以觉得不公平的。不消说：遇有说着自己的时候，便自然感得更切实。

卢斯福（Roosevelt）遍地的走，说着“见得不公平就战罢”的道要。木村何以不战呢？其实，木村前半生中，也曾大战过来的。然而目下正在做官，一发议论，便做不出著作了。自从复活以来，虽然坏，也在做著作，议论之类是不能发的。

这一日的文艺栏上，写着这样的事：

“在文艺上，有所谓情调。情调是成立于 Situation（情况）的上面，然而 Indéfinissable（不可言说）的。登在与木村有关系的杂志上的作品，无一篇有情调。木村自己的东西也似乎没有情调。”

约而言之，就是这一点。而且反之，还揭着所谓有情调的文艺的例，但这些也并不是木村一一佩服的东西。这之中，连木村以为体面的作家，不做那样的文章才好的东西之流，也举在例子里。

要之写在那里的话，在木村是不很懂。即使看了“成立在 Situation 之上的情调”这话，也是什么都不能想清楚的。哲学的书，论艺术的书，木村也看得颇不少了，但看这句话，却是什么都不能想清楚。诚然，在文艺里，也有着要说是 Indéfinissable，便也可以说得似的，有趣的地方的。这能想。然而 Situation 是什么呢？不是说古来的剧曲之类，将人物分配了时候和处所而做成的东西么？这与巴尔（Hermann Bahr）以为旧文艺的好处，在急剧，丰富，有变化的行为的紧张这些话，岂不是没有差别么？说是单能在这样的东西上成立，在木村是不懂的。

木村也并非自信有如此之强的人，但对于这不懂，却不以为自己的脑力坏。其实倒反为记者想起了颇可怜而且失敬的事。一看那揭着的有情调的作品的例，便想到尤其失敬的事来了。

木村的颧蹙的脸，即刻快活起来了。而且因了单身人都整饬的脾气，好好的摺了新闻，放在书房的廊下的角落里。这样放着，使女便拿去擦洋灯，有用剩的，卖给废纸担。

这写得颇长了，而实际是二三分间的事。吸一支朝日之间的事。

将朝日的烟蒂抛在当作灰盘用的石决明亮里，木村同时仿佛想到了什么似的，独自笑着，一捧就捧着积在旁边几上的十几本 Manuscripts（原稿）似的东西，搬到衣橱上去了。

这是日出新闻社所托付的应募剧本。

日出新闻社悬了赏，募集剧本的时候，木村是选者。木村有着连呼吸也运不过来的事务，没有看应募剧本的工夫。要匀出这样的工夫来，除了用那吸烟的休憩时间之外，再没有别的法。

在吸烟休憩时候，是谁也不愿意做不愉快的事的。应募剧本之流，看了觉得有趣的，是十分中说不定是否有一。

而竟答应了看卷者，是受了托，勉勉强强的答应下来的。

木村常常被《日出新闻》的第三面上说坏话。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用“木村先生一派的风俗坏乱”这一句话的。有一回，因为有一个剧场，要演西洋的谁所做的戏剧，用了木村的译本的时候，也写着这照例的坏话。要说起这是怎样的剧本来，却不但是在 Censure（检阅）严到可笑的柏林和维也纳，都准印成书本去发行，连在剧场扮演，也毫不为奇的，颇为甜熟的剧本罢了。

然而这是三面记者所写的事。木村不明白新闻社里的事情，新闻社的艺术上的意见，没有普及到第三面也并不见怪的。

现在看见的却两样。在文艺栏，即使有着个人的署名，然而并不加什么案语，便已登载的议论，则也如政治的社说一般，便当作该社的文艺观来看待，也就无所不可罢。在这里，说木村所做的东西没有情调，木村参与选择的杂志上所载的作品也没有情调，那就是说木村是不懂文艺的了。何以教不懂文艺的人，来选剧本的呢？倘若没有情调的剧本入了选，又怎么好呢？这样做法，对得起应募的作者么？作者那边固然对不起，而于这边也对不起的，木村想。

木村是被称为坏的意义这一面的 Dilettante（游戏于艺术的人）的，以此即使不落这样的难，来看并不有趣的东西，也还可以过活。总而言之，廓清这一大堆的事，是敬谢不敏了，这样想着，所以搬到衣橱上去的。

写起来长了然而这是一秒间的事。

隔壁的屋子里，本能的扫除的声音停止了，纸障子开开了，搬出饭来了。

木村用那混着芋头的酱汤来吃早饭。

吃完饭，喝一杯茶，脊梁上便沁出汗来。夏天究竟是夏天哪，木村想。

木村换上洋服，将一个整包的朝日塞在衣袋里，走向大门去。这里已经摆着饭包和洋伞，靴子也擦好了。

木村撑了伞，囊囊的出去了。到停留场去的路，是一条店铺栉比的狭路，经过的时候，店主人要打招呼的店是大抵有一定的

几家的。这里便留心着走。这四近，对木村怀着好意来打招呼之类的也有，冷淡的装着不相干的脸的也有，至于抱着敌对的感想的人，却仿佛没有似的。

于是木村先推察这些招呼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第一，他们确乎想，做小说的人是一种古怪人。以为古怪人的时候，立刻又觉得是可怜的人，所以来给一点 Protégé（惠顾）的。这在招呼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木村对于这事，并不以为可憎，但不消说，自然也不觉得多谢。

正如邻近的人的态度一样，木村这人，在社交上也不很有什么对头。也只有当作呆子看，来表点好意的人，和全然冷淡，置之不理的人罢了。

加以在文坛上，又时时被驱除。

木村想，只要人们肯置之不理，这就好了。虽说置之不理惟有著作却要请准他做做的。心里想，不要看错了东西，便破口骂倒等等就好，倘有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感的人，那就运气了。这是在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这样想。

到停留场的路走了一半的时候，从横街里走出一个叫作小川的人来了。这人也在同衙门里办事，每三回里大约总有一回遇在路上的。

“自以为今天早一点，却又和你遇着了。”小川说，偏了伞子，并着走。

“这样的么，……”

“平常不是总是你先到么。想着些什么似的。想着大作的趣向罢。”

木村每听到这样的话。便感着被搔了痒的心情。但仍旧摆着照例的快活的脸，不开口。

“近来，翻了一翻《太阳》，里面有些说你在衙门里的秩序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是正相矛盾，到底调和不得的这类话。见了么？”

“见过了。说的是坏乱风俗的艺术和官吏服务规则，并无调和的方法这等意思罢。”

“原来，是有着风俗坏乱这类字面的。我却没有这样的去解释。单当作艺术和官吏了。政治之流，倘尽着现状这样下去，是一时的东西，艺术是永远的东西呵。政治是一国的东西，艺术是人类的東西呵。”小川是衙门里的饶舌家，木村始终觉得讨厌的，但努力不教露出这颜色。他仿佛老病复发似的，响亮起来了。“然而，你看着卢斯福在各处讲演的演说罢。假使依了此公所说的来做，政治也就不是一时的东西了。不单是一国的东西了。再将这事高尚一点，政治便成为大艺术哩。我想，这和你们的理想倒许是一致的，怎样？”

木村以为很胡涂，极要皱一皱眉了，却熬着。

这之间，到了停留场。因为是末站，所以早出晚归，便正须坐在满座的车子上。两人在红柱子下，并撑了伞立候着，走过二辆车，好容易才挤上了。

两人都挽在皮带上。小川似乎饶舌还没有够。

“喂，我的艺术观如何？”

“我是不去想这些事的。”木村懒懒的答。

“怎样想，才动笔的呢？”

“并不怎样想。要做的时候便做。可以说，仿佛和要吃的时候便吃差不多罢。”

“本能么？”

“也并非本能。”

“何以？”

“意识了做的。”

“哼。”小川显了异样的脸色说，不知道怎么想去了，从此直到下电车，没有再开口。

和小川分了手，木村走到自己的房屋面前，将帽挂在帽架上，插上伞。挂着的帽子还只有二三顶。

门开着，挂着竹帘。经过了穿着白制服的听差的旁边，走到自己的桌前去。先到的人也还没有出手来办公，在那里摇扇子。也有交换“早上好”的。也有默默的用下颏打招呼的。所有的脸都是苍白的没有元气的脸。这也无怪，每一月里没有一个不生一回病的。不生的，只有木村。

木村从贴着“特别案卷”的签条的，熏旧的书架上，取出翻潮的文件来，在桌子上堆了两大堆。低的一堆，是天天办去的东西，那上面，有一套拖着舌头似的，贴着红签的文件。这就是今天必须交给课长的要紧的事情。高的一堆，是随时慢慢办去便成的公事。除了本分的分任事务之外，因为要订正字句，从别的局所里，也有文件送到木村这里来。那些东西，倘有并不紧急的，便也归在这里面。

取出了文件，坐在椅子上，木村便摸出那照例的车掌的表来看。到八点还差十分。等课长到来为止，还有四十分。

木村翻开那高的一堆的上面的文件来，看了一回，便用糊板上的浆糊，帖上纸条，在这里写上些什么去。纸条是许多张的用纸捻子穿着，挂在桌子旁边的。在衙门里，称之为附笺。

木村泰然的坐着，飒飒的办公，这其间，那脸始终很快活。这样的时候的木村的心情，是颇有些难于说明的。这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抱着孩子正在游戏一般的心情。同是游戏，有有趣的，也有无聊的。这办事，却是以为无聊的这一类。衙门的公事，并不是笑谈。那是政府的大机关的一个小齿轮，自己也在回旋的事，是分明自觉着的。自觉着，而办着这些事的心情，却像游戏一般。脸上之所以快活者，便是这心情的发现。

办完一件事，就吸一支朝日。这时候，木村的空想也往往胡闹起来。心里想，所谓分业者，在抽了下下签的人，也就成了很无聊的事了。然而并没有觉得不平。虽然这样，却又并不怀着以此为己的命运，类乎 Fataliste（运命论者）的思想。也常想，这样的事务，歇了怎样呢。于是便想到歇了以后的事。假定就目前的景况，在洋灯下写，从早到晚的著作起来罢。这人在著作时候，也抱着孩子正在闹心爱的游戏似的心情的。这并非说没有苦处。无论做什么 Sport（玩耍），都要跳过障碍。也未尝不知道艺术是并非笑谈。拿在自己手上的工具，倘交给巨匠名家的手里，能造出震惊世界的作品的事，是自觉着的。然而一面自觉，一面却怀着游戏的心情。庚勃多（Gambetta）的兵，有一次教突击而气馁了，庚勃多说吹喇叭罢，但是进击的谱没有吹，却吹了 Réveil（起床）的谱。意大利人站在生死的界上，也还有游戏的心情。总而言之，在木村，无论做什么都是游戏。同是游戏，心

爱的有趣的这一种，比无聊的好，是一定不易的。但倘若从早到晚专做这一种，许会觉得单调而生厌罢。现在的无聊的事务，却也还有破这单调的功能。

歇了这事务之后，要破那著作生活的单调，该怎么办呢？这是有社交，有旅行。然而都要钱的。既不愿用旁观别人钓鱼一般的态度，到交际社会去；要做了戈理基（Gorki）那样的Vagabondage（放浪）觉得愈快，倘没有俄国人这样的遗传，又仿佛到底不行似的。于是想，也许仍然是做官好罢。而这样想来，也并没有起什么别的绝望憔悴的苦痛的感想。

有时候，空想愈加放纵起来了，见了战争的梦，假设着想，喇叭吹着进击的谱，望了高揭的旗。快跑，这可是爽快呵。木村虽然没有生过病，然而身材小，又瘦削，不被选去做征兵，因此未曾上过阵。但听人说过，虽曰壮烈的进击，其实有时也或躲在土袋后面爬上去的，这时记起来了。于是减少了若干的兴味。便是自己，倘使身临其境，也不辞藏身土袋之后而爬的。然而所谓壮烈呀爽快呀之类的想象，稀薄了。其次又设想，即使能够出战，也许编入辎重队，专使搬东西。便是自己，倘教站在车前就拉罢，站在车后便推罢。然而与壮烈以及爽快，却愈见其辽远了。

有时候，见着航海的梦。倘凌了屋一般的波涛，渡了大洋，好愉快罢。在地极的冰上，插起国旗来，也愉快罢，这样架空的思想。然而这些事也有分业的，说不定专使你去烧锅炉的火，这么一想，Enthousiasme（热诚）的梦便惊醒了。

木村办完了一件事，将这一起案卷，推向桌子的对面，从高

的一堆上又取下一套案卷来。先前的是半纸的格子纸，这回的是紫线的西洋纸了。密密的帖在手掌上，宛然是和竹竿一同捏着了蜗牛的心情。

这时为止，已经渐次的走出五六个同僚来，不知什么时候桌子早都坐满了。摇过八点的铃，暂时之后，课长出来了。

木村当课长还未坐下的时候，便拿了贴着红签的文件过去了，略远的站着，看课长慢慢的从 Poretfeuille（护书）里取出文件来，揭开砚匣的盖子，磨墨。磨完了墨之后，偶然似的转向这边来了。是比起木村来，约小三四岁的一个年青的法学博士，在眼鼻紧凑，没有余地，敏捷似的脸上，戴着金边的眼镜。

“昨天嘱咐的文件……”说了一半话，送上文件去。课长接了，大略的看完，说道，“这就好。”

木村觉着卸了重担似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回通不过的文件，第二回便很不容易直截了当的通过。三回四回的教改正。这之间，那边也种种的想，便和最先所说的话有些两样起来。于是终于成为无法可施。所以一回通过便喜欢了。

回到位子上一看，茶已经摆着了。八点到地的时候一杯，午后办公时候三点前后一杯，是即使不开口，听差也会送来的。是单有颜色，并无味道的茶。喝完之后，碗底里沉着许多滓。

木村喝了茶，照旧泰然的坐着，不歇的飒飒的办事。低的一堆的文件的办理，只要间或拿出簿子来一参照，都如飞的妥帖了。办妥的东西，加了检印，使听差送到该送的地方去。文件里面，也有直送给课长那里的。

这期间又送来新文件。红签的立刻办，别的便归入或一堆

中；电报大抵照红签的一样办。

正在办事，骤然热起来了，一瞥对面的窗，早上看见灰色的天空的处所，已经团簇着带紫的暗色的云了。

看那些同僚的脸，都显着非常疲乏的颜色，大抵下颚弛缓挂下了，脸相看去便似乎长了一些了。屋子里潮湿的空气，浓厚起来，觉得压着头脑。即使没有现在这样特别的热的时候，办公时间略开头，从厕所回来，一进廊下，那坏的烟草的气息和汗的气味，也使人有要噎的心情。虽然如此，比起到了冬天，烧着暖炉，关上门户的时候来，夏天的此时又要算好得多了。

木村看了同僚的脸，略略皱一皱眉，但立刻又变了快活的脸，动手办公事。

过了片时，动了雷，下起大雨来了，雨点打着窗户，发出可怕的声音。屋里的人都放下事务向窗户看。木村右邻的一个叫山田的人说：

“正觉得闷热，到底下了暴雨了。”

“是呵，”木村向右边转过快活的照例的脸去说。

山田一见这脸，仿佛突然想到了似的，低声说道：

“你固然是迅速的办着事，但从旁看来，不知怎的总仿佛觉得在那里开玩笑似的。”

“那有这样的事呢。”木村恬然的答。

木村被人这么说，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说这人的表情，言语，举动，都催促别人说出这样的话，也无所不可的。在衙门里，先代的课长也说是欠恳切，很厌恶。文坛上，则批评家以为不认真，正在贬斥他。娶过一回妻，不幸而走散了，平生因为什

么机会冲突起来的时候，说道“你只在那里愚弄我”，便是那细君的非难的大宗。

木村的心情，是无所谓认真认假的，但因为对于一切事的“游戏”的心情，致使并非哪拉（Nora）的细君，也感到被当作傀儡，当作玩物的不愉快了。

在木村呢，这游戏的心情是“被给与的事实”。和木村往还的一个青年文士曾经说，“先生是欠缺着现代人的紧要的性质。这是 Nervosité（神经质）呵。”然而木村也似乎并不格外觉得不幸。大雨之后，接着小雨，但也没有什么很凉。

一到十一点半，住在远处的人便进了食堂吃饭去。木村是办事办到放午炮，于是一个人再吃饭的。

两三个同僚走向食堂的时候，电话的铃响起来了。听差去听了几句话，说道“请稍候一候”便走到木村这里来。

“日出新闻社的人，说要请说几句话。”

木村走到电话机那里。

“喂，我是木村，什么事呢？”

“木村先生么？劳了驾，对不起的很了。就是那应募的剧本呵，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了呢？”

“是呵。近来忙，还不能立刻就看呢。”

“哦。”怎么说才好，暂时想着似的。“那就再领教罢。拜托拜托。”

“再见。”

“再见。”

微笑的影，掠过木村的脸上了。而且心里想，那剧本，一时

未必走下衣橱来哩。倘是先前的木村就会说些“那是决定不看了”之类的话，在电话上吵嘴。现在是温和得多了，但他的微笑中，却有若干的 Bosheit（恶意）在里面。然而这样的些少的恶意，也未必能成为尼采主义的现代人罢。

午炮响了。都拿出表来对。木村也拿出照例的车掌的表来对。同僚早已收拾了案卷，一下子退出去了。木村只和听差剩了两人，慢慢的将案卷收在书架里，进食堂去，慢慢的吃了饭，于是坐上了汗臭的满员的电车。

注释

[1] 纸烟的名目。

沉默之塔

森鸥外

高的塔耸在黄昏的天空里。

聚在塔上的乌鸦，想飞了却又停着，而且聒耳的叫着。

离开了乌鸦队，仿佛憎厌那乌鸦的举动似的，两三匹海鸥发出断续的啼声，在塔旁忽远忽近的飞舞。

乏力似的马，沉重似的拖了车，来到塔下面。有什么东西卸了下来，运进塔里去了。

一辆车才走，一辆车又来，因为运进塔里去的货色很不少。

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晚潮又钝又缓的，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从市上到塔来，从塔下到市里去的车，走过我面前。什么车上，都有一个戴着一顶帽檐弯下的，软的灰色帽的男人，坐在马夫台上，带了俯视的体势。

懒洋洋的走去的马蹄声，和轧着小石子钝滞的发响的车轮声，听来很单调。

我站在海岸上，一直到这塔像是用灰色画在灰色的中间。

走进电灯照得通明的旅馆的大厅里，我看见一个穿大方纹羽纱衣裤的男人，交叉了长腿，睡觉似的躺在安乐椅子上，正看着新闻。这令人以为从柳敬助的画里取下了服饰一般的男子，昨天便在这大厅上，已经见过一回的了。

“有什么有趣的事么？”我声张说。

连捧着新闻的两手的位置也没有换，那长腿只是懒懒的，将眼睛只一斜。“Nothing at all!”与其说对于我的声张，倒不如说是对于新闻发了不平的口调。但不一刻便补足了话：“说是椰瓢里装着炸药的，又有了两三个了。”

“革命党罢。”

我拖过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来，点起烟卷，坐在椅子上。

因为暂时之前，长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闻，装着无聊的脸，我便又兜搭说：

“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来了。”

“Malabar hill^[1]罢。”

“那是甚么塔呢？”

“是沉默之塔。”

“用车子运进塔里去的，是甚么呢？”

“是死尸。”

“怎样的死尸？”

“Parsi^[2]族的死尸。”

“怎的会死得这样多，莫非流行着什么霍乱吐泻之类么？”

“是杀掉的。说又杀了二三十，现载在新闻上哩。”

“谁杀的呢？”

“一伙里自己杀的。”

“何以？”

“是杀掉那看危险书籍的东西。”

“怎样的书？”

“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

“真是奇怪的配合呵。”

“自然主义的书和社会主义的书是各别的呵。”

“哦，总是不很懂，也知道书的名目么？”

“一一写着呢。”长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闻来，摊开了送到我面前。

我拿了新闻看。长腿装着无聊的脸，坐在安乐椅子上。

立刻引了我眼睛的“派希族的血腥的争斗”这一个标题的记事，却还算是客观的记着的。

派希族的少壮者是学洋文的，渐渐有些能看洋书了。英文最通行。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在少壮者之间，发生了新文艺。这大抵是小说；这小说，从作者的嘴里，从作者的朋友的嘴里，都用了自然主义这一个名目去鼓吹。和 Zola（左拉）用了 *Le roman expérimental*（《实验的小说》）所发表的自然主义，虽然不能说是相同，却也不能说是不相同。总而言之：是要脱去因袭，复归自然的这一种文艺上的运动。

所谓自然主义小说的内容上，惹了人眼的，是在将所有因袭，消极的否定，而积极的并没有什么建设的事。将这思想的方面，简括说来，便是怀疑即修行，虚无是成道。从这方向看出去，则凡有讲些积极的事的，便是过时的呆子，即不然，也该是

说谎的东西。

其次，惹了人眼的，就在竭力描写冲动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这倒也没有西洋近来的著作的色彩这么浓。可以说：只是将从前有些顾忌的事，不很顾忌的写了出来罢了。

自然主义的小说，就惹眼的处所而言，便是先以这两样特色现于世间；叫道：自己所说的是新思想，是现代思想，说这事的自己是新人，是现代人。

这时候，这样的小说间有禁止的了。那主意，便说是那样的消极的思想是紊乱安宁秩序的，那样的冲动生活的叙述是败坏风俗的。

恰在这时候，这地方发生了革命党的运动，便在带着椰瓢炸弹的人们里，发觉了夹着一点派希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于是就在这 Propagande par le fait（为这事实的枢机传道所）的一伙就缚的时候，也便将凡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有缘，以至似乎有缘的出版物，都归在社会主义书籍这一个符牒之下，当作紊乱安宁秩序的东西，给禁止了。

这时禁止的出版物中，夹着些小说。而这其实是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做的，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全不相同。

但从这时候起，却成了小说里面含有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

这模样，扑灭自然主义的火既乘着扑灭社会主义的风，而同时自然主义这一边所禁止的出版物的范围，又逐渐扩大起来，已经不但是小说了，剧本也禁止，抒情诗也禁止，论文也禁止，俄国书的译本也禁止。

于是要在凡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东西里，搜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来。一说是文人，是文艺家，便被人看着脸想：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么，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么？

文艺的世界成为疑惧的世界了。

这时候，派希族的或人便发明了“危险的洋书”这句话。

危险的洋书媒介了自然主义，危险的洋书媒介了社会主义。翻译的人是贩卖那照样的危险品的，创作的人是学了西洋人，制造那冒充洋货的危险品的。

紊乱那安宁秩序的思想，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败坏风俗的思想，也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

危险的洋书渡过海来，是 Angra Mainyu^[3] 所做的事。

杀却那读洋书的东西！

因为这主意，派希族里便学了 Pogrom^[4] 的样。而沉默之塔的上面，乌鸦于是乎排了筵宴了。

新闻上也登着杀掉的人的略传，谁读了什么，谁译了什么，列举着“危险的洋书”的书名。我一看这个，吃了惊了。

爱看 Saint - Simon（圣西蒙）一流人的书的，或者译了 Marx（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便作为社会主义者论，介绍了 Bakunin（巴枯宁）Kropodkin（克鲁巴金）的，便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论，虽然因为看的和译的未必便遵奉那主义，所以难于立刻教人首肯，但也还不能说没有受着嫌疑的理由。

倘使译了 Casanova（凯萨诺跋）Louvét de Courvay（寇韦）的书，便被说是败坏了风俗，即使那些书里面含有文明史上的价

值，也还可以说未免缺一点顾忌罢。

但所谓危险的洋书者，又并不是指这类东西。

在俄罗斯文学里，何以讨厌 Tolstoi（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呢，便因为无政府党用了《我的信仰》和《我的忏悔》去作主义的宣传，所以也可以说没有错。至于小说和剧本，则无论在世界上那一国里，却还没有以为格外可虑的东西。这事即以危险论了。在《战争与平和》里，说是战争得胜，并非伟大的大将和伟大的参谋所战胜，却是勇猛的兵卒给打胜的，做这种观念的基础的个人主义，也是危险的事。这样穿凿下去，便觉得老伯爵的吃素，也因为乡下得不到好牛肉；对于伯爵几十年继续下来的原始生活，也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陀思妥夫斯奇）在《罪与罚》里，写出一个以为无益于社会的贪心的老婆子，不必给伊有钱，所以杀却了的主人公来，是不尊重所有权；也危险的。况且那人的著作，不过是羊癫病的昏话。Gorki（戈理奇）只做些羡慕放浪生活的东西，蹂躏了社会的秩序，也危险的。况且实生活上，也加在社会党里呵。Artzibashev（阿尔志跋绥夫）崇拜着个人主义的始祖 Stirner（思谛纳尔），又做了许多用革命家来做主人公的小说，也危险的。况且因为肺病毁了身体连精神都异样了。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文学里，Maupssant（莫泊桑）的著作，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谓以毒制毒的批评，毫没有何为而作的主意，无理想，无道德的。再没有比胡乱开枪更加危险的事。那人终于因为追蹶妄想而自杀了。Maeterlinck（梅迭林克）做了《Monna Vanna》一类的奸通剧，很危险呵。

意大利文学里，D'Annunzio（但农智阿）在小说或剧本上，都用了色彩浓厚的笔墨，广阔的写出性欲生活来。《死的市》里，甚至于说到兄妹间的恋爱。如果这还不危险，世间便未必有危险的东西了罢。

北欧文学里，Ibsen（易勃生）将个人主义做在著作中，甚至于说国家是我的敌。Strindberg（斯忒林培克）曾叙述过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亲的房里的小使通情，暗寓平民主义战胜贵族主义的意思。在先前，斯忒林培克屡次被人疑心他当真发了狂，现在又有些古怪起来了，都危险的。

在英国文学，只要一看称为 Wilde（淮尔特）的代表著作的，《Dorian Gray》，便知道人类的根性多少可怕。可以说是将秘密的罪恶教人的教科书，未必再有这样危险的东西了罢。作者因为男色案件成为刑余之人，正是适如其分的事。Shaw（萧）同情于《恶魔的弟子》这样的废物，来当作剧本的主人公。还不危险么？而况他也做社会主义的议论哩。

在德国文学呢，Hauptmann（好普德曼）著一本《织工》，教他们袭击厂主的家去。Wedekind（惠兑庚特）著了《春的觉醒》将私通教给中学生了。样样都是非常之危险。

派希族的虐杀者之所以以洋书为危险者，大概便是这样的情形。

从派希族的眼睛看来，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艺，只要略有点价值的，只要并不万分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

这是无足怪的。

艺术的价值，是在破坏因袭这一点。在因袭的圈子里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用因袭的眼睛来看艺术。所有艺术便都见得危险。

艺术是从上面的思量，进到那躲在底下的冲动里去的。绘画要用没有移行的颜色，音乐要在 Chromatique（音色）这一面求变化，文艺也一样，要用文章现出印象来。进到冲动生活里去，是当然的事。一进到冲动生活里，性欲的冲动便也不得不出现了。

因为艺术的性质是这样，所以称为艺术家的，尤其是称为天才的人，大抵在实世间不能营那有秩序的生活。如 Goethe（瞿提），虽然小，做过一国的总理，下至 Disraeli（迭式来黎）组织起内阁来，行过帝国主义的政治之类，是例外的；多数却都要发过激的言论，有不检的举动。George Sand（珊特）和 Eugène Sue（修），虽然和 Leroux（勒卢）合在一起，宣传过共产主义，Freiligrath，Herwegh，Gutzkow（弗赖烈克拉德，海慧克，谷珂）三个人，虽然和马克思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的杂志上做过文章，但文艺史家并不觉得有损于作品的价值。

便是学问，也一样。

学问也破坏了因袭向前走。被一国度一时代的风尚一掣肘，学问就死了。

便在学问上，心理学也是从思量到意志，从意志到冲动，从冲动到以下的心的作用里，渐次深邃的穿掘进去。而因此使伦理生变化，使形而上学生变化。Schopenhauer（勛本华）是称为冲动哲学也可以。正如从那里出了系统家的 Hartmann（哈德曼）和 Wundt（鸿特）一般，也从那里出了用 Aphorismen（警句）著书的 Nietzsche（尼采）。是从看不出所谓发展的勛本华的彼岸

哲学里，生了说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学了。

所谓学者这种东西，除了少年时代便废人似的驯良过活的哈德曼，和老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的鸿特之外，勛本华是决绝了母亲，对于政府所信任的大学教授说过坏话的东西。既不是孝子、也不是顺民；尼采是头脑有些异样的人，终于发了狂，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倘若以艺术为危险，便该以学问为更危险。哈德曼倾倒于Hegel（赫格尔）的极左党而且继承无政府主义的思谛纳尔的锐利的论法，著了《无意识哲学的迷惘的三期》。尼采说的“神死了”，只要一想思谛纳尔的“神便是鬼”，便也不能不说旧。这与超人这一个结论，也不一样的。

无论是艺术，是学问，从派希族的因袭的眼睛看来，以为危险也无足怪。为什么呢？无论那一个国度，那一个时期，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后一定有反动者的一伙觑着隙的。而且到了或一个机会，便起来加迫害。只有那口实，却因了国度和时代有变化。危险的洋书也不过一个口实罢了。

马刺巴冈的沉默之塔的上头，乌鸦的唱工正酣畅哩。

注释

- [1] 马刺巴冈，马刺巴是地名，在印度。
- [2] 派希是一种拜火教徒。
- [3] 拜火教里的恶神。
- [4] 俄国内部渐要破裂的时候，政府想出方法来，煽动国民去仇杀异民族和异教徒，以转移他们的注意，世间谓之坡格隆，Po是逐渐，Gromit是破灭。

金 鱼

铃木三重吉

一到街上卖金鱼的五月的这样青的长雨的时节，阿房的事又复排解不开的想起来了。今天外边又淅沥淅沥的下着蛛丝一般的小雨。心头只泛着那金鱼的颜色，很是凄凉。想到阿房，更是深切的悲伤了。

那时两人正住在那青山里街的只有两间平房一间楼房的一所小屋里。

我正做我初次问世的著作，除了每晚往夜学校去授课以外，白天是整日的躲在楼上，一字一字的，连血都要变黑了的那样苦心的，只在一个地方涂了又改，仿佛狂人一样的写着。阿房那时便坐在楼下，独自一个人，悄然的习练拙劣的字。现在想起来，这大约一半也是身体不好的缘故罢，在那时候，阿房总是很不高兴的，始终忧愁着。

阿房的这个心情，在我是懂得的。伊自从将伊到我这里来的事情给伊的母亲知道了以后，不断的被来信很固执的责备，一天

都没有舒服的心情，这在我也能体察到的。但是无论伊的母亲怎样说，我未曾叫阿房拿出信来。末后母亲索性对我也说起种种的话来了。这些东西我虽然不给阿房看，但伊看见寄来的是伊母亲的信，里边写着什么话，伊自然也明白。因此伊总觉得对不起我，这念头很使伊心痛，我本来也了解的。但是我每当想写的话总写不好的时候，无端的烦躁起来，更不体谅那些事情，便将毫无罪过的阿房拿来出气的事，却是常有。我烦厌的走下楼来，看见阿房似乎只在耽想伊个人的事的样子，伏着含泪的眼，悄然的坐在没有火的火盆旁边，我便觉得阿房对于我和我的事业全没有一点同情，只为了私下的事终日愁闷，好像独自住在土里一般，感到站不住的寂寞，登时烦躁起来，借了阿房俯着的后颈发际的散下的头发做口实，说伊是没有修饰的落拓女人，很厉害的申斥一番。那时正值我住了半年病院之后，箱子里两个人的东西几乎一件都没有了，这贫穷又使我引起了偏见。有一回曲解了阿房的态度，我说既然这样的以贫穷为苦，那么不必留在这样的地方，给我出去罢，在深夜里要将阿房推出的事，也曾有过的。

此外因为种种事情，说着无理的话，狠狠的申斥伊，此刻想起来，都是我的不好，但那时候却只恨着阿房，拿伊来出气。虽然这样，阿房总仿佛是自己不好似的，无论受了怎样待遇，怎样责备，只是默默的忍受。有时候我在很厉害的申斥了阿房之后，随即悔悟我自己的无理，看伊隐藏了眼泪，很勤勉的上街去了，我寂寞的望着伊刚才做着的一点拆洗的衣片摺叠了放着，心里不禁想起给我这样的男子做妻的伊的命运，也是可怜，这样事情也常有。

但是那时候的我，终于还不知道世上有比我自己更为可怜的人。关于以前的那个女人，我又怀着不能对阿房言明的一种深的苦痛。在这样情状之下，我又不能不一行一行的将我的血被他吸取了的那样续做那苦的著作。我有时在申斥了阿房之后，突然握住伊的手，独自流那不绝的眼泪。我哭的时候，阿房并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也为了我而含泪。伊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靠傍的了。我无论怎样做，怎样说，伊都看做当然似的，默默的承受。

但是便是我也并不是始终烦躁的过日子。我们二人到底还是年青的夫妻。仿佛阿房便在现在，也为我忘却了以前的苦辛，只想念着女身所给与的种种的享乐而睡着似的。但在我却似乎对伊未能略尽一点为夫的义务，只记得给伊承受的苦劳，怜悯这可怜的伊的不幸的命运。什么是伊所得的享乐呵！像那放在阴影地方的苍黑的盆里的一开便萎的质朴的花那样的寂寞的伊呵！

不幸的阿房在我的著作将要成功的时候，有一天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不舒服，摇摇摆摆的卧倒了。我想这大约是在我专心著作的期间，因为种种的担心，所以倦极了罢，觉得很可怜的，便说不要再愁闷，暂时静静的睡着再看罢，我就恳切的给伊看护。阿房却说牛乳不喜欢，什么不喜欢，一点都不要吃。

“什么东西都不要。只要让我这样静静的休息着，日内就会好的。你不要为了我忧愁，还是趁手早些写完了罢。”伊这样说着，勉强起来，还给我理值饭菜的事，有时候说已经觉得全好了，叠起被褥，坐着做那消遣的编织了。

这正是这样青的小雨接连的下着的一天。我从早上起，躲在

楼上面著作。向外边望去，窗前暗黑的屋脊上挂着的蛛网里可以稀疏的兜住的小雨，不绝的绵绵的下降。

到了下午，忽然留心看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了雨后纯青的天空，好久不见的黄色的活泼的日影，正射在逼近窗口的屋瓦的黑的湿气上面了。

那边从底下伸上来的梧桐的枝头，茂密的绿叶的荫下，一只小黄雀，仿佛对于这好不容易才得寻到的日光很高兴，从这枝飞到那枝的专心游戏着。

这时节，阿房走上楼来，说天晴了，觉得很舒爽，想到近地买点东西去。我很爽利的答应了，阿房现出小孩似的笑容，下楼去了。但是过了许多时，没有听到门口的铃响。我心里猜想难道已经出去了么，顺便休息就走下来看，却见阿房换了绒布的衣服，上面系了只有这一条的日常的带，在微暗的三张席子的屋里的镜台前面，俯伏的哭呢。我问这是怎么了，阿房抬起带泪的脸，说因为头发脱得很多，所以觉得悲伤了。“这样许许多多的落下来呢，”伊说着，将油润的栉上挂着的头发给我看。一边的手里还拿着积受下的脱发。我故意的笑着说，“为了这种无聊的事，号哭的人那里有呢！”又鼓励伊说，“倘要出去，早点去罢，”将伊打发出去，但是隔着格子门望伊走出去的后影，看见阿房比以前显然衰瘦得多了，仿佛这都是自己所做的事模样，觉着很对不起似的又很可怜的心情。以前看惯了并不觉得怎样，现在留心看来，的确变成了极脆薄的样子了。

“去买什么呢？我也陪伊到那边去一趟罢。”我这样想，但这时候阿房已经走出了小巷了。

我再回到楼上来，然而非等阿房回来为止，不知怎样的总不能安静了。动手写时，笔尖却再也不往下动，只在纸上毫无意义的涂鸦，不知不觉的又想到那可怜的伊的跟着我受了这许多苦劳以后的事情上去了。

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阿房终于还没有回来。屋顶上晒着的日脚已经渐渐的变成傍晚的薄荫了，然而还没有回来。我有点担心，便走出大街，立在雨伞店的前面，望着街的两头。

这时候阿房正从对面彳亍的走来。像是买了金鱼来了。提了用线络着的玻璃缸，伊悄然的回来了。我也从这边迎上前，使两人可以较早的相遇。

我问，“到什么地方去了？”伊说，“我不知怎的了，回来的路上突然的呼吸逼住了，不能再走，暗想这怎么好呢，在那边休息了一会才回来的。对不起，请你给我拿了这个，”说着，便递过金鱼的缸来。伊是一副灰白而且苦闷的脸色。我振作精神说，“那么，不如就此一同到医生那里，看了去，岂不好么？”但是伊说还不如早点回家去睡的好。倘非看医生不可，明天去也就好，所以就此一同回家来了。

我对着攀住纸窗走上来的阿房说，“喂，不要紧么？好好当心！”一面从壁厨里拿出棉被来，给伊铺好。阿房口里说，“呀！对不起，要你给我做这些事，——”便跌倒似的伏在被上，同时突然的在垫被上咯的吐出一口血来。

这时候的我的惊骇，到现在还如昨夜的事一般，显现在我的眼前。“静静的睡着！这什么要紧，棉被那些东西。还要吐么？好了么？”我只说了这几句话，含着眼泪，只是拥抱似的挽着阿

房那伏着的背脊。阿房呜咽的哭着说，“我无论怎样都不要紧，只是我若睡倒了，你的著作——”说到这里便气绝似的昏迷的哭起来了。

这一夜里我端正的坐在阿房的枕边，看守着伊闭了无力的眼，渐渐的变成微细的寝息的苍白的睡眠。过了夜半，我毫不合眼，夜渐深了，暗想阿房这模样，再过几天之后，可不是就此要死去了么。枕头旁边，阿房傍晚买来的那金鱼，终夜和药瓶并排的摆着。

金鱼的颜色，什么时候回想起来总悲伤。想到阿房，更是深切的悲伤了。

黄 昏

铃木三重吉

你正在寻我么？我刚才到后边的庭园里来的。从后边栗树上，蜘蛛沿了丝，下到水面来，而且在水上结着网了。你虽然瞒着我，不久你就要回到那里去了罢？在晚间，蜘蛛下到水面来，人家说，必定有谁将要远行了。不，这是真的。海边的人们所说的话，无论什么，都是确中的。——小小的蜘蛛。……你也去看来了。你即使没有穿着下駄，^[1]因为是草地的上面，脚也不会弄脏的。就是我也只穿着单袜呢。

只因觉得离别是不好，所以默着的罢？无论怎样，再五天你未必还在这里罢。……从那边也看得见罢？在那无花果树的底下。已经暗了，所以忙着结网哩，黄的蜘蛛。

姨母么？怎么样呢？对你说过什么话么？或者想着什么，也说不定。就是这两天里缝着衣服的时候，忽然的说，总之是女人到底吃亏；我便问是什么事情，伊回答说，女人只要一回想着别人，到死不会忘记的，所以可怕。我装了不懂的样子听着，姨母

也除了这几句话以外，不再说什么了。

我有什么事瞒了你呢？（你说的是）前天说起又止住了的那件事情么？并不是瞒着。我想是终要说出的。那并不是我的事情，是在我还小的时候过去的母亲的事情。姨母当作没有什么似的说给我听，我觉得起了异样的感情。姨母说母亲担受了许多苦辛，随即死了，很是可怜，便将我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的种种事情说给我听。就在这两天里，才听说我的母亲正和现在的我同一的年纪，将要嫁去的那个晚上，忽然的自尽了，——在嫁去的晚上呢。

这时候，母亲的实家也还很富裕，所以母亲的妆奁办的十分讲究。到了出嫁的那一天的晚上，家里的人正在忙乱的时候，给母亲穿衣服的女人，嘴里说着现在那里去了呢，到各处找寻母亲。但是母亲到处都不在，伊便同姨母两个人去搜寻；梳头的女人说，刚才梳了头，妆饰好了以后，便一直跑到库楼那边去了，两个人寻往库楼，却正在那楼上呢。姨母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只道是因为害羞，逃来躲着的；拿了烛台上得楼来，看见微暗的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副两折的屏风，便说“哪，”笑了起来。“出来罢，这是什么呢。”说着，走到旁边去一望，只见母亲全身穿着白无垢的装束，^[2]俯伏在那里——切断了咽喉，已经死了。

我听了，飒的打了个寒颤。我便说请不要再讲下去了，哇哇的哭了起来。姨母说我错了，这些话本来是不应该说的，伊自己也含着眼泪了。

我听了这话以后，心里很是悲哀了，自此以后，正如窥探可

怕的物事一般，常常想起这件事，感到血都变黑似的悲哀，所以心里只想怎的能够忘记了，不要再想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近来无端的觉得那个并不是母亲，却是我自己；仿佛只觉得我穿着全白的衣服，染了鲜血倒在那里。

虽然也觉得对别人说了，要被母亲申斥，但是不知怎的总想将这件事悄悄的说给你听；现在说罢，现在说罢，这样的不知道想了多少回了。无论什么时候离别了，也没有别的要说的话了。——我么？并没有哭着。只是说说罢了。

但是，现在讲别的话罢。你看，天这样的暗下来了。蜘蛛的窠已经看不见了。看去在中间的黑的一点，是蜘蛛罢？——我？怎么会忘记你呢。呀，水草的叶流下来了。哪，等着，……人们要看见的。

注释

[1] 下駄即木屐之和名。

[2] 出嫁时的衬服又为殓时的装束。

照 相

铃木三重吉

因为有什么事情，母亲说要用印章。

抽出了抽屉，拿开杂物，搜寻着的时候，久远以前千代子的照相出来了。全然褪色，成了蜜色，将要消灭了。

已经是多少年了？这浴衣，便正是坐在乘凉的船里的时候穿着的那衣服。千代子那时叫做“小万”，正做艺妓，虽然伊本来不是至于做这种勾当的人。

“哪，好罢？只要不给母亲得知就好了。”那时候千代子白天里在格子门的外边和我这样说。晚间走来，叫道“民哥，民哥”。到得河岸，在船埠的灯笼的影里，看见浮着河岸细沙的退潮，涨满直到脚下。用湖色布做篷顶的小船里，点着白的风灯。

我当时是十五六岁的一个小孩。

怎样的人撑着篙，现在不记得了。

“这像是水漉漉的样子呢。”

千代子说着，拿开了浸在水里的梨子的盘盖。河岸的两边，

在暗黑的夜里，旅馆与茶店的楼屋好像舞台的背景一般，明晃晃的接连着。

“呀，你看。这样做，头发便这么多的落下来呢，民哥。我头发很稀少了罢？”

“是因为生了病么？”

“喂，——我先前常常背了你走，你还记得？”

随后来的同样的船，已经都向河的下流回去了。千代子却教船向着没有一个灯影的市街尽头的方向上去，不久是在暗黑的水面上了。在河下弹着的三味线，^[1]贴近似的从水上渡过来。在河水上面，黑夜的星影只有一颗，很大的映着。

“冷静了，回下去罢，千代子。”

“可是，这里凉快呢。你听着，那只曲子是很好的曲子呀。……散乱的，散乱的，……洒着急飞的小鸟的雨，——民哥是，哪，民哥，……”说着，重复端正的坐好了。

这是故去的千代子当时所穿的浴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呢？

倏忽的消灭下去的照相呵！

搜寻的印章，终于没有找到。

注释

[1] 三弦一类的乐器，多用于歌舞。

第二的母亲（回想片断）

武者小路实笃

一

我现在想将关于我所称为“第二的母亲”的初恋的女人的事，断片的纪录下来。

我在《忠厚老实人》这篇小说里，将这女人称作月子，虽然关于伊这人并没有说什么。随后在《一日的梦》里称作隆子。在那里记着的回忆都是事实，其中的主感在我当时也都是事实。

在《A与运命》这戏剧里也称作隆子，暂时出现。但是隆子其实却是《忠厚老实人》里的女主人公的本名，并不是我现在要说的初恋的女人的名字。伊的真名是贞（Tei）。

我在《不见世面的人》里曾说“我认识一个美的女人”，这便是伊了。有一个朋友在二三年前见了这女人，——同我一起到夫家去访问伊的，——那时他说，“想到在日本有那样的女人，我的人生观非改变不可了。”他说，第一声音便很好。这个朋友

的话或者有点夸张也难说，但是在我自己，伊确是将我的人生观都改变过了。伊生了我，使我成为一个新的人，伊锻炼成我的人格了。因此我在《生日的妄想》及其他的文章上，曾经称伊作“第二的母亲”。

二

贞子最初从大阪到东京来的时候，是现在十四年前，那时我正十六岁。自此以后这三年里，除了暑假以外，贞子就寄寓在那住在我家市房里的伯母的家里。后来在去今十一年前，便是当我十九岁的时候，贞子回到大阪的家里去了。贞子的年纪比我要小三岁。

回到大阪去以后，我和贞子曾经见过两次。一回是贞子到了东京，到我家来的时候；还有一回是我在北海道的时候，到伊的夫家去访问伊的。

贞子到我家来的时候。大约是目前七年前的事情了。那时贞子已经是人家的妻了。以后我去访伊，是现在二三年以前。那时已经是两个人的母亲，现在是三个人的母亲了。我自从和贞子离别了以后，爱过两个女人，在去年也娶了妻了。

三

我的关于贞子的回忆，都是断片的，而且又是没有次序的。年月的顺序几乎不曾记得，或者记错的也怕不少。

总之这是三四月里一天晚上的事情。我和阿哥一起出门，左手转弯，向着拐角的邮筒走去，遇见伯母带了两个姑娘正从对面走来。我心的猜想，这大约是所说的那姑娘们罢。于是便好奇的去留心看那两个姑娘。但是天色有点暗了，容貌不很看得清楚。或者因为我那时已是十六度的近视眼，自己却还未知道，所以不能看见，也未可知的。

我以前听伯母说，有两个大阪商家的女儿，就要来了，便起了一种好奇心与一种豫期，很高兴的等着。当时看见了这两个姑娘，便想到“这大约是所说的姑娘们了”。

我在先前也常往伯母那里去游玩，所以和那两个姑娘随即熟悉了。两人是姊妹，阿姊名叫静子，比我小一岁；阿妹就是贞子。阿姊有点拘谨的地方。阿妹很有爱娇，大家都喜欢伊。阿姊也是齐整的姑娘，阿妹的身段更苗条，觉得丰艳而且美丽。但是我觉得贞子真是美丽，也是在母亲和伯母谈天的时候，说阿妹真是齐整的姑娘呢，我无意中听见了，方才觉得，以后随即当真的觉得伊很是美丽的姑娘了。

我先前曾经有过私下爱着美丽的男孩的事情，但不曾恋慕过女人。那时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爱上了贞子了。因此几乎每天必定往伯母的家里，和贞子去相会。

我原是一个懒人，又性急而且不能镇静的。不能在书桌前静坐着，常常招母亲的怒。这性情，自从恋着了贞子之后，更加不能镇静了。我担着心，走到伯母那里去游玩。又竭力的想不要被人讨厌，也不要被人看出，去寻机会，好和贞子谈话。我觉得被人猜想正恋着贞子，是很可羞的。因此对于别

人也一样的亲近，使大家不至于觉得：譬如对贞子讲一句话，对了静子也说一句。我到伯母那里去，很被大家优待。在自己家里，对于阿哥抬不起头来，但是到伯母那里去，却可以做首领了。

阿哥来招我一同去散步，我总回覆了，却往伯母那里去。有时候甚至于早晨中午晚间都到伯母那里去。早晨在没有吃饭以前，装做在院子里散步模样，走向伯母住着的市房的廊前。贞子静子以及比贞子小一岁的堂妹正在那里梳妆，我就也在那里对着三人说笑，或讲真纯的闲话。中午从学校回来，暂时坐在书桌前面，仿佛是用功厌倦了似的，又走到院子里，估量着贞子在家的时间，便往伯母那里去。贞子与静子到东京来，本来预备进华族女学校（现在的学习院女子部）去的，但是因为没有缺额，不能进去，所以改进了那时设在我家近旁的实践女学校。阿姊进了三年级，贞子本来该进一年的，因为学力比较年龄还要好一点，所以进了二年级。过了几时，贞子听了伯母的劝告，和那堂妹一同学习“谣曲”（Utai）起来了。因此从学校出来转到谣曲的先生那里去，有时候回家便很迟了。

我因此常常生气。心里猜想大约回来了罢，到得伯母那里，却只有静子一个人正在绘画，或是做什么。静子不喜欢学谣曲，但是时常留在家里作画。我便和静子谈着天等候贞子的回来。我很是心神不定的等着；不要被人嫌憎来得太多罢，被人想很烦厌的老是坐着，或者不要被父母或阿哥说是太懒惰罢，心里这样的想，还是等候着。后来觉得等着的自己不免过于女人似的，也生起气来了。心里想倘若是贞子不喜欢和我谈天，那么任意不

来谈也罢，我也会不和伊谈的。可是这样想着，一面又猜想我这样的等候着，伊却怎么样了呢，心里很寂寞。或者不要在什么地方受了伤了罢，又觉得担心。回去呢，等着呢，且在这里再等一刻罢，心里计算着，讲着别的闲话，等候贞子的回来。但是终于厮混不下去了，只得回到自己的房里去，却仍是注意着在我家大门与伯母家之间的栅门开闭的声音。可是这样也总是不能安静，又出门去看直等到贞子穿着实践女学校的奇怪的服装回来的姿态在拐角出现为止，我总是在门口走进走出的探望。既然见到了伊的姿态，这才安心了，回到自己的房里。

吃过晚饭，看了机会又溜出自己的房，走到伯母那里去。那时贞子很高兴的来和我说话，于是我的刚才的不平都忘却了，觉得很愉快。过了一会，用了决心回到自己的房里，拿出书来看，仿佛是聊以赎罪似的。

或者在傍晚，估量贞子正在门外擦皮靴的时候，走到那里去找伊谈天。倘若很如意的讲了许多话，便欣然的回家来了。

四

礼拜日是我的快乐的日子。

但是因此倘若在礼拜日贞子为了什么事情不在家，我也就很不平，寂寞，而且生气。

我又恐怕在礼拜日被阿哥招去远足散步。我因为没有回覆的理由，只得一起出去，但是一点都没有趣味，而且急想早点回到家里去。

我在生病的时候，听到贞子兴致很好的唱歌，兴致很好的笑声，便有点生气。我对于静子或是堂妹的兴致很好，虽然并不觉得什么，只有贞子一个人，总想伊在我生病的时候能够关心一点才好。

毛病好了一点，能够起身的时候，我便想出去和贞子相会。母亲倘说不要出去招风，我就生气。即使触了母亲的怒也不要紧，竟自强项的出去了。我走去和贞子相会，倘若贞子对我说“贵恙好了么”，于是我刚才对于贞子生气的事情便都忘记了，觉得很愉快。

我向来没有什么朋友。学校的功课完了，便一直的回家。我从学校往复的时候常常遇见的一个堂妹，说看着我走路要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因为太赶紧了，头向前，屈着身子走路。我这样的走着，喘着气走回家里来。我几乎绝不到朋友那里去，朋友也绝不到这里来。自从贞子来了之后，我更不要什么朋友了。

五

在暑假的时候，我同平常一样到金田的海岸去。贞子和静子也到金田，停留一礼拜左右，但是住在离开我那边有五六町远的地方，即使偶尔走来游玩，也只是和别的许多堂兄弟堂姊妹作伴，同我坦白的谈天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了。以后不久伊就回到东京，又到大阪的家里去了。

九月刚才起头，我也回家了。心想贞子大约已经在伯母家里了罢，很是快乐，岂知还在大阪没有回来。我很寂寞了，一天一

天的盼望着伊回来的日子。向伯母问贞子们几时回来，觉得害羞，所以只是独自沉默着等。过了五天，过了六天，还没有回来。我想可不是伊不再上东京来了么。不知怎的觉得伊是不再来了。于是很寂寞了。但是过了十天，伊终于回来了，而且对我也很亲热的谈话，我就安心，而且觉得很愉快了。我在每晚估量了时间，在院子里散步，走到伯母家的近旁，贞子静子与堂妹大抵都在外边。我和大家唱起歌来，或是大声的说笑。我们的家是在稍高的地方，下面的人家的小孩们时常嘲笑我们说，“男人和女人一同唱着歌哩！”

我一个人杂夹在女人队里。阿哥比我大了三岁，没有加到我们的伴侣里来。我便做了大家的首领，做跳绳或是捉迷藏的游戏。

六

每年春秋两季，学校里都要出去行军。我以前差不多没有一回不去的，但在那年秋季，借一点事情告了假。那不必说是因为要和贞子离开三四天，觉得很难耐的缘故了。但是行军可以不去，却不知怎的有点惭愧，觉得自己太是不中用，而且在贞子的旁边守候着也似乎太无聊了。不但如此，我还觉得有点羞耻了。所以我虽然好容易的辞绝了行军，却说要去保养身体，动身往金田去。我在金田住了将近一礼拜，和贞子离开得比去行军更长久，我很是后悔。

七

不久这一年已将过去，年假来了。在我个人所有最快乐的时节，要算这年假了。正月近来了这一件事，不知怎的使我们很高兴；而且正月近了，在我又是可以去和贞子游玩的一个很好的口实了。于是我便放心的到伯母那里去，同大家抹纸牌，玩“百人一首”，或是打鞣子。^[1]我任意的从早晨游玩到晚，就是在晚间也可以安心的在伯母那里玩到十点钟。

到了正月，心情便更为热闹了。

元旦这一天，从清早起在伯母那里和大家玩“百人一首”，掷双陆，又围着被炉，读新年美装的少年少女杂志给大家听。

晚间在我家玩“百人一首”，阿哥也加在里边，母亲担任读歌的事情。我去招集大家，跑到伯母那里去。

初二初三初四，直到学校开课为止，几乎每天接着都是快乐的时光。每晚我当使者，去叫贞子静子以及从妹。我对于做使者这一件差使，觉得是非常的愉快。

学校开了课以后，我还是常常过去游玩，但是不能像先前那样热闹的喧扰了。可是在正月里。每礼拜六的晚间，我总当做使者。去叫三个人来在家里玩“百人一首”，或是抹纸牌。

自从和贞子离别了以后，正月在我变了寂寞的东西了。玩“百人一首”这一件事，特别是难堪的寂寞。我和贞子离别后的三四年里，对于“百人一首”仿佛是禁忌食物一样的竭力戒避。即使阿哥来招我，也回覆了，回到自己的房里去。贞子在这里的

时候的正月，是那么愉快的。我每当回想起这快乐，对于没有知道这个快乐而空过了少年时代或是少女时代的人们，怀着痛切的同情。

八

我愈加爱着了贞子了。

同时我看见贞子兴致很好的和别个男人讲着话，心里便很是不快活。那时候有两个男人常常到伯母那里来游玩。一个是比我要大六七岁，是伯母家的亲戚；还有一个是和我同年纪或是小一岁，是贞子的学谣曲的同伴。这两人或者因为有别的事务到伯母家里也未可知的，但在我总以为他们是到贞子这里来游玩的了。

我不喜欢他们来，更不喜欢贞子在我的面前天真的而且快活的和那些人去说话。

我愿意贞子只想着我一个人，但是我不敢希望。我的不敢希望，因为我对于自己没有自信的缘故。我从小时候便被大家说是丑陋，这样的养大的。我的脸上有些雀斑，面颊上有疮疤，从小时候便被大家嘲弄，称作“馒头馒头”的。即使没有这些东西，我也是很落拓，在许多堂兄弟中间被大家当作最丑陋的小孩的。而且我的衣服的穿着很是不整饬。总之在我是没有一点潇洒的地方的。我的说话很性急，又是神经质，想将许多话一齐说出来，发音很快，然而舌头又不能如意的运转，因此不甚容易听清。我是向来被人家当作一个迟钝懒惰，难看而且不善于交际的小孩，

这样的被待遇下来的。

因此在我这里有了一种乖僻的脾气。我被贞子爱着这一件事，便是在梦里也没有想到的，但是我想伊爱我，而且愿意伊只爱我一个人。

贞子决不会嫌憎我。但是伊的对我的亲切，和对别人的亲切一点都没有区别，便是用了自负的眼光去看也仍旧是无区别。即使竭力的想象伊单是对我亲切，也是徒然的。这件事使我很寂寞了。而且好胜的贞子对于谣曲更加专心，不在家的时候也更多了。这在我想来，又似乎贞子是在那里避我了，我又猜想这不是因为喜欢了那些谣曲的男朋友的缘故么。我这样想着，怀着寂寞的心情，常常和静子说着种种的闲话，专心等候贞子的回来。

我也喜欢静子。当作谈天的对手，还不如静子倒很说得来。贞子对于静子真是阿姊般的尊伊，静子也将贞子当妹子看待，爱怜伊或者申斥伊。

但是无论怎样，贞子倘若不在，总是很寂寞。我不给别人觉察，偷偷的爱着贞子，又偷偷的想念着伊，这样的一种寂寞也渐渐的熟习了。但是那个寂寞却实在受不住的。只在贞子和我很随意的说着话的时候，我才能够从那个寂寞里逃脱了，而且能够从心底里发出喜悦来了。

九

像先前一样的心情生活下去，不知不觉的暑假又来了。我照常年的例往金田去，贞子也回大阪去了。我在那时候是很怕羞的

人，所以即使写着日记，但是自己爱着贞子这一件事，一丝一毫都不敢写。除了记一点静子或堂妹的事情以外，什么事都不敢写的，我在清早起来独自立在海边的时候，在傍晚离开了大众独自走在海边走着的时候，偷偷地在波浪滚到的地方写下了贞子的名字。但便是这事在我也从心底里感到羞惭，而且也觉得很愉快。

我自从爱着了贞子以后，比先前更真切的想到自己的事情了。我试将自己当作贞子的丈夫去想。每一想到，觉得贞子是为我的手所不能及的一件极高上的东西，而且觉得自己没有为贞子所爱的资格。

在那时候我想，要做内阁总理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虽然并不就此满足了。但是无论怎样，我总不能相信我有为贞子所爱的资格。我觉得这样无比的美的贞子肯和我这样难看的男人亲切的讲话，我已经不可不感激，倘若此外还有什么期望，那便不免是太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我后悔我先前的懒惰。我心想从此竭力用功，保养身体，勉为一个不愧为贞子的朋友的体面的人。在当时十七岁的我，更不能在此外有什么希冀了。

就在现今，我也有这种倾向，每看见了美丽的女人，就将伊看做自己的手所不能及的尊贵的东西，心想崇拜伊，不论那个人是什么身份的女人。

十

九月里我回到东京，同前回一样的怀着不安，但是没有多久

两人都从大阪回来了。

我同先前一样的生活过去。在这时候，实践女学校迁移到远地去了。这一件事在我是一个颇大的打击。早上和贞子谈天的事，自然是不行了。虽然如此，还时常装作早起的模样，走到那边去，但却也不好意思每天去。贞子回家的时刻，因此也就更迟了。

我还同先前一样走到门外，等候贞子的回来。一看见穿着实践女学校的制服的贞子的影子，便安心了，回到自己的房里。因此贞子穿着实践女学校制服的影子，便到现在，还是最清楚的留在我脑里。和贞子离别后三四年之间，看见实践女学校学生便想起贞子的事情，感到苦痛的寂寞。

十一

这时候一年也将尽了。快乐的正月到来了。

正月里阿哥的朋友聚集在我家里，玩那“百人一首”，贞子和静子以及堂妹也都加入。好胜的贞子专心的练习“百人一首”，这个效验很明显的现出来了。

在正月的某日，阿哥的一个朋友拿了点心或是什么包到贞子姊妹那里来。我便想到，这个人正同我一样的恋着贞子罢。但是对于这人也并不感到什么妒忌，或者到还同情于他的恋爱之不能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比我更难看，而且比我大七八岁，是二十五六的年纪，但看去却像三十岁，头顶也有点秃起来了。

我只对于常常到伯母那里来的两个男人，尤其是那个谣曲的

朋友感到妒忌，而且也明白的觉得他也对我怀着妒忌呢。

我有一次在伯母家里，在贞子旁边和那个玩着“百人一首”的时候，我在心里感着了一种真正的角逐了。

有一天的午后，我到伯母那里，贞子正不在家，只有静子一个人。我和静子说着话，等候贞子的回来。等了许多时，贞子还不回来。我这样的等着，贞子却是很宽心的，没有回来，我这样想着，便生起气来了。我对静子说道，

“虽然你是可以放心的，但是贞子是务外的，有点危险呢。”

“没有这样的事。阿贞是不要紧的。”静子确信似的回答说。我觉得说错了话，就将话头转换了。

十二

我有一天在贞子外出的时候，到伯母那边去，看见贞子的一本笔记簿放在那里。我翻开来看，里面写着学校的作文。我读了一遍，在那后边将我的意见添写了五六行。虽然已经记不起来了，总是什么“女人的职务”这一类的题目。我便将爱最是要紧这些话添写上去了。过了五六天，会见贞子的时候，伊对我说，

“因为你的缘故，我出了丑来了。”伊说和朋友读着笔记簿里的作文，见了我的戏写的文句，被他们所笑了。但是贞子这样说，却并不生气。

我觉得惭愧了，但是见贞子不曾生气，很是高兴。我又想或者是贞子故意的给朋友去看，也说不定呢。我这样想着，更觉得高兴了。

十三

二月里一天晚上的事情。我正同阿哥在一间房里，坐在书桌面前，读着学校的教科书。到了九点钟，忽然警钟响起来了。“火着了！”我和阿哥面面相觑，侧了耳朵听着，却是“警钟”的声音。

“近地的失火。”

“去看去罢？”我们二人立起来，开了栅门出去了。贞子与静子也正站在那里，看那火灾。在南边望见许多大火花，看去像是三四町外的地方正烧着。阿哥对我说道，“看去罢，”又对二人说道，“不去看去么？”

静子与贞子都答道，“去罢。”我很是欢喜，于是四个人同去看火着去了。我因为能够在贞子的旁边，比去看火烧更高兴。我们在望见烧着的人家的地方，站在一家屋檐下，看那火烧。人们交错的奔跑着。消防队感到兴奋与权威，在那里力作，长的吸水管在我们面前蜿蜒的过去，从裂缝里漏出水来。

我们兴奋着，看着那些景象。也有回过头来，看贞子和静子的人。我自己觉到能够和世上最美的女人站在一处，感着一种荣誉。火不久便衰下去了。阿哥说“回去罢”，我虽然还想多留一刻，但是只得回去了。走了半町的路，有一个从对面跑来的男人踹了我的脚。

“呀痛！”这样说的时侯，那男人早已跑去了。我的脚趾上流出血来了。

静子最初看出这血来，贞子也问道，“痛不痛呢？”静子拿出自己的手帕来，立即撕下一条，要替我裹那受伤的脚趾。我心里想，“倘若贞子肯像静子这样的待我，……”却任凭静子替我裹好了。阿哥一个人先回去了。我望着阿哥孤独的回去的后影，同我自己相比较，心想一定很寂寞罢，不禁同情于他了。我的脚裹好了以后，本来不很疼痛了，因为从那里到家里的路，是几乎没有行人的暗黑的街，我便拖着一双脚，将手搭在贞子和静子的肩上，走了回来。我对于自己受伤的事反觉得幸福了。

十四

这年的三月里，静子学校毕业了，四月里便回到大阪去了。这很使我寂寞，但又使我很高兴，因为静子不在了，我以为可以单和贞子去谈话了。

但事实却不如此。贞子的不在比以前更多，我和伊谈话的机会也比以前更少了。有一天，我在隔壁的空地上，同阿哥和堂兄弟们摹仿着庭球游戏，贞子也到那里来，看我们打球。那时候，贞子对我说，现在阿姊不在这里，再没有可以亲密的说话的人，很寂寞，只有你是自己的依靠了。我听了非常高兴，一心想念着这件事，但是那时我太高兴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所以只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罢了。

然而以后贞子也不再说起这样的话来，于是这一番话也就从此打消了。而且贞子的不在还同先前一样的多，至少在不满足于贞子的外出的我总觉得伊的不在是很多罢了。这是由于贞子的愈加

专心于谣曲，以及近来伯母家里的人全体热心于淘宫术^[2]的缘故。这当静子还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如此，我因为这淘宫术使贞子不在，也就很不高兴，所以常常和静子议论淘宫术的是非。

这是一天晚上的事情。我乘贞子在伯母家的栅门前擦着皮靴的时候，走去和伊谈天。母亲也来到那里，动手采摘旁边树上的花椒。母亲一个人采摘不完，便叫使女的名字道，“阿贞，阿贞。”那时候我家里有一个使女，名字正叫做阿贞。当时贞子便对着我笑道，“叫着我呢，因为我也叫做阿贞呢。”我对母亲道，“阿贞在这里呢。”说着也笑了。母亲不曾叫贞子帮伊去摘，但我和贞子却自己过去帮着母亲摘花椒的实。我这时候心里想，倘若贞子是我的妻呢，……而且我又猜想，贞子被我和母亲叫做阿贞，可不是也很喜欢么，^[3]我这样想着，觉得很高兴了。

但是怯懦的我此外不能再说什么了。在我的心底里，仍然将贞子看作我的手所不能及的一种高上的东西。

十五

但是我对于贞子，愈加不能淡然了。我竭力的想得到证据，证明贞子只想念着我一个人的事情。

这证据有时候觉得似乎有了，但仔细看去，又渐渐的消灭了。贞子对于无论什么人，都是亲切的。在我生病的时候，也仍然兴致十分好。我走过去，又时时觉得烦厌，而且同先前一样不在的时候还很多。

我有三天想去会贞子，却终于不能见。后来好不容易会到了，

贞子似乎是在回避我，走到厨房里去做事了。我也生起气来了。渐渐猜想到，可不是贞子侮弄着我么；这大约是因为我过于游惰的，屡次往伯母那里去，所以大家对我烦厌起来了。

我以后努力的不进伯母家里去。只我傍晚，在伯母家的周围随便散步，等候贞子走出家里来。平常在这时候，贞子总走到伯母家的后边去，差不多是成了一种习惯了。但是倘若我在那里，伊似乎便故意的不出来了。我于是更觉得贞子是有点嫌憎我了。

我从那时起，又很觉得非去竭力用功不可了。这样游惰着过日子，终不是事情。都因为我迷着贞子，所以会如此。我一面疑着贞子对我的态度，一面也很强烈的感到自己成为伟大的要求。我想照着现在的情形决不是事了。我一面愈加想念着贞子事情，但同时也很想对于贞子断了念，竭力的去用功。

这是一天晚上的事情。隔了许多日子之后，我在伯母家的院子里会到贞子。我对贞子说了什么没道理的话，已经不大记得了，仿佛是说我命令下去，伊能够抗着扫帚在街上去走么。贞子笑着说，能够拿了走，伊又将当场走过的伯母叫住了，说我教伊拿了这扫帚在街上去走一趟，说得伯母都笑了。我听了觉得受了侮辱，默然的回到房里去了。

于是我便写了一张绝交书，说我不再和贞子相会，因为我现在非用功不可，因为我不愿意永久的做被人家所侮弄的人了；写好了随即拿到贞子那里，一句话都不说，将信交给贞子，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里来了。

我很是不镇静，而且很兴奋。我推想贞子见了那信，不知怎样的想呢。我只当作没有这事似的，不介意的看着罢。但是到了

第二天早晨，我不能再镇静了，随便的向着伯母家里走去。贞子出来，写了一点回信，伊说道“我想不到会是那样的信呢”，随将伊的信交给我了。在贞子的这信里，写着看了来信实是出于意外，自己觉得并没有被怒的理由，但如果生了气，请你饶恕，我只是倚靠着你呢这些话。我看了很高兴，而且兴奋了，便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新诗似的一篇东西，意思里说，请你想念我如阿哥一般，也请你许我阿妹似的想念你。

以后不久我从学校回来，母亲变了颜色叫我去一趟，因为要有要说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什么，便走到母亲的房里。母亲变了颜色说道，“我以为你还年青，可以放心，听说原来你却写信给贞子呢。信落在地上，被伯母拾着了，大家都诧异着哩。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呢？”我说自己觉得并没有写着什么不好的话。母亲便说贞子的坏话，说是商人的女儿，到底是轻贱的。我听了生起气来。母亲说以后最好不要再到伯母那里去了。我哭了，很愤怒了。我哭着，渐渐的哭得更没有干休了。母亲倒反觉得担心起来，对我说道，也不必这样的着急，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在这口气里仿佛是说贞子和我已经有了肉体的关系。我答说我并没有被人家说这样的话的记忆，我并不为了这样的事而哭的，我并不以为我所做的是坏事。我又说此后还要不论多少次的往伯母那里去，而且去会贞子。母亲终于也哭了。于是这回的话便暧昧的完结了。

我以后虽然仍旧往伯母那里去，但是觉得已经为大家所觉察，为大家所嫌憎了，而且明白的感到被大家心里说“他又来

了”了。我想努力的不去，又觉得走去和那会将人家要紧的信落下给别人拾去的人相会，也不免蠢笨了。但是倘若一天不会见，便寂寞得难堪，所以还是担心着去相见。

十六

时日已经忘记了，有一天，华族女学校出身的人们因为什么理由，要在某处为下田歌子氏开一个余兴会，这是收了钱给人家看的游艺的会。

伯母家里的堂妹和贞子预定去演“仕舞”，他们二人每天出门练习“仕舞”去了。在实演的两三天以前，先在我家的客室里试演一番，那时候贞子也演“仕舞”给我们看。我看着，心里觉得这是很美的了。

但是从第二天起，贞子便生病了，随后知道是流行感冒。在演“仕舞”的那一天，因病就不能去了。贞子对于这一件事，觉得很惋惜。我时时去访问贞子的病，但后来听说这是流行感冒，发热很高，或者要变肺炎也难说，那时候母亲对我说道，

“不要到贞子那里去，因为你的身体虚弱，患了流行感冒那就了不得，因为一定要变肺炎的了。”但是我强硬的答道，

“母亲倘若在小孩生病的时候，人家说不准到小孩的旁边去，那么你怎样想呢？”我的这个心情在母亲是不能了解的，所以伊无论如何总想设法使我不要到贞子那里去。但是我也无论如何总不听。母亲哭着，请求我不要去，但我也哭着一定说要去。

后来我终于走出，到贞子那里去了。

我恐怕病的传染，但觉得倘是贞子的病，那就是传染了也还不妨。我以后也谨慎着到贞子那里去问病。但是伯母那边的人们对于我的访问，显然是很烦厌的了。我屡次心里想去，想到那种情形，十次之中只去一次罢了。我怀着寂寞的心情，独自安慰自己。我没有可以告诉心事的朋友，此外也没有可以遣闷的东西。我只是独自想念着贞子，想去和伊相会，却没有去会的勇气，大抵是茫然含泪坐着的时候多。又因了没有什么关系的无聊的事情，时常和母亲起冲突。

贞子的病很长久，但是总算没有变成肺炎，也就好了。

十七

不久夏天来了，而且又是秋天了。

我还是忍耐着一种不快之感，时常到伯母那里去。倘若贞子将很高兴的脸来对我，我便很愉快。但在我的心里，寂寞是盘结不去了。我对于独自在这寂寞里哭泣的事，很以为苦，但也很以为乐了。

有一天，贞子对我说道，“请你行那冷水摩擦，也算是为了我的缘故。”那时候贞子自己正行着冷水摩擦。我被伊这样的说的时侯，心想贞子对于我还是很有好意呢，觉得很高兴。我答说道，“我一定去做。”从第二天早晨起，我便开始冷水摩擦了。每回冷水摩擦的时候，我记起贞子的话来，不禁微微的笑了。

十八

秋季学校里举行运动会了。贞子平常喜欢到热闹的地方去，这些地方是一定到场的，所以那时贞子也到学校里来看运动会。

贞子在那里遇见一个以前相识的人。他本来是阿哥同级的同学，年纪比我大五六岁，在那时候已经不在学校了。贞子遇见了他，又承他招致到他那里去游戏；运动会开了之后没有几时，贞子便往那人的家里游玩去了。

贞子以后还到那人的家里去了一两回。伯母有点担心了，便问我那人是怎样的人，我自然是不喜欢贞子往他那里去的，我想这件事在我太是显露了，而且伯母也应该明白我的这种心情，因此我反觉得不便说那人的坏话了。我只说道，“我不大知道，大约是一个温和的人罢。”后来伯母又向阿哥问那人的事情，阿哥便将那人的坏处明白的揭出，批评他的不好。我听着的时候，我心里惭愧了，因为我虽然说是爱着贞子，却恐怕自己受嫌疑，仅说些冠冕的话来敷衍，并不真为贞子计算，这些缺点我都明明白白的感到了。

有一天我去看邮函的时候，函里放着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的是贞子的名字，我明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事，却终于将信上的话看了。明信片上写着疑及贞子品行的话，又说这件事情在学校里将要喧传出来了，又说有人看见贞子和男人走路，又说非要小心不可，末了署名是“忠告生”。这写法很卑劣，而且写在明信片上，使别人容易看见，写信的人的心思很明白的暴露出来了。我

一面猜疑贞子莫非真有可以被人说话的事情，又起了妒忌的心情，但是对于写这明信片的怀着卑劣而且显露的嫉妒的人也生气了。我恐怕贞子知道我看见了这个明信片，因为我想贞子或者不免因此对我要觉得惭愧，觉得有点对我不起罢；而且在我这一方面，对于这样的事情装作绝不知道模样，也和我的寂寞的心情正相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并不虑到因此在贞子的身上引起物议；并不想由我亲手将这明信片拿去销毁了，却瞒了别人将明信片交给了伯母。我的妒忌心或者无意识的叫我这样做，也未可知的。

我后来听说，贞子看了明信片，说伊晓得这是谁所写的。我知道这明信片的事实是无根的，也就放了心，但一面知道贞子为讨厌的东西所恋慕，又觉得有点不愉快。

这到近来才知道，原来贞子以为这明信片有七成左右相信是我所写的。总之伊说知道是谁所写这句话是正指着我。但是我自己猜想受着这样的嫌疑，实在与我当时的心情相距太远了，所以我直到近来为止，一点都没有觉到。等到知道了的时候，这才对于贞子在那个事件发生以后对我的态度也完全明白了。

贞子以后就不再往那男人的家里去了，而且对于我也很分明的疏远起来了。即使我过去和伊说话，贞子也借了各种事务避到别处去。我在那里真是成为一个惹厌的人物了。但是我还怀着希望，并不因此灰心，仍旧谨慎的走到那边去。可是每回都觉得贞子对我的态度有点改变，更加谨慎了。我时时想以后可以不再来了，但是一天不和贞子相会便有点难过。末了，过去的回数也渐渐减少了，我努力的忍耐那寂寞的心情，当作我的每天的功课一样。

我自此以后渐和文学接近了。先前阿哥进大学文科的时候，

我还嘲笑，说世间那里有不进法科去的蠢人，现在自己却渐渐的和文学接近起来了。

十九

第二年的三月里，贞子在学校里毕业了。贞子就要回大阪去，贞子的父亲来接伊来了。

我是依然为贞子所冷遇。我努力的不往贞子那里去。但是在贞子就要辞别了伯母的家，移往贞子的父亲住着的旅馆，第二天早晨离东京而去的那一天，在晚饭前我却走去会贞子。我立在伯母家的板廊前面，和立在廊下的贞子讲话，贞子用了数月以来我所求而不得的亲切的态度对付我，于是我的直到现在幽闭着的心情便立刻消散了，而且能够真心的高兴的和贞子谈话了。但是还未谈到三十分钟，晚饭的时候到来了。贞子说，“随后还过去告辞。”我也回来吃晚饭了。

我吃了晚饭回到房里。阿哥正不在家。母亲来到我的旁边，对我讲起什么话来。我正想着种种事情，心里塞住了。我对于母亲的来讲无聊的话觉得很是不愉快，所以极粗鲁的回答。我在心里只是挂念着“贞子就来么，就来么”这一件事。我很想母亲能够走出我的房去，我希望至少在临别的时候能够让我们二人从容的谈话。但是母亲似乎是意识着这件事，故意的不肯离开我的旁边。我觉到母亲的意思，伊不肯容许我独自和贞子相会。这个心思在我觉得有点残酷，于是我生气起来了。我想要是想在这里，请任意罢；倘若要使我悲哀，使我痛苦，而且要永久为我所怨恨，那

么请任意留在这里罢。我并不窘，至少也不教人家看出我的窘来。由我看去，母亲的在那里，是专为故意的虐待我而来的，因为那时我对于母亲的在我旁边觉得有如此之难堪而且悲愤。

贞子许久还没有来。我心里挂念着，便门的开门的声音就在此刻罢，而且每听得门声，便想贞子现在终于来了，又想到辞别之后，一生里便不能再会了。我这样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有多少回，待到知道来的并不是贞子，一面也略略安心，但也不免颇失望。随后贞子终于来了。伊对母亲行礼，又对我行礼，说些什么“很长久的承蒙照应”的话。我几乎没有什么话要说了，看着母亲说些普通的客气话，又说似乎惜别的话头，觉得非常之可恶。我因此更加故意的沉默着。贞子来了不到十分钟，随即辞别而去了。母亲并不送，我也不曾送伊到便门口去。不久便听得贞子和堂妹堂弟等辈热闹的笑出门去了。我不要使母亲知道我的下泪，便低着头，咬着嘴唇，装出看书的模样。

母亲也很担心，固执的坐在我旁边。但是这事在我是非常的难受。

这天的晚间，上床安睡，将灯吹熄之后，我独自哭了，使别人不会听到的静静的哭着。我觉得寂寞孤独而且悲哀得不堪了。

但是第二天我仍然起来，随又往学校去了。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母亲告诉我说，贞子传语问询，已经从新桥出发了。

母亲又说，贞子说今天早晨坐在旅馆的账房里，看见我从门前走过往学校去，本想叫住，但是觉得失礼，所以中止了。我听了这话极后悔，而且觉得很对不起贞子了。

我知道贞子和伊的父亲前晚宿在这旅馆里，但是在这旅馆的

门前走过的时候，却全然忘记了。我只是这样的想，以为此后与贞子永远分别了。倘若那时略一回顾便好，笑着行一个礼便好了，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办的呢！贞子一定生气说我无情罢。我这样想到，于自己的愚蠢非常之生气了。仿佛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对于自己很恼怒，又是很寂寞。我很感激贞子的亲切，估量我从门前走过的时刻，到旅馆门口来看我，但是我却将伊的亲切抹杀了，因此觉得对不起伊，而且也很可惜了。

二十

我以后独自想念着贞子的事情。我并不告诉一个人，只是想念着。但是贞子那里，却又并一张明信片都不寄。第一层，我就不能决心去打听贞子家里的门牌号数。我以前原是阴郁的人，自此以后更加一层阴郁了。有人说，和我讲话要觉得寂寞起来的；也有人说，我的神气是对于什么东西都不满足。那时候藤村操在华严的瀑布里投身的事情正成了世间的问题，便有人说我们里边倘有投身华严的人，那一定是武者了。可是他们并不曾知道我的恋爱，更没有人知道我的失恋，他们只将我当作一个乖僻方正的人罢了。有一个朋友曾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去恋爱一回就好了，因为这样你可以更开通一点了。”我那时寂寞的微笑着答道。“或者如此也难说。”

过了一二年之后，日俄战争起来了。有一天，伯母拿了贞子和静子的看护妇装束的照想来，给母亲看。这大约因为社会交际的关系，二人当作什么名誉看护妇或是有志看护妇，曾去访问过

负伤兵士，在那时候所照的罢。母亲又拿来给我看。我见了照相，觉得非常寂寞，再也不能安生了；我突然立起，急急的走到隔离的房里，而且哭了。母亲也着了急，跟着走来，看见我哭得太多，很是出惊了。“你这样的想念着贞子么！”母亲说。我不回答，只是哭着，许久没有歇。

自此以后母亲在我的面前不再提起贞子的事来，我也不去询问关于贞子的一切消息了。

暑假的时候，我仍然往金田去。有一天，有贞子的一封信寄到也在那地方避暑的堂妹那里来，我无意的拿起来看，却见贞子的姓已经改过了。我在那时才知贞子已经出嫁了。我走到外边，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海岸边走。在那时候我已经惯于寂寞，我的心也惯于孤独了，而且愈加觉得贞子是好的人了。

自从和贞子分别以来，我渐渐决定去治文学了，对于托尔斯泰也崇拜起头，而且亲密的朋友也多起来了。我在寂寞的里面看出了严肃与希望了。在和贞子别后的第三年的春天，我又为可怕的寂寞所袭，坐着立着都寂寞。我在那时候怕遇到与贞子分别的春天，比什么都厉害。但是这个寂寞，因了在我家里的十四岁的上房使女^[4]得到几分的消遣。我对于这使女的瘦小伶俐可爱的小孩似的地方，感到同情，而且不久自己觉得渐渐的爱着这女人了。

但当拘谨的我还在那里计算，看彻了伊的性质与运命，使伊和我的运命相交涉，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的时候，家中已经发生了流言，说伊与那时我家的书生，^[5]因为和女人的关系从自己家里被驱逐出来，比我更小一两岁的一个男人，仿佛夫妇一般的生活着，虽然当初听说那男人种种的挑逗伊很烦厌。

母亲颇说伊的坏话。我听了想起以前母亲曾经讲过贞子的坏话的事情，便猜想伊现在也因为要使我断念，所以说这些坏话的，于是生起气来了。我便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告诉伊说我爱着那使女，而且不愿意人家说我所爱的人的坏话。

母亲见了信，自然是很出惊了。因为母亲梦里也不知道我爱着那女人，而且也没有能够知道的理由：我不曾告知别人，也不曾告知对手的女人，只是独自私下远远的爱着罢了，以后书生和那女人的交情更加明显而且放肆了。母亲趁这机会，借了不利于女孩子的教育这一个理由，打发那少女回家去。我后来不久也就爱上了一句话也未曾交过口的住在近地的一个姑娘（《忠厚老实人》里的女主人公）了。

二十一

我以后也时常想起贞子的事来，在梦中看见的时候，更感到一种无可挽回的寂寞。我心里想，人是决不可失恋的了。

这是七年前的二月八日的事情。我吃过午饭后想往正亲町那里去，先去打电话通知他，但是中途忽然转念，恐怕妨碍他的事情不大好，还不如不去罢，于是随便转到祖母那里去了，我在那边知道贞子有电话来，给那时住在我家的堂妹，说今天下午到我家里来。我的心跳跃了。我还觉得那时忽然不高兴打电话给正亲町，却往祖母那里去，似乎是或物的一种指使了。总之我觉得听到了这信息，真是好极了。

那时候阿嫂已经来到我家，我同祖母将原来的两所市房修理

好了。并排的住着。我这边与祖母那里的中间，有一带短的板廊接联着，不着鞋子也可以过去，而且祖母那边谈话的声音，在我的房里也能听到。堂妹正寄住在祖母的那房里。那时候伯母已经移到别处去了。

我在自己房里，竖起耳朵听着。我不能静定了，我心里想，已经四五年不见了，而且做了人妻的贞子，不知道怎样的变了样子了罢。到了两点，到了三点，伊还没有到来。三点半钟时候，我从窗口望见将有十天不曾见面的《忠厚老实人》的女主人公从学校回来的后影。我觉得自己还是深深的爱伊，而且暗想幸而有这个人在，我今天会见贞子的事情也可以安心了。但是到了四点，到了五点，以至六点七点，贞子终于不来。

我当七点钟在日记上写道，“岂终不至乎？”七点半左右了，贞子的华丽的声音听到了，于是堂妹的高兴的声音听到了，祖母那里栅门拉开的声音也听到了。贞子似乎进了祖母的房里了。我静静的起立，略为踌躇，终于决心过去会伊去了。

一眼看去贞子似乎略略变丑了，但是说着话的时候，却又看出伊与原来的贞子一点都没有变更。我毫无拘束的和贞子以及堂妹谈话。贞子听说我进了大学的文科，便说道，“我也推想一定是进了文科哩。”谈了一回闲话之后，我心想贞子是久别以后来和堂妹相会的，我在这里岂不是妨碍么，所以便先行回到自己房里去了。但是我不能静定，过了十分钟，无论如何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吹熄洋灯，决计在贞子留着的期间我也留在祖母那里，便走出房外，在黑暗的廊下摸索着正将走去，听得祖母的声音道，“你到实笃的房里去看看罢。”贞子和从妹似乎是就要到我房里

来的样子。我慌忙的回到房里，将还是很热的灯罩悄悄的拿下，点上灯火，又在书桌前面坐下了。贞子和堂妹来了。三个人在火盆上烘着手，说着闲话。我是高兴的了不得了。又看见贞子不曾忘记先前的事情，很是欢喜。我想去触着烘在火盆上的贞子的手，装出小孩似的样子，压住贞子的手要拿他到火里去，想恐吓贞子，并且小孩似的使伊发怒，但是贞子见我的手搁在上面也是毫不介意，即使我将伊的手轻轻的捺到火的上边去，伊也并不逃避，只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气。

这一点半钟的时间里，三个人复回到以前的时代去了，三个人都很亲密的讲着种种真率的话，大家笑了。时光的过去也不知道了。贞子忽然注意，拿出表来看时。已经是九点过了，说道，“那可不能不告辞了。”堂妹竭力的劝伊在这里过了夜去。贞子说，即使留到什么时候，也是没有了结的。我并不挽留，因为我的对于贞子的丈夫的道德心不肯容许我去真率的挽留贞子的止宿了。

我说倘若回去，那么去叫车子罢。于是便差人叫车子去了。车子没有来的期间，三个人还是说着闲话。我因为贞子肯这样温和亲密的待我，十分高兴，而且对于前回分别时候的我的冷淡，第二天早晨走过贞子的旅馆前面也不回头去看一眼，以及贺年片也不寄一张这些事，贞子并不怀着一点恨意，我更觉得非常的喜欢。

这时候车子来了。分别极是难受。我送贞子到栅门口，又装作有什么事情模样。独自穿了木屐走出门去。两个人以外更无别人。贞子忽然的回过身来。我的右手不知在什么时候与贞子的右手互握着了。两个人仿佛是心里谢罪似的。贞子道，“大家那里都请代候。”我答道，“将来再会。”两个人分别了。我那时喜悦

的兴奋，比离别的寂寞还要强盛。我想倘若在那与贞子握着手的一瞬间被杀了，这是怎样的幸福呢。那天晚上醒来的时候想着贞子的事，不禁觉得寂寞。第二天起来，也还是寂寞。我想遣散这寂寞，竭力的在想念《忠厚老实人》的女主人公，但是无可挽回的寂寞动不动就将我的心捕捉住了。

但是过了两三天以后，与前回分别时的情形不同，我对于这寂寞渐渐的习惯，而且想起来的时候，感到喜欢了。我一天一天的更加强烈的爱那《忠厚老实人》的女主人公，又明了的觉得自己想和伊结婚了。但想到贞子却仍是寂寞，而且在梦中看见也难过。这种难过的心情一直接续着，直到去年我结婚了的时候为止。

我还有想写的事情，但是那些只能等将来的机会了。至于这回的恋爱在我有怎样的影响，那是用不着多说的了。

一九一四年二月二日原作

注释

- [1] 百人一首本是一百首和歌的选集，后来变作一种竞争的游戏：将歌词印在纸牌上，散布席上，一个人在旁读着，大家便争取所读这一首的纸牌，以多得者为胜。鞭子本称羽根或羽子，用无患子钻孔插鸡毛数枝，以羽子板击之，能多击不落地者胜，系女孩的游戏。
- [2] 淘官是一种星相之术，以为各人的性情应了诞生时日的干支，各有缺陷，用术推知，将他淘去，可以开运纳福云。
- [3] 日本的古礼，姑和丈夫对于新妇都呼名。
- [4] “小间使”（Komadzukai）是专在主人旁边，做另碎事情的人。
- [5] 书生（Shosei）寄食于主人家里，帮助家事，一面研究学问，位置在仆役与宾客之间，大抵以苦学的青年为多。

久米仙人

武者小路实笃

近来见到一本书，说久米仙人从天上跌下来的原因与以前所说的不同。在这书上写着这样意思的话。

“久米仙人厌弃这世间生活的原因是不很明白，但是他对于人生的空虚觉得寒心，那是无疑的了。有的说这是失恋的结果。有的说是因为不能如意的发迹的缘故，但这些话都是不足取的。倘若不是还有更深的原因，不会发生想成仙人这样的决心。成仙这一件事并不是容易的事业，乘云升天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这都不是用了寻常的一番苦心就能成功的。要成仙人不可不离弃五欲，执着是尤其不行。百年的修炼，只要有一点儿疏忽，便前功尽弃了。久米仙人也不是只有一次便顺利的成了仙人的，以前大约也经过了两三回以上的失败罢。但是无论失败了多少回，他总怀着一个不成仙不止的要求。以及足以完成这要求的勇猛心。他不是什么寻常的人，也不是从那见了洗衣的女人的腿从天上跌下来的故事可以想象出来的那样的汉子。他为什么便是那样的辛

苦也想成仙呢？做个凡人，愉快的过日子，岂不也很好么。但是只做一个平常的人，在他是忍受不住的了。他同释迦一样大约真是感到人生的无常了。他所以想将自己做成一个活着而不死的东西，没人在无论怎样的天灾人祸来了都不惊惶的世界里，与宇宙和大生命共活着，呼吸不死不灭的东西而活着，要死也不会死，被杀了也不会死的人；他想就以这肉体化成这样的一个人，就此回到天上去。他对于人类似乎是没有感情了。由他看来，人类与昆虫是一样的，——不，或者是比那些更为罪业深重的东西。人类每日每时的劳动着，只是为着戕杀他类自己罢了，而且他们完全藐视不灭者的意义。是一种到死为止自以为不会死的任意的东西，他并不是不想去救别人，但是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救他自己了，照他的思想说来，他是想只依了宇宙的本能去生活；动物的本能与人类的本能在他看来是空的，不可倚靠的，而且又足为自己修成不灭的障碍的。他的心是青空一样的清净，他的朋友是空中的星与地上的花。他呼吸着平和与美，专一的清洁他的心灵，将委身于毫无阴翳的生命。他以为这样他可以尝到无限的平和与喜悦之味了。

“他远离一切的欲望执着与不净，入于以水与空气为生活的境地了。‘爱’在他是禁物。凡能失却他的心的平和者在他都是禁物。他对于世间对于生命都已没有留恋。超越了生死之境。离开人间界，早已进到天人界里去了。于是不复是凡人，却已成了仙人了。他身体变轻，青空成了他的故乡了。他终于要乘着云独自归于应归的地方去了。天上界，星一般的辉煌的世界，美与调和的世界，无我无心的世界，超越了苦乐爱憎的世界，这样的

世界许可他进去，他也自然的向着这方面前进了。云听从他的意思——不，那时在他也并没有意思这东西了。云是他么，他是云么，天是他么，他是天么，已经是辨别不来的完全同化了。但是在这时候，不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在刚要离开地上的这一刻，他忽然的想起世间的事情来了。他大约也还没有完全的失却了人性罢。本来这也只是一些极微淡的气分罢了。然而他终不曾完全的忘却了大地。他看着地上的时候，对于地上的美不禁感到惊异了。这起初也是极淡的。但是他心里想到这是很美的时候，刚才往上升着的云就徐徐的往下界落下去了。这实在是很静的，是和他的心相适应的那样安定。

“山呀河叫海呀，森林呀林野呀小河呀，以及地上的人家，在他的明亮的眼睛里看得很清楚。他想刚才毫无留恋的忘却了的地上，原来是这样美丽的东西么？他于是静静的祝福这世间了。

“在这时候，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呢，他想起人类的事情来了。但是现在想来，人并不是完全可以轻蔑的东西，不是丑陋的昆虫一般的東西了。这无宁是被想作一个可爱的东西，可怜的东西。这个念头自然是不很强的，当初实在只是极淡的一点，但是这淡的念头并不消散，而且反而一点点的加浓起来了。云慢慢的降下来了，可是也还不至于明显的著目。他现在看见人们美而平和的劳动着的样子了。

“‘人们是怎样可爱的东西呵。’

“他忽然这样的想了。但是那时他在云上踏了一个空，好不容易才算能够站稳了。他的现在的身份是对于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可超过了或一限度感到更深的爱着的，他自己知道这道理，所以他

又向着天看了。

“那是怎样的美呵，他又能够忘却下界的事情了，同时他乘着云又向上升了。但是他还禁不住再向下界去一看。

“在那里，人们都很污秽的劳动着。男人女人以及老人，不知抱着什么愿望，正在劳动着。小孩们喧闹着。

“他沉默的看着这些。

“不思议的事情当真也会有的！他的完全干枯了的眼睛发起润来，而且两滴眼泪扑托的落在地上。这时候云也非常急速的降下去，久米仙人立刻一直线的向着地面倒撞下来了。

“久米仙人跌下的地方是在一处河岸上，他的头磕在那里的岩石上，即刻死去了。

“这件事情却使在那里洗衣的女人们大出一惊了。

“那些自己以为了不得的女人们后来将久米仙人跌下来的理由归于他们自己的腿的美丽，都很得意。他们各自以为自己的美破了久米仙人的仙术，因此是杀了久米仙人的原因。他们这样的想，都感到喜悦。但是在那些人的里边，并没有一个美丽的女人，都只是平常的被太阳晒黑了的，手脚粗糙的农家的女人罢了。久米仙人跌下来的时候，究竟是否看着这些女人，谁也不能知道。”

讲到这里就是结末了。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原作

注释

日本传说，久米仙人（Kume Seu uin）本是大和添上的人，入深山修仙术，能飞行空中。一日见河边洗衣女人露其胫，忽起染心，遂失神通，坠地不复能飞。

与幼小者

有岛武郎

你们长大起来，养育到成了一个成人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爸爸可还活着，那固然是说定的事——想来总会有展开了父亲的遗书来看的机会的罢。到那时候，这小小的一篇记载，也就出现在你们的眼前了。时光是骎骎的驰过去。为你们之父的我，那时怎样的映在你们的眼里，这是无从推测的。恐怕也如我在现在，嗤笑怜悯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或者也要嗤笑怜悯我的陈腐的心情。我为你们计；惟愿其如此。你们倘不是毫不顾忌的将我做了踏台，超过了我，进到高的远的地方去，那是错的。然而我想，有怎样的深爱你们的人，现在这世上，或会在这世上的一个事实，于你们却永远是必要的。当你们看着这篇文章，怜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顽固之间，我以为，我们的爱，倘不温暖你们，慰藉，勉励你们的心中，尝着人生的可能性，是决不至于的。所以我对着你们，写下这篇文章来。

你们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个的，只有一个的亲娘。你们

是生来不久，便被夺去了生命上最紧要的养分了。你们的人生，即此就暗淡。在近来，有一个杂志社来说，教写一点“我的母亲”这一种小小的感想的时候，我毫不经心的写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亲从头便是一人，现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万年笔将停未停之际，我便想起了你们。我的心仿佛做了什么恶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实是事实。这一点，我是幸福的。你们是不幸的。是再没有恢复的路的不幸。阿阿，不幸的人们呵。

从夜里三时起，开始了缓慢的阵痛，不安瀰满了家中，从现在想起来，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风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极厉害的大风雪的一天。和市街离开的河边人的孤屋，要飞去似的动摇，吹来黏在窗玻璃上的粉雪，又重叠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绵云中间的阳光，那夜的黑暗，便什么时候，都不退出屋里去。在电灯已熄的薄暗里，裹着白的东西的你们的母亲，是昏瞶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个学生和一个使女帮着忙，生起火来，沸起水来，又派出人去。待产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扑了进来的时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宽一口气，觉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间，到了午后，还不见生产的模样，在产婆和看护妇的脸上，一看见只有我看到的担心的颜色，我便完全慌张了。不能躲在书斋里，专等候结果了。我走进产房去，当了紧紧的捏住产妇的两手的脚色。每起一回阵痛产婆便叱责似的督励着产妇，想给从速的完功。然而暂时的苦痛之后产妇又便入了熟睡，竟至于打着鼾，平平稳稳的似乎什么都忘却了。产婆和随后赶到的医生，只是面面相觑的吐着气。医生每遇见昏睡，仿佛便在那里想用什么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门外的大风雪逐渐平静起来，泄出了浓厚的雪云间的薄日的光辉，且来和积在窗间的雪偷偷的嬉戏了。然而在房里面的人们，却愈包在沉重的不安的云片里。医生是医生，产婆是产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不安抓住了。这之中，似乎全不觉到什么危害的，是只有身临着最可怕的深渊的产妇和胎儿。两个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里去。

大概恰在三时的时候，——起了产气以后的第十二时——在催夕的日光中，起了该是最后的激烈的阵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噩梦一般，产妇圆睁了眼，并无目的的看定了一处地方，与其说苦楚，还不如说吓人的皱了脸。而且将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两手在背上挠乱的抱紧了。那力量，觉得倘使我没有和产妇一样的着力，那产妇的臂膊便会挤破了我的胸脯。在这里的人们的心，不由的全都吃紧起来，医生和产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声勉励着产妇。

骤然间感着了产妇的握力的宽松，我抬起脸来看。产婆的膝边仰天的躺着一个没有血色的婴儿。产婆像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连说道葡萄酒葡萄酒。看护妇将这拿来了。产婆用了脸和言语，教将酒倒在脸盆里。盆里的汤便和剧烈的芳香同时变了血一样的颜色。婴儿被浸在这里面了。暂时之后，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紧张的沉默，很细的响出了低微的啼声。

广大的天地之间，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在这一刹那中忽而出现了。

那时候，新的母亲看着我。软弱的微笑。我一见这，便无端的满眼渗出泪来。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表现这事给你们看。说是

我的生命的全体，从我的眼里挤出了泪，也许还可以适当罢。从这时候起，生活的诸相便都在眼前改变了。

你们之中，最先的见了人世之光者，是这样的见了人世之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也如此。即使生产有难易之差，然而在给与父母的不可思议的印象上却没有变。

这样子，年青的夫妇便陆续的成了你们三个的父母了。

我在那时节，心里面有着太多的问题。而始终碌碌，从没有做着一件自己近于“满足”的事。无论什么事，全要独自咬实了看，是我生来的性质，所以表面上虽然过着极普通的生活，而我的心却又苦闷于动不动便骤然涌出的不安。有时悔结婚。有时嫌恶你们的诞育。为什么不待自己的生活的旗色分外鲜明之后，再来结婚的呢？为什么情愿将因为有妻，所以不能不拖在后面的几个重量，系在腰间的呢？为什么不可不将两人肉欲的结果，当作天赐的东西一般看待呢？耗费在建立家庭上的努力和精力，自己不是可以用在别的地方的么？

我因为自己的心的扰乱，常使你们的母亲因而啼哭，因而凄凉。而且对付你们也没有理。一听到你们稍为执拗的哭泣或是歪缠的声音，我便总要做些什么残虐的事才罢手。倘在对着原稿纸的时候，你们的母亲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务的商量，或者你们有什么啼哭的喧闹，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来。而且虽然明知道事后会感着难堪的寂寞，但对于你们也仍然加以严厉的责罚，或激烈的言辞。

然而运命来惩罚我这任意和暗昧的时候竟到了。无论如何，总不能将你们任凭保姆，每夜里，使你们三个睡在自己的枕边和

左右。通夜的使一个安眠，给一个热牛乳，给一个解小溲，自己没有熟睡的工夫，用尽了爱的限量的你们的母亲，是发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热而躺倒了，这时的吃惊固然也不小，但当来诊的两个医生异口同声的说有结核的征候的时节，我只是无端的变了青苍。检痰的结果，是给医生们的鉴定加了凭证。而留下了四岁和三岁和两岁的你们，在十月杪的凄清的秋日里，母亲是成了一个不能不进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里的事，便飞速的回家。于是领了你们的一个或两个，忽忽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来做事的一个勤恳的门徒的老妪，在那里照应病室里的事情。那老妪一见你们的模样，便暗暗的拭着眼泪了。你们一在床上看见了母亲，立刻要奔去，要缠住。而还没有给伊知道是结核症的你们的母亲，也仿佛拥抱宝贝似的，要将你们聚到自己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随宜的支梧着，使你们不太近伊的床前。正尽着忠义，却从周围的人受了极端的误解，而又在万不可辩解的情况中，在这般情况中的人所尝的心绪，我也尝过了许多回。虽然如此，我却早没有愤怒的勇气了。待到像拉开一般的将你们远离了母亲，同就归途的时候，大抵街灯的光已经淡淡的照着道路。进了门口，只有雇工看着家。他们虽有两三人，却并不给留在家里的婴儿换一换衬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婴儿的胯下，往往是湿漉漉的。

你们是出奇的不亲近别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们睡去了，我才走进书斋去做些调查的工夫。身体疲乏了，精神却昂奋着。待到调查完毕，正要就床的十一时前后的时候，已经成了神经过敏的你们，便做了夜梦之类，惊慌着醒来了。一到黎明。你们中的

一个便哭着要吃奶。我被这一惊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闭上眼睛。吃过早饭，我红了眼，抱着中间有了硬核一般的头，走向办事的地方去。

在北国里，眼见得冬天要逼近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们的母亲坐在床上正眺着窗外，但是一见我，便说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说是看见窗外的枫树已经那样觉得凄凉了。诚然，当入院之初，燃烧似的饰在枝头的叶，已是凋零到不留一片，花坛上的菊也为寒霜所损，未到萎落的时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即此每天给伊看这凄凉的情状，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母亲的真的心思其实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离开了你们。

终于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却是一个下着雪子，呼呼的吼着寒风的坏日子，我因此想劝伊暂时消停，事务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经空虚了，先前说过的老妪在屋角上，草草的摒当着讨得的东西，以及垫子和茶具。慌忙回家看，你们早聚在母亲的身边，高兴的嚷着了。我一见这，也不由的坠了泪。

不知不识之间，我们已成了不可分离的东西了。亲子五人在逐步逼紧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缩小起来以护自身的杂草的根株一般，大家互相紧挨，互分着温暖。但是北国的寒冷，却冷到我们四个的温度，也无济于事了。我于是和一个病人以及天真烂漫的你们，虽然劳顿，却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边去。

离背了诞生而且长育了你们三个人的土地，上了旅行的长途，那是初雪纷纷的下得不住的一夜里的事。忘不掉的几个容颜，从昏暗的车站的月台上很对我们惜别。阴郁的轻津海峡的海色已在后面了。直跟到东京为止的一个学生，抱着你们中间的最

小的一个，母亲似的通夜没有歇。要记载起这样的事来，是无限量的。总而言之，我们是幸而一无灾祸，经过了两天的忧郁的旅行之后，竟到了晚秋的东京了。

和先前居住的地方不一样，东京有许多亲戚和兄弟，都为我们表了很深的同情。这于我不知道添多少的力量呵。不多时，你们的母亲便住在 K 海岸的租来的一所狭小的别墅里，我便住在邻近的旅馆里，由此日日去招呼。一时之间是病势见得非常之轻减了。你们和母亲和我，至于可以走到海岸的沙丘上，当看太阳，很愉快经过二三时间了。

运命是什么意思，给我这样的小康，那可不知道。然而他是不问有怎样的事，要做的事总非做完不可的。这年已近年底的时候，你们的母亲因为大意受了寒，从此日见其沉重了。而且你们中的一个，又突然发了原因不明的高热。我不忍将这生病的事通知母亲去。病儿是病儿，又不肯暂时放开我。你们的母亲却来责备我的疏远了。我于是躺倒了。只得和病儿并了枕，为了迄今未曾亲历过的高热而呻吟了。我的职业么？我的职业是离开我已经有千里之远了。但是我早经不悔恨。为了你们，要战斗到最后才歇的一种热意，比病热还要旺盛的烧着我的胸中。

正月间便到了悲剧的绝顶。你们的母亲已经到非知道自己的病的真相不可的窘地了。给做了这烦难的角色医生回去之后，见过你们的母亲的脸的我的记忆，一生中总要鞭策我罢。显着苍白的清朗的脸色，仍然靠在枕上，母亲是使那微笑，说出冷静的觉悟来，静静的看着我。在这上面，混合着对于死的 Resignation（觉悟）和对于你们的强韧的执着。这竟有些阴惨

了。我被袭于凄怆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终于到了移进 H 海岸的病院这一天。你们的母亲决心很坚，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们再相见。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实际竟没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来的母亲，在内外的母亲们的眼前，凄然的痛哭了。虽是女人，但气象超拔而强健的你们的母亲，即使只有和我两人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给看过一回哭相，然而这时的泪，却拭了还只是奔流下来。那热泪，是惟你们的崇高的所有物。这在现今是干涸了。成了横亘太空的一缕云气么，变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么，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么，或者又装在想不到的人的泪堂里面么，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热泪，总之是惟你们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动车的处所，你们之中正在热病的善后的一个，因为不能站，被使女背负着——一个是得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母怕母亲过于伤心了，没有领到这里来——出来送母亲了。你们的天真烂漫的诧异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动车看。你们的母亲是凄然的看着这情形。待到自动车一动弹，你们听了使女的话，军人似的一举手。母亲笑着略略的点头。你们未必料到，母亲是从这一瞬息间以后，便要永久的离开你们的罢。不幸的人们呵。

从此以后，直到你们的母亲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为止的一年零七个月中，在我们之间，都奋斗着剧烈的争战。母亲是为了对于死要取高的态度，对于你们要留下最大的爱，对于我要得适中的理解；我是为了要从病魔救出你们的母亲，要勇敢的在双肩上担起了逼着自己的运命；你们是为了要从不可思议的运命里解放出

自己来，要将自己嵌进与本身不相称的境遇里去，而争战了。说是战到鲜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亲和你们，受着弹丸，受着刀伤。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呵。

你们到了六岁和五岁和四岁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终于杀到了。死压倒了一切。而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们的母亲的遗书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给与你们的一节，倘有看这文章的时候，最好是同时一看母亲的遗书。母亲是流着血泪，而死也不和你们相见的决心终于没有变。这也并不是单因为怕有病菌传染给你们。却因为怕将惨酷的死的模样，示给你们清白的的心，使你们的们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们应当逐日生长起来的灵魂上，留下一些较大的伤痕。使幼儿知道死，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但愿葬式的时候，教使女带领着，过一天愉快的日子。你们的母亲这样写。又有诗句道：

“思子的亲的心是太阳的光普照诸世间似的广大。”

母亲亡故的时候，你们正在信州的山上。我的叔父，那来信甚而至于说，倘不给送母亲的临终，怕要成一生的恨事罢，但我却硬托了他，不使你们从山中回到家里，对于这我，你们有时或者以为残酷，也未可知的。现在是十一时半了。写这文章的屋子的邻室里，并了枕熟睡着你们。你们还幼小。倘你们到了我一般的年纪，对于我所做的事，就是母亲想要使我来做的事，总会到觉得高贵的时候罢。

我自此以来，是走着怎样的路呢？因了你们的母亲的死，我撞见了自已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爱护着自己，不要错误的走着这一条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创作里，描写过一

个决计将妻子作为牺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实上，你们的母亲是给我做了牺牲了。像我这样的不知道使用现成的力量的人，是没有的。我的周围的人们是只知道将我当作一个小心的，鲁钝的，不能做事的，可怜的男人；却没有一个肯试使我贯澈了我的小心和鲁钝和无能力来看。这一端，你们的母亲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里，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处寻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胆处寻到了大胆，在不锐敏处寻到了锐敏。换句话说，就是我锐敏看透了自己的鲁钝，大胆的认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劳役来体验自己的无能力。我以为用了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发别样的。你们倘或有眺望我的过去的时候，也该会知道我也并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欢喜的罢。

雨之类只是下，悒郁的情况涨满了家中的日子，动不动，你们中的一个便默默的走进我的书斋来。而且只叫一声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啜啜的哭起来了。唉唉，有什么要从你们的天真烂漫的眼睛里要求眼泪呢？不幸的人们呵。再没有比看见你们倒时无端的悲哀里的时候，更觉得人世的凄凉了。也没有比看见你们活泼的向我说过早上的套语，于是跑到母亲的照像面前，快活的叫道“亲娘，早上好”的时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里的时候了。我在这时，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见了无劫的世界。

世上的人们以为我的这述怀是呆气，是可以无疑的。因为所谓悼亡，不过是多到无处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将这样的事当作一宗要件，世人也还没有如此之闲空。这是确凿如此的。但虽然如此，我不必说，便是你们，也会逐渐的到了觉得母亲的死，是一件什么也替代不来的悲哀和缺憾的事的时候。世人说是不关

心，这不必引以为耻的。这并不是可耻的事。我们在人间常有的事件中间，也可以深深的触着人生的寂寞。细小的事，并非细小的事。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这只在一个心。

要之，你们是见之惨然的人生的萌芽呵。无论哭着，无论笑着，无论高兴，无论凄凉，看守着你们的父亲的心，总是异常的伤痛。

然而这悲哀于你们和我有怎样的强力，怕你们还未必知道罢。我们是蒙了这损失的庇荫，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们的根，向大地伸进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于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灾祸呵。

同时，我们又不可只浸在自己的悲哀里。自从你们的母亲亡故之后，金钱的负累却得了自由了。要服的药品什么都能服，要吃的食物什么都能吃。我们是从偶然的社会组织的结果，享乐了这并非特权的特权了。你们中有一个，虽然模糊，还该记得 U 氏一家的样子罢。那从亡故的夫人染了结核的 U 氏，一面有着理智的性情，一面却相信天理教，想靠了祈祷来治病苦，我一想他那心情，便情不自禁起来了。药物有效呢还是祈祷有效呢，这可不知道。然而 U 氏是很愿意服医生的药的，但是不能够。U 氏每天便血，还到官衙里来。从始终裹着手帕的喉咙中，只能发出嘶哑的声气。一劳作，病便要加重，这是分明知道的。分明知道着，而 U 氏却靠了祈祷，为维持老母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起见，奋然的竭力的劳作。待到病势沉重之后，出了仅少的钱，计定了的古贺液的注射，又因为乡下医生的大意，出了静脉，引起了剧烈的发热。于是 U 氏剩下了无资产的老母和孩子，因此死去了。

那些人们便住在我们的邻家。这是怎样的一个运命的播弄呢。你们一想到母亲的死，也应该同时记起 U 氏。而且应该设法，来填平这可怕的壕沟。我以为你们的母亲的死，便够使你们的爱扩张到这地步了，所以我敢说。

人世很凄凉。我们可以单是这样说了就算么？你们和我，都如尝血的兽一般，尝了爱了。去罢，而且为了要从凄凉中救出我们的周围，而做事去罢。我爱过你们了，并且永远爱你们。这并非因为想从你们得到为父的报酬，所以这样说。我对于教给我爱你们的你们，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了我的感谢罢了。养育到你们成了一个成人的时候，我也许已经死亡；也许还在拼命的做事；也许衰老到全无用处了。然而无论在那一种情形，你们所不可不助的，却并不是我。你们的清新的力，是万不可为垂暮的我辈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吃尽了死掉的亲，贮起力量来的狮儿一般，使劲的奋然的掉开了我，进向人生去。

现在是时表过了夜半，正指着一点十五分。在阒然的寂静了的夜之沉默中，这屋子里，只是微微的听得你们的平和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来赠给母亲的蔷薇花。因此想起来的，是我给照这照相的时候。那时候，你们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还宿在母亲的胎中。母亲的心是始终恼着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希望和恐怖。那时的母亲是尤其美。说是仿效那希腊的母亲，在屋子里装饰着很好的肖像。其中有米纳尔伐的，有瞿提的和克灵威尔的，有那丁格尔女士的。对于那娃儿脾气的野心，那时的我是只用了轻度的嘲笑的心来看，但现在一想，是无论如何，总不能单以一笑置之的。我说起要给你们的母亲去照

相，便极意的加了修饰，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进我楼上的书斋来。我诧异的看着那模样。母亲冷清清的笑着对我说：生产是女人的临阵，或生佳儿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临终的装束。——那时我也不由的失笑了。然而在今，是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沉默使我严肃起来。至于觉得我的前面，隔着书桌便坐着你们的母亲似的了。母亲的爱，如遗书所说的一定拥护着你们。好好的睡着罢。将你们听凭了所谓不可思议的时这一种东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罢。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长大更贤良的跳出眠床来。我对于做完我的职务的事，总尽全力的罢。即使我的一生怎样的失败，又纵使我不能克服怎样的诱惑，然而你们在我的足迹上寻不出什么不纯的东西来这一点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们不能不从我的死掉的地方，从新跨出步去。然而什么方向，怎样走法，那是虽然隐约，你们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究出来罢。

幼小者呵，将不幸而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带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

一九一八年一月《新潮》所载

阿末的死

有岛武郎

阿末在这一晌，也说不出从谁学得的，常常说起“萧条”这一句话来了：

“总因为生意太萧条了，哥哥也为难呢。况且从四月到九月里，还接连下了四回葬。”

阿末对伙伴用了这样的口吻说。以十四岁的小女孩的口吻而论，虽然还太小，但一看伊那假面似的坦平的，而且中间稍稍窈进去的脸，从旁听到的人便不由的微笑起来了。

“萧条”这话的意思，在阿末自然是不很懂。只是四近的人只要一见面，便这样的做话柄，于是阿末便也以为说这样的事，是合于时宜的了。不消说，在近来，连勤勤恳恳的做着手艺的大哥鹤吉的脸上，也浮出了不愉快的暗淡的影子，这有时到了吃过晚饭之后，也还是黏着没有消除。有时也看见专在水槽边做事的

母亲将铁餐（鱼名）的皮骨放在旁边，以为这是给黑儿吃的了，却又似乎忽然转了念，也将这煮到一锅里去。在这时些时候，阿末便不知怎的总感到一种凄凉的，从后面有什么东西追逼上来似的心情。但虽如此，将这些事和“萧条”分明的联结起来的痛苦，却还未必便会觉到的。

阿末的家里，从四月起，接着死去的人里面，第一个走路的是久病的父亲。半身不随有一年半，只躺在床上，在一个小小的理发店的家计上，却是担不起的重负。固然很愿意他长生，但年纪也是年纪了，那模样，也得不到安稳，说到照料，本来就不周到，给他这样的活下去，那倒是受罪了，这些话，大哥总对着每一个主顾说，几乎是一种说惯的应酬话了。很固执，又尊大，在全家里一向任性的习惯，病后更其增进起来，终日无所不用其发怒，最小的兄弟叫作阿哲的这类人，有一回当着父亲的面，照样的述了母亲的恨话，嘲弄道：“咦，讨人厌的爸爸。”病人一听到，便忘却了病痛，在床上直跳起来。这粗暴的性气，终于传布了全家，过的是互相疾视的日子了。但父亲一亡故，家里便如放宽了楔子。先前很愿意怎样的决计给他歇绝了的，使人不得安心的喘息的声音，一到真没有，阿末又觉得若有所失了，想再给父亲搔一回背了。地上虽然是融雪的坏道路，但晴朗的天空，却温和得爽神，几个风筝在各处很像嵌着窗户一般的一天的午后，父亲的死骸便抬出小小的店面外去了。

其次亡故的是第二个哥哥。那是一个连歪缠也不会的，精神和体质上都没有气力的十九岁的少年，这哥哥在家的时候和不在

家的时候，在阿末，几乎是无从分辨的。游玩得太久了，准备着被数说，一面跨进房里去的时候，谁和谁在家里，怎样的坐着，尤其是眼见似的料得分明，独有这一位哥哥，是否也在内，却是说不定的。而且这一位哥哥便在家，也并无什么损益。有谁一颦蹙，便似乎就是自己的事似的，这哥哥立刻站起来，躲得不见了。他患了脚气病，约略二周间，生着连眼睛也塞住了的水肿，在谁也没有知道之间，起了心脏麻痹死掉了。那么瘦弱的哥哥，却这样胖大的死掉，在阿末颇觉得有些滑稽。而且阿末很坦然，从第二日起，便又到处去说照例的“萧条”去了。这是在北海道也算少有的梅雨似的长雨，萧萧的微凉的只是下个不住的六月中旬的事。

二

八月也过了一半的时节，暑气忽而袭到北地了。阿末的店面里，居然也有些热闹起来。早上一清早，隔壁的浴堂敲打那汤槽的栓子的声音，也响得很干脆，摇动了人们的柔软的夜梦。写着“晴天交手五日”的东京角牴的招帖，那绘画的醒目，从阿末起，全惊耸了四近所有的少年少女的小眼睛。从札幌座是分来了菊五郎班^[1]的广告，活动影戏的招帖也贴满了店头，没有空墙壁了。从父亲故去以来，大哥是尽了大哥的张罗，来改换店面的模样。而阿末以为非常得意的是店门改涂了蓝色，玻璃罩上通红的写着“鹤床”^[2]的门灯，也挂在招牌前面了。加以又装了电灯，阿末所最写讨厌的擦灯这一种职务，也烟尘似的消得没有

影。那替代便是从今年起，加了一样所谓浆洗^[3]的新事情，阿末早高兴着眼前的变化，并不问浆洗是怎么一回事。

“家里是装了电灯哩。这很明亮，也用不着收拾的。”阿末这样子，在娃儿们中，小题大做的各处说。

在阿末的眼睛里，自从父亲一去世，骤然间见得那哥哥能干。一想到油漆店面的，装上电灯的都是哥哥，阿末便总觉很可靠。将嫁了近地的木匠已经有了可爱的两岁的孩子了的，最大的大姊做来送给他的羽缎的卷袖绳，紧紧的束起来，大哥是动着结实的短小的身体，只是勤勤恳恳的做。和弟兄都不像，肥得圆圆的十二岁的阿末的小兄弟力三，伶俐的穿着高屐齿的屐子，给客人去浮皮，分头发。一到夏天，主顾也逐渐的多起来了。在夜间，店面也总是很热闹，笑的声音，下象棋的声音，一直到深更。那大哥是什么地方都不像理发师，而用了生涩的态度去对主顾。但这却使主顾反欢喜。

有这样光彩的一家子里，终日躲在里面的只有一个母亲。和亡夫分手以前，嘴里没有唠叨过一句话，只是不住的做，病人有了絮烦的使唤的时候，也只沉默着，咄嗟的给他办好了，但男人却似乎不高兴这模样，仿佛还不如受那后来病死了的儿子这些人的招呼。或者这女人因为什么地方有着冷的处所罢，对于怀着温情的人，像是亲近暖炉一般，似乎极愿意去亲近。肥得圆圆的力三最钟爱，阿末是其次的宝贝。那两个哥哥之类，只受着疏远的待遇罢了。

父亲一亡故，母亲的状态便很变化，连阿末也分明的觉察了。到现在为止，无论什么事，都不很将心事给人知道的坚定的

人，忽然成了多事的唠叨者轻躁者，爱憎渐渐的剧烈起来了。那
谯河长子鹤吉的情形，连阿末也看不过去。阿末虽然被宠爱，比
较起来却要算不喜欢母亲的，有时从伊有些歪缠，母亲便烈火一
般发怒，曾经有过抓起火筷，一径追到店面外边的事。阿末赶快
跑开，到别处去玩耍，无思无虑的消磨了时光回来的时候，大哥
已经在店门外等着了。吃饭房里，母亲还在委屈的哭。但这已不
是对着阿末，却只是恨恨的说些伊大哥尚未理好家计，已经专在
想娶老婆之类的事了。刚以为如此，阿末一回来，忽而又变了讨
好似的目光，虽然便要吃夜饭，却叫了在店头的力三和伊肩下的
跛脚的哲，请他们去吃不知先前藏在那里的美味的煎饼了。

虽然这模样，这一家却还算是被四邻羡慕的人家。大家都
说，鹤吉既驯良，又耐做，现就会从后街店将翅子伸到前街去
的。鹤吉也实在全不管人们的背地里的坏话和揶揄，只是勤勤恳
恳的做。

三

八月三十一日是第二回的天长节，因为在先是凉暗，没有行
庆祝，所以鹤吉便歇了一天工。而且将久不理会的家中的大扫
除，动手做去了。在平时，只要说是鹤吉要做的事，便出奇的拗
执起来的母亲，今天却也热心的劳动。阿末和力三也都一半有趣
的，趁着早凉，勤快的去帮忙。收拾橱上时候，每每忽然寻出没
有见过的或是久已忘却了的东西来，阿末和力三便满身尘埃的向
角角落落里去寻觅。

“唉，看哪，末儿，有了这样的书本哩。”

“那是，我的。力三，正不知道那里去了，还我罢。”

“什么，”力三一面说，顽皮似的给伊看着闹。阿末忽而在橱角上取出满是灰尘的三个玻璃瓶来了。大的一个瓶子里，盛着通明的水，别一个大瓶和小瓶里是白糖一般的白粉。阿末便揭开盛着白粉的大瓶的盖子来。假装着将那里面的东西撮到嘴里去，一面说：

“力三，看这个罢。顽皮孩子是没分的。”

正说着，哥哥的鹤吉突然在背后叫出异常之尖的声音来了：

“干什么，阿末糊涂东西，要吃这样的东西，……真吃了没有？”

因这非常的威势，阿末便吐了实，说不过是假装。

“那小瓶里的东西，耳垢大的吃一点看罢，立刻倒毙，好险。”

说到“好险”的时候，那大哥仿佛有些碍口，凝视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装了吓人的眼睛向屋里的各处看。阿末也异样的悚然了，便驯顺的下了踏台，接过回来帮忙的大姊的孩儿来，背在脊梁上。

日中之后，力三被差到后面的丰平川洗神堂的东西去了。天气只是热，跟着也疲倦起来了的阿末，便也跟在后面走。仿佛在广阔的细沙的滩上，抛着紫绀色的带子一般，流下去的水里面，玩着精赤的孩子们。力三一见，这便忍无可忍似的两眼发了光，将洗涤的东西塞给阿末呼朋引类的跑下水里去了。而阿末也是阿末，并不洗东西，却坐在河柳的小荫下，一面眺望着闪闪生光的

河滩。一面唱着护儿歌给背上的孩子听，自己的歌渐渐的也催眠了自己，还是不舒畅的坐着，两人却全都熟睡了。

不知受了什么的惊动，突然睁开眼，力三浑身是水，亮晶晶的发着光站在阿末的前面，他的手里，拿着三四支还未熟透的胡瓜。

“要么？”

“吃不得的呵，这样的东西。”

然而劳动之后，熟睡了一回的阿末的喉咙，是焦枯一般干燥了。虽然也想到称为札幌的贫民窟的这四近，流行着的可怕的赤痢病，觉得有些怕人，但阿末终于从力三的手里接过碧绿的胡瓜来。背上的孩子也醒了，一看见，哭叫着只是要。

“好烦腻的孩子呵，哪，吃去！”阿末说着，将一支塞给他。力三是一连几支，喝水似的吃下去了。

四

这晚上，一家竟破格的团聚起来，吃了热闹的晚饭。母亲这一日也不像平时，很舒畅的和姊姊说些闲话。鹤吉愉快似的遍看那收拾干净的吃饭房，将眼光射到橱上，一看见摆在上面的那药瓶，便记起早上的事，笑着说：

“好危险，好怕人，对孩子大意不得。阿末这丫头，今天早上几乎要吃升汞哩……将这吃一点看罢，现在早是阿弥陀佛了。”

他一面很怜爱似的看着阿末的脸。这在阿末，是说不出的喜

欢。无论从哥哥，或是从谁，只要从男性过来的力，便能够分辨清楚的机能渐渐成熟了，那虽是阿末自己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知是害怕，还是喜欢，总之一想到这是不能抗的强的力，意外的冲过来了，阿末便觉得心脏里的血液忽然沸涌似的升腾，迸破一般的勃然的脸热。这些时节的阿末的眼色，使鹤床连到角落里也都像是成为春天了。倘若阿末那时站着，便忽而坐下，假如身边有阿哲，就抱了他，腻烦的偎他的脸，或者紧紧的抱住，讲给他有趣的说话。倘若伊坐着，便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站上来，勤恳的去帮母亲的忙，或者扫除那吃饭房或店面。

阿末在此刻，一遇到兄的爱抚，心地也飘飘然的浮动起来了。伊从大姊接过孩子来，尽情纵意的吸着面颊，一面走出店外去。北国的夏夜，是泼了水似的风凉，撒散着青色的光，夕月已经朗然的升在河流的彼岸。阿末无端的怀了愿意唱一出歌的心情，欣欣的走到河滩去。在河堤上，到处生着月见草。阿末折下一枝来，看着青磷一般的花苞，一面低声唱起“旅宿之歌”来了。阿末是有着和相貌不相称的好声音的孩子。

“唉唉，我的父母在做什么呢？”

这一唱完，花的一朵像被那声音摇起了似的，懵腾的花瓣突然张开了。阿末以为有趣，便接着再唱歌。花朵跟着歌声。但不出声的索索的开放。

“唉唉，我的同胞和谁玩耍呢？”

忽而有微寒的感觉，通过了全身，阿末便觉得肚角上仿佛针刺似的一痛。当初毫不放在心上，但接连痛了两三回，便突然记起今吃了的胡瓜的事来了。一记起胡瓜的事，接着便是赤痢的

事，早晨的升汞的事，搅成一团糟，在脑里旋转，先前的透澈的心地，毁坏得无余，为一种豫感所袭，以为力三不要也同时腹痛起来，正在给大家担忧么，又为一种不安所袭，以为力三莫不是一面苦痛着，将吃了胡瓜的事，阿末和孩子也都吃了的事，全都招认出来了么，于是便惴惴的回家来。幸而力三却一副坦然的脸，和大哥玩着坐地角抵或者什么，正发了大声在那里哄笑呢。阿末这才骤然放了心，跨进房里去。

然而阿末的腹痛终于没有止。这期间睡在姊姊膝上的孩子忽而猛烈的哭起来了。阿末又悚然的只对他看。姊姊露出乳房来塞给他，也并不想要喝。说是因为在别家，所以不行的罢，姊姊便温顺的回家去了。阿末送到门口，一面担心自己的腹痛，一面侧着耳朵，倾听那孩子的啼声，在凉爽的月光中逐渐远离了去。

阿末睡下之后，想起什么时候便要犯着赤痢的事来，几乎不能再躺着。力三虽然因为玩得劳乏了，睡得像一个死人，但也许什么时候会睁开眼来嚷肚痛，连这事都挂在心头，阿末终夜在昏暗中，映着伊的眼。

到得早上，阿末也终于早在什么时候睡着了，而且也全然忘却了昨天的事。

这一天的午后，突然从姊姊家来了通知，说孩子犯了很厉害的下痢。疼爱外孙的母亲便飞奔过去。但是到这傍晚，那可爱的孩子已不是这世间的人了。阿末在心里发了抖，而且赶紧惴惴的去留心力三的神情。

从早上起便不高兴的力三，到傍晚，偷偷的将阿姊叫进浴室和店的小路去。怀中不知藏着什么，鼓得很大，从这里面探出粉

笔来，在板壁上反复的写着“大正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这几个字，一面说：

“我今天起，肚子痛，上厕到四回，到六回了。母亲不在家，对大哥说又要吃骂……末儿，拜托你，不要提昨天的事罢。”

他成了哽咽的声音了。阿末早不知道怎样才好，一想到力三和自己明后天便要死，那无助的凄凉便轰轰的逼到胸口，早比力三先行啼哭起来。而这已被大哥听到了。

阿末虽如此，此后可是终于毫不觉得腹痛了，但力三却骤然躺倒，被猛烈的下痢侵袭之后，只剩了骨和皮，到九月六日这一日，竟脱然的死去了。

阿末仿佛全是做着梦。接续的失掉了挚爱的外孙和儿子的母亲，便得了沉重的歇斯迭里病，又发了一时性的躁狂。那坐在死掉的力三的枕边，睁睁的看定了阿末的伊的眼光，是梦中的怪物一般，在依稀隐约的一切之中，偏是分明的烙印在阿末的脑里。

“给吃了什么坏东西，谋杀了两个了，你却还嘻嘻哈哈的活着，记在心里罢。”

阿末一记起这眼睛，无论什么时候，便总觉得仿佛就在耳边听得这些话。

阿末常常走进小路去，一面用指尖摸着力三留下来的那粉笔的余痕，一面满腔凄凉的哭。

五

靠着鹤吉的尽力，好容易才从泥涂里抬了头的鹤床，是毫不

客气的溜进比旧来尤其萧条的深处去了。单是不见了力三的肥得圆圆的脸，在这店里也就是致命的损失。虽然医好了歇斯迭里病，而左边的嘴角终于吊上，成了乖张的脸相的母亲，和单在两颊上显些好看的血色，很消瘦，蜡一般皮色的大哥，和拖着跛脚的，萎黄瘦小的阿哲，全不像会给家中温暖和繁盛的形相。虽然带着病，鹤吉究竟是年青人，便改定了主意，比先前更其用力的来营业，然而那用尽了能用的力的这一种没有余裕的模样，实在也使人看得伤心。而阿姊也是阿姊，对阿末尤易于气恼。

这各样之中，在阿末一个人，没有了力三尤其是无上的悲哀，然而从内部涌溢出来的生命的力，却不使伊只想着别人的事。待到小路的板壁上消失了粉笔的痕迹的时候，阿末已成了先前一样的泼刺的孩子了。早晨这些时，在向东的窗下，背向着外，一面唱曲一面洗衣，那小衫和带子的殷红，便先破了家中的单调。说是只会吃东西，没有法，决定将叫作黑儿这一只狗付给皮革匠的时候，阿末也无论怎样不应承。伊说情愿竭力的做浆洗和袖抹布来补家用，抱着黑儿的颈子没有肯放。

阿末委实是勤勤恳恳的做起来了。最中意的去惯的夜学校的礼拜日的会里，也就绝了迹，将力三的高屐子略略弄低了些，穿着去帮大哥的忙。对阿哲也性命似的爱他了。即使很迟，阿哲也等着阿末的来睡。阿末做完事，将白的工作衣搭在钉上，索索的解了带子。赶紧陪阿哲一同睡。鹤吉收拾着店面而且听，低低的听得阿末的讲故事的声音。母亲一面听，装着睡熟的样子暗暗地哭。

到阿末在单衫上穿了外套，解去羽纱的垂结男儿带，换上那

幸而看不见后面，只缠得一转的短的女带的时候，萧条萧条这一种声音，烦腻的充满了耳朵了。应酬似的才一热便风凉，人说这样子，全北海道怕未必能收获一粒种子，而米价却怪气的便宜起来。阿末常常将这萧条的事，和从四月到九月死了四个亲人的事，向着各处说，但其实使阿末不适意的，却在因为萧条，而母亲和哥哥的心地，全都粗暴了的事。母亲哇哇的诃斥阿末，先前也并非全然没有，而现在母亲和哥哥，往往动不动便闹了往常所无的激烈的口角。阿末见母亲颇厉害的为大哥所窘，心里也会觉得快意，刚这样想，有时又以为母亲非常之可怜了。

六

六月二十四日是力三的末七。在四五日之前，过了孩子的忌日的大姊，不知为了缝纫或是什么，走到鹤床来，和哥哥说着话。

阿末今天一起床，便得了母亲的软语，因此很高兴。伊对姊姊，也连声大姊大姊的亲热着，又独自絮叨些什么话，在那里做洗脸台的扫除。

“这也拜托——这只有一点，请试一试罢。”

阿末因这声音回头去看，是有人将天使牌香油的广告和小瓶的样本分来了。阿末赶忙跑过去，从姊姊的手里抢过小瓶来。

“天使牌香油呢，我明天要到姊姊家里托梳头去，一半我搽，一半姊姊搽罢。”

“好猾呵，这孩子是。”姊姊失笑了。

阿末一说这样的笑话，在吃饭房里默默的不知做着甚事的母亲，忽然变了愤怒了。用了含毒的口吻，说道赶紧弄干净了洗脸台，这样好天气不浆洗，下了雪待怎样，一面唠叨着，向店面露出脸来。哭过似的眼睛发了肿，充血的白眼闪闪的很有些怕人。

“母亲，今天为着力三，请不要这样的生气了罢。”大姊想宽解伊，便温和的说。

“力三力三，你的东西似的说，那是谁养大的，力三会怎样，不是你们能知道的事。阿鹤也是阿鹤，满口是生意萧条生意萧条，使我做得要死，但看看阿末罢，天天懒洋洋的，单是身体会长大。”

大姊听得这不干不净的碎话，古怪的发了恼，不甚招呼，便自回去了。阿末一瞥那正在无可如何的大哥，便默默的去做事。母亲永是站在房门口絮叨。铅块一般的悒郁是涨满了这家的边际。

阿末做完了洗脸台的扫除，走出屋外去浆洗。还寒冷，但也可以称得“日本晴”的晚秋的太阳，斜照着店门，微微的又发些油漆的气味。阿末对于工作起了兴趣了，略有些晕热，一面将各样花纹的布片续续贴在板上。只有尖端通红了的小小的手指，灵巧的在发黑的板上往来，每一蹲每一站，阿末的身驱都织出女性的优雅的曲线的模样。在店头看报的鹤吉也怀了美的心，无厌足的对伊只是看。

在同行公会里有着事情。赶早吃了午饭的鹤吉走出店外的時候，阿末正在拼命做工作。

“歇一会罢，喂，吃饭去。”

他和气的说，阿末略抬头，只一笑，便又快活的接着做事了。他走到路弯再回头来看，阿末也正站直了目送伊的哥哥。“可爱的小子呵，”鹤吉一面想，却匆匆的走他的路。

也不和母亲叫吃午饭，阿末只是一心的工作。于是来了三个小朋友，说园游地正有无限轨道的试验，不同去一看么。无限轨道——这名目很打动了阿末的好奇心了。阿末想去看一回，便褪下卷袖绳，和那三个人一同走。

在道厅和铁道管理局和区衙署的官吏的威严的观览之前，稍有些异样的敞车，隆隆的发了声音，通过那故意做出的障碍物去，固然毫没有什么的有趣，但到久违的野外，和同学放怀的玩耍，却是近来少有的欢娱。似乎还没有很游玩，便骤然觉得微凉，忙看天空，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成了满绷着灰色云的傍晚的景色了。

阿末愕然的站住了，朋友的孩子们看见阿末突然间变了脸色，三个人都圆睁了双眼。

七

阿末回家看时，作为依靠的哥哥还没有回，只有母亲一个人在那里烈火似的发抖：

“饭桶，那里去了。为什么不死在那里的，喂。”给碰过一个小小的钉子之后，于是说，“要他活着的力三偏死去，倒毙了也不打紧的你却长命。用不着你，滚出去！”

阿末在心里也反抗起来，自己想道，“便杀死，难道就死

么，”一面却将母亲揭下来叠好了的浆洗的东西包在包袱里，便出去了。阿末这时也正觉得肚饥，但并没有吃饭的勇气，然而临出去时，将搁在镜旁的天使牌的香油，拿来放在袖子里的余裕，却还有的。阿末在路上想道，“好，到了姊姊家里，要大大的告诉一通哩。便教死，人，谁去死。”伊于是到姊姊的家里了。

平时总是姊姊急忙的迎出来的，今天却只有一个邻近寄养着的十岁上下的女孩儿，显着凄清的神气，走到门口来，阿末先就挫了锐气，一面跨进里间去，只见姊姊默默的在那里做针黹。因为样子不同了，阿末便退退缩缩的站在这地方。

“坐下罢。”

姊姊用了带刺的眼光，只对着阿末看。阿末既坐下，想要宽慰伊的姊姊，便从袖子里摸出香油的瓶来给伊看，但是姊姊全没有睬。

“你被母亲数说了罢。先一刻也到姊姊这里来寻你哩。”

用这些话做了冒头，里面藏着愤怒，外面却用了温和的口吻，对阿末说起教来。阿末开初，单是不知所以的听，后来却逐渐的引进姊姊的话里去了。哥哥的营业已经衰败，每月的实收糊不了口，因此姊夫常常多少帮一点忙，但是一下雪，做木匠的工作也就全没有了，所以正想从此以后，单用早晨的工夫，带做点牙行一般的事，然而这也说不定可如意。力三也死了，看起来，怕终于不能不用一个徒弟，母亲又是那模样，时时躺下，便是药钱，积起来也就是一大宗。哲是有残疾的，所以即使毕了小学校的业，也全没有什么益。单在四近，从十月以来，付不出房租，被勒令出屋的有多少家，也该知道的罢。以为这是别家的事，那

是大错的。况且分明是力三的忌日，一清早，心里怎么想，竟会独自无忧无虑的去玩耍的呵。便是不中用，也得留在家里，或者扫神堂。或者煮素菜，这样的帮帮母亲的忙，母亲也就会高兴，没人情也须有分寸的。说到十四岁，再过两三年便是出嫁的年纪了。这样的新妇，恐未必有愿意来娶的人。始终做了哥哥的担子，被人背后指点着，一生没趣的过活的罢，像心纵意的闹，现就讨大家的嫌憎，就是了。这样子，姊姊一面褶皱东西，一面责阿末。而且临了，自己也流下泪来：

“好罢，向来说，心宽的人是长寿的，母亲是不见得长久的了，便是哥哥，这么拼命做，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生病。况且我呢，不见了独养的孩子之后，早没有活着的意味了，单留下你一个，嘻嘻哈哈的闹罢。……提起来，有一回本就想要问的，那时你在丰平川，给孩子没有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么？”

“吃什么呢。”一向默默的低着头的阿末，赶散似的回答说，便又低了头。“便是力三，也一起在那里。……我也没有泻肚子的。”暂时之后，又仿佛分辩一般，加上了难解的理由。姊姊显了十分疑心的眼光，鞭子似的看阿末。

这模样，阿末在缄默中，忽然从心底里伤心起来了；单是伤心起来了。不知怎的像是绞榨一般，胸口只是梗塞起来，虽然尽力熬，而气息只促急，觉得火似的眼泪两三滴，轻微的搔着痒一般，滚滚的流下火热的面庞去，便再也熬不住，不由的突然哭倒了。

阿末哭而又哭的有一点钟。力三的顽皮的脸，姊家孩子的东舐西啜的天真烂漫的脸，想一细看，这又变了父亲的脸，变了母

亲的脸，变了觉得最亲爱的哥哥鹤吉的脸了。每一回，阿末感得那眼泪，虽自己也以为多到有趣的奔流，只是不住的哭。这回却是姊姊发了愁，试用了各样的话来劝，但是没有效，于是终于放下，听其自然了。

阿末哭够了之后，偷偷的抬起脸来看，头里较为轻松，心是很凄凉的沉静了，分明的思想，只有一个沉在这底里。阿末的脑里，一切执着消灭得干干净净了。“死掉罢，”阿末成了悲壮的心情，在胸中深深的首肯。于是静静的说道，“姊姊，我回去了。”便出了姊姊的家里。

八

因为事务费了工夫，点灯之后许多时，鹤吉才回到家里来。店面上电灯点得很明，吃饭房里却只借了这光线来敷衍。那暗中，母亲和阿末离开了，孑然的坐着。橱旁边阿哲盖了小衾衣，打着小鼾声。鹤吉立刻想，这又有了口角了罢，便开口试说些不相干的闲话来看，母亲不很应答，端出盖着碗布的素膳来，教鹤吉吃。鹤吉看时，阿末的饭菜也没有动。

“阿末为什么不吃的？”

“因为不想吃。”

这是怎样的可怜可爱的声音呵，鹤吉想。

鹤吉当动筷之前站起身来，走向神堂前面，对着小小的白木牌位行过一个单是形式的礼，顿然成了极凄凉的心情。因为心地太销沉了。便去旋开电灯，房里面立刻很明亮，阿哲也有些惊醒

了，但也就这样的静下去，只是添上了凄凉。

阿末不开口，将哥哥的碗筷拿到水槽旁，动手就洗。说明天再洗罢，也不听，默默的洗好了。回来时经过神堂面前，换了灯心，行一个礼，于是套上屐子，要走出店外去。

鹤吉无端的心动了，便在阿末后面叫。阿末在外面说道：

“因为在姊姊家里有一件忘了的事。”

鹤吉骤然生起气来：

“胡涂虫，何必这样的夜晚去，明天早上起床去，不就好么？”正说着，母亲因为要表示自己也在相帮，便接着说：

“只做些任性的事。”

阿末顺从的回来了。

三个人全都躺下之后，鹤吉想起来，总觉得“只做些任性的事”这一句话说得太过了，非常不放心。阿末是石头似的沉默着，陪阿哲睡着，脸向了那边。

在外面，似乎下着今年的初雪，在销沉一般的寂静里，昏夜深下去了。

九

果然，到第二日，在雪中成了白天。鹤吉起来的时候，阿末正在扫店面，母亲是收拾着厨房。阿哲在店头用的火盆旁边包着学校的书包。阿末很能干的给他做帮手。暂时之后，阿末说：

“阿哲。”

“唔？”阿哲虽然有了回答，阿末并不再说什么话，便催促

道，“姊姊，什么呢？”然而阿末终于不开口。鹤吉去拿牙刷的时候，看那镜子前面的橱，这上面搁着一个不会在店头的小碟子。

约略七点钟，阿末说到姊姊那里去，便离了家。正在刮主顾的脸的鹤吉，并没有怎样的回过头去看。

顾客出去之后。偶然一看，先前的碟子已经没有了。

“阿呀，母亲，搁在这里的碟子，是你收起来了么？”

“什么，碟子？”母亲从里间伸出脸来，并且说，并不知道这样的事。鹤吉一面想道，“阿末这丫头，为什么要拿出这样东西来呢？”一面向各处看，却见这摆在洗面台边的水瓮上。碟子里面，还黏着些白的粉一般的東西。鹤吉随手将这交给母亲收拾去了。

到了九点钟，阿末还没有回家，母亲又唠叨起来了。鹤吉也想，待回来，至少也应该嘱咐伊再上点紧，这时候，寄养在姊姊家里的那女孩子，气急败坏的开了门，走进里面来了。

“叔父，现在，现在……”伊喘吁吁的说。

鹤吉觉得滑稽，笑着说道：

“怎么了，这么慌张，……难道叔母死了么？”

“唔，叔父家的末儿死哩，立刻去罢。”

鹤吉听到这话，异样的要发出不自然的笑来。他再盘问一回说：

“说是什么？”

“末儿死哩。”

鹤吉终于真笑了，并且随宜的敷衍，使那女孩子回家去。

鹤吉笑着，用大声对着正在里间的母亲讲述这故事。母亲一听到，便变了脸相，跳着脚走下店面来。

“什么，阿末死？……”母亲并且也发了极不自然的笑，而忽又认真的说：“昨晚上，阿末素斋也不吃，抱了阿哲哭……哈哈，那会有这等事，哈哈。”一面说，却又不自然的笑了。鹤吉一听到这笑声，心中便不由的异样的震动。但自己却也被卷进里面了，附和着说道：

“哈哈，那娃儿说些什么呢。”

母亲并不走上吃饭房去，只是憬然的站着。

其时那姊姊跳着脚跑来了。鹤吉一看见，突然想到了先刻的碟子的事——仿佛受了打击。而且无端的心里想道“这完了”，便拿起烟袋来插在腰带里。

十

这天一清早，阿末到过一回姊姊这里来。并且说母亲服粉药很难于下咽，倘还剩有孩子生病时候包药的粉衣，便给几张罢。姊姊便毫不为意的将这交给伊了。到七点钟，又拿了针黥来，摊在门口旁边的三张席子的小房里。这小房的橱上是放着零星物件的，所以姊姊常常走进这里去，但也看不出阿末有什么古怪的模样，单是外套下面倒似乎藏着什么东西，然而以为不过是向来一样的私下的食物，便也不去过问了。

大约过了三十分，阿末站起来，仿佛要到厨下去喝水。没了孩子以来，将生水当作毒物一般看待的姊姊，便隔了纸屏诃斥阿

末，教伊不要喝。阿末也就中止，走进姊姊的房里来了。姊姊近来正信佛，这时也擦着白铜的佛具。阿末便也去帮忙。而且在三十分左右的哮喘之间，也殊胜的坐在后面听。然而忽然站起，走进三张席子的小房里去了。好一会，姊姊骤然听得隔壁有呕吐的声音，便赶急拉开纸屏来看，只见阿末已经苦闷着伏下了。无论怎么问，总是不说话，只苦闷。到后来，姊姊生了气，在脊梁上痛打了二三下，这才说是服了搁在家里橱上面的毒。而且谢罪说，死在姊姊的家里，使你为难，是抱歉的事。

跑进鹤吉店里来的姊姊，用了前后错乱的说法，气喘吁吁的对鹤吉就说了这一点事。鹤吉跑去看，只见在姊姊家的小房里铺了床，阿末显着意外的坦然的脸，躺着看定了进来的哥哥。鹤吉却无论如何，不能看他妹子的脸。

想到了医生，又跑出姊姊家去的鹤吉，便奔到近地病院了。药局和号房，这时刚才张开眼。希望快来，再三的说了危急，回来等着时，等了四十分，也不见有来诊的模样。一旦平静下去了的作呕，又复剧烈的发动起来了。一看见阿末将脸靠在枕上，运着深的呼吸，鹤吉便坐不得，也立不得。鹤吉想，等了四十分，不要因此耽误了罢，便又跑出去了。

跑了五六町之后，却见自己穿着高屐子。真糊涂呵，这样的時候，会有穿了高屐子跑路的人么，这样想着，就光了脚，又在雪地里跑了五六町。猛然间看见自己的身边拉过了人力车，便觉得又做了糊涂事了，于是退回二三町来寻车店。人力车是有了，而车夫是一个老头子，似乎比鹤吉的跑路还慢得多，从退回的地方走不到一町，便是要去请的医生的家宅。说是一切都准备了等

候着，立刻将伊带来就是了。

鹤吉更不管人力车，跑到姊姊家的里，一问情形，似乎还不必这般急。鹤吉不由的想，这好了。阿末一定弄错了瓶子的大小，吃了大瓶里面的东西了。大瓶这一边，是装着研成粉末的苛性加里的。心里以为一定这样，然而也没有当面一问的勇气。

等候人力车，又费了多少的工夫。于是鹤吉坐了车，将阿末抱在膝上。阿末抱在哥哥的手里，依稀的微笑了。骨肉的执着，咬住似的紧张了鹤吉的心。怎样的想一点法子救伊的命罢，鹤吉只是这样想。

于是阿末搬到医生家里。楼上的宽广的一间屋子里，移在雪白的垫布上面了。阿末喘息着讨水喝。

“好好，现就治到你 not 口渴就是了。”

看起来仿佛很厚于人情的医生，一面穿起诊察衣，眼睛却不离阿末的静静的说。阿末温顺的点头。医生于是将手按在阿末的额上，仔细的看着病人，但又转过头来向鹤吉问道：

“升汞吃了大约多少呢？”

鹤吉想，这到了运命的交界了。他惴惴的走近阿末，附耳说：

“阿末，你吃的是大瓶还是小瓶？”

他说着，用手比了大小给伊看。阿末张着带热的眼睛看定了哥哥，用明白的话回答道：

“是小瓶里的。”

鹤吉觉得着了霹雳一般了。

“吃，……吃了多少呢？”

他早听得人说，即使大人，吃了一格兰的十分之一便没有命，现在明知无益，却还姑且这样问。阿末不开口，弯下示指去，接着大指的根，现出五厘铜元的大小来。

一见这模样，医生便疑惑的侧了头。

“只是时期候乎有些耽误了，……”

一面说，一面拿来了准备着的药。剧药似的刺鼻的气息，涨满了全室中。鹤吉因此，精神很清爽，觉得先前的事仿佛都是做梦了。

“难吃呵，熬着喝罢。”

阿末毫不抵抗，闭了眼，一口便喝干。从此之后，暂时昏昏的落在苦闷的假睡里了。助手捏住了手腕切着脉，而且和医生低声的交谈。

大约过了十五分，阿末突然似乎大吃一惊的张开眼，求救似的向四近看，从枕上抬起头来，但忽而大吐起来了。从昨天早晨起，什么都未下咽的胃，只吐出了一些泡沫和黏液。

“胸口难受呵，哥哥。”

鹤吉给在脊梁上抚摩，不开口，深深的点头。

“便所。”

阿末说着，便要站起来，大家去扶住，却意外的健实起来了。说给用便器，无论如何总不听。托鹤吉支着肩膀，自己走下去。楼梯也要自己走，鹤吉硬将伊负在背上，说道：

“怎么楼梯也要自己走，会摔死的呵。”

阿末便在什么处所微微的含着笑影，说道：

“死掉也不要紧的。”

下痢很不少。吐泻有这么多，总算是有望的事。阿末因为苦闷，背上像大波一般高低，一面呼呼的嘘着很热的臭气，嘴唇都索索的干破了，颊上是涨着美丽的红晕。

十一

阿末停止了诉说胸口的苦楚之后，又很说起腹痛来了。这是一种惨酷的苦闷。然而阿末竟很坚忍，说再到一回便所去，其实是气力已经衰脱，在床上大下其血了。从鼻子里也流了许多血。在攫着空中撕着垫布的凄惨的苦闷中，接着是使人悚然的可怕的昏睡的寂静。

其时先在那里措办费用的姊姊也到了。伊将阿末的乱麻一般的黑发，坚牢不散的重行梳起来。没有一个人不想救活阿末。而在其间，阿末是一秒一秒的死下去了。

但在阿末，却绝没有显出想活的情形。伊那可怜的坚固的觉悟，尤其使大家很惨痛。

阿末忽然出了昏睡，叫道“哥哥”。在屋角里啜泣的鹤吉慌忙拭着眼，走近枕边来。

“哲呢？”

“哲么，”哥哥的话在这里中止了。“哲么，上学校去了，叫他来罢？”

阿末从哥哥背转头去，轻轻的说：

“在学校，不叫也好。”

这是阿末的最后的话。

然而也仍然叫了哲来。但阿末的意识已经不活动，认不得阿哲了。——硬留着看家的母亲，也发狂似的奔来。母亲带来了阿末最喜欢的好衣裳，而且定要给伊穿在身上。旁人阻劝时，便道，那么，给我这样办罢，于是将衣服盖了阿末，自己睡在伊身边。这时阿末的知觉已经消失，医生也就任凭母亲随意做去了。

“阿阿，是了是了，这就是了。做了做了。做了呵。母亲在这里，不要哭罢。阿阿，是了。阿阿，是了。”母亲一面说，一面到处的抚摩。就是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半，阿末便和十四年时短促的生命，成了永诀了。

第二日的午后，鹤床举行第五人的葬仪。在才下的洁白的雪中，小小的一棺以及与这相称的一群相送的人们，印出了难看的污迹。鹤吉和姊姊都立在店门前，目送着这小行列。棺后面，捧着牌位的跛足的阿哲，穿了力三和阿末穿旧的高屐子，一颠一拐高高低低的走着，也看得很分明。

姊姊是揉着念珠默念了。在遇了逆缘的姊姊和鹤吉的念佛的掌上，雪花从背后飘落下来。

大正五年（1916）一月《白桦》所载

注释

[1] 尾上菊五郎是明治时代有名的俳優之一人。

[2] 日本的理发店多称床，犹如中国的多称馆。

[3] 将布帛之类洗过，加了浆糊，帖在板上晾干，他们谓之张物。

亡 姊

长与善郎

这是明治二十七年夏天的事情，正是日清战争开始不久的時候。我刚才六岁，同每年一样的跟着许多兄姊，中间还夹着亲戚家的人，往镰仓海滨院边的一所整洁的别庄去避暑。

这时候在我家总算是安乐的时代，在德国留学了十多年的长兄于一年前归国，不久就结婚了。其次的一个长姊，也嫁到别人家去了。父亲虽然已经五十四五岁，却还富于办事的精力，到处奔走，正在很忙碌的活动的時候，母亲也很康健，其他的小孩们也没有一个害病，大家热闹的过愉快的日子。

就是在镰仓，最小的小儿子的我被人叫作“缺齿的顽皮”和“哥儿”，^[1]被大家所嘲弄，便要执拗，叫喊，或是戏弄或恶作剧，但也总是为人家所珍重所爱怜。那时候的记忆虽然已极朦胧了，有几件妙的事情却还是好好的记着。

在此刻虽然有近万的人住在那里，别庄什么也很多了，那时说是镰仓，实在还是一个偏僻的乡村，记得只有 Y 君和 O 君的

别庄，此外虽或还有，也极寥寥，近地都满种着白薯西瓜香瓜和荞麦等，什么偷西瓜这些事很是流行。我们也差不多每晚跟了书生等人，从近旁满种西瓜的田里，——对于母亲原是隐瞒着的，——拣那大的很轻便的偷摘三四个，抱了回来。倘若去买，大的也不过七八分钱一个，但是夜里悄悄的出去偷的这件事情，很有趣味，所以坦然的常常去做。偷来的小的西瓜，大抵随后一定将他里边的肉挖空，皮外面雕刻上富士山等花样做成“西瓜灯”。

有一个名叫阿吉的卖鱼的人，时常拿了新鲜的鱼到家里来卖。有一天对母亲说，“近来因为儿子上学校去，（那时候在长谷有一个很小的学校设立起来了。）所以每月学费要被拿去五分钱哩！”母亲听了，不禁笑将起来。这事也还记得。

在风止息了的平静的傍晚，兄弟五人——我们本来有八个兄弟，但那时在那里聚会的，记得的确只有五人，——合在一起，直到四边暗黑，略略过于风凉的时候，大家手拉着手，在海岸或松原里愉快的散步。我在无论何时，总是挟在悌兄——其中最大的哥哥——和比我大九岁的藤姊（Chinesan）——名叫藤子，但我们总是这样的叫伊^[2]——的中间。很高兴的喧闹着。藤姊常用了优美的声音唱着那“风和波护送了……”的歌，大家也模仿了唱着。有时候模仿宿在海滨院的西洋人的跳舞，或纵或跳，或互相鞠躬的游嬉。这时候的快乐，我相信终生不能忘记。

我许多兄姊之中，我不知怎的最喜欢藤姊。藤姊是一个在日本人里少见的皮色白皙，性情和蔼的好人。父亲和母亲关于这个阿姊似乎平常也颇自夸，现在从照片上看来，并不是所谓美人式

的一定的姿色，但是有说不尽的优美和温雅，而且与人以一种花霞^[3]似的淡淡的温暖的感觉，这是我所相信的。我非常喜欢藤姊的缘故，也并非单为这个阿姊很怜爱我，所以任意的反射的觉得喜欢，更精细的说来，我喜欢这个阿姊同时也十分的尊敬。

那时我们东京的家，在麻布内田山的山坡上面。漆成紫色的木造的洋房的下面有长着青草的庭院，现在走去时一点都不广阔，那时却觉得是非常之大的一个院子。这草原的边界用木瓜丛编成的篱笆，沿着洋房曲折的排列着。到四五月，从柔软的土里发出甘甜的气息来的时候，木瓜便很美丽的开放淡红的白的红的花朵，我们常常从花萼里去舔甜的蜜汁。我还很明了的记得，在这里踏了紫云英和蒲公英的花捉迷藏（Onigokko）的时候，藤姊嗒嗒的叫着，露出了白的足胫，向我追来的登登的足音。我虽然小，却跑的颇快，但是也愿意被藤姊所捉住，所以便即被捉了。还有每天早晨，我一定偷偷的爬到母亲的〔空〕棉被里去，从温暖的夜衣^[4]中间将头伸进伸出的闹着玩，那时并排睡着的藤姊说道，“善郎（Yocchan），你又……”这个笑嘻嘻的面貌，我也还记忆着。

下午吃点心时候，一定将好吃的地方许多分给我。这事略略成了流弊，后来我凡遇见别人不将好吃的地方分给我，便要平发起怒来。

藤姊是天性慈悲的人，对于弱的小的可怜的东西，同情心很强，在乞丐前面，倘不给他钱，无论怎样是走不过去的。在我看来，这决不是出于做作，实在是从天真烂漫的慈悲心出来的，我现在还是这样相信。阿姊因为我最小，有同父母早别的运命，所

以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好意，也未可知。

那时女学校里大约是教着舞蹈，阿姊也在练习。其实也只是幼稚的东西罢了，我却因为这是藤姊的事情，觉得很巧妙。一天晚上我们一家去赴亲戚家的宴会，大家要叫阿姊和伊同级的朋友那家的名叫光子的女儿，同演学校里所教的“金刚石”的一种舞蹈，两个人便舞了起来。我虽然还小，但是阿姊的赞美者，所以对着在旁的同伴的女儿，说自己的阿姊的舞蹈高妙得多，要超过一级罢，莫名其妙的自夸，其实那舞蹈当然并不是那样的了不得。

这年（二十七年）里，因为中元的缘故罢，我们兄弟们将母亲留在后边，先往镰仓去了，过了一礼拜，母亲才从东京赶来。那时别的兄弟们都大喜的陆续到门口去迎接，母亲因为看不见我，便问“哥儿在那里呢？”阿姊笑了说，“太高兴了，出不来了，躲在什么地方呢。”我当时终于被母亲寻着抱住了的时候，高兴的半分执拗着，哭着笑起来了。现在想象起来，觉得可笑，但可见我是这样很有点女性的孱弱的养育下来的了。

海滨院里有西洋的报纸到来，里边似乎载着虚报：什么日本的海军被支那舰队击得粉碎，定远镇远这些大军舰什么时候出现在镰仓海口加以炮击都说不定；我听了这种风说很害怕，也正是这时候的事情。阿姊总是说，“不要紧，日本人是忠义的，暂时败了，末后总会得胜的。……那样的支那人手里，会输给他的么？……”这样说着，安慰我和美姑——比我大两岁的阿姊，——伊自己的心里大约也是惊惶着的。

我们兄弟们都比较的和睦的游嬉着。我对于谁都没有嫌恶，

偶然吵闹起来，藤姊总帮助最小的我，也不去申斥别的兄弟们，只是温和的抚慰，所以在我们中间真是一个柔和的主权者调停者。我们对于这个主权者的话，无论什么都柔顺的听从。倘从我们中间拔去了这柔和的主权者，那时应当怎样的无聊寂寞，在我们心里都各自感着。

我只有过一回，对于这个主权者反抗而且发怒。这是在一天下雨的时候，我从滑川的河岸，捉了一个小乌龟，很高兴的带回家，珍重的饲养着，这天晚上阿姊悄悄的将他放走了。那时我发怒，至于打了阿姊。但我对于阿姊的反抗，一生也只有这一回。

我们的习惯，早晚两次去海水浴。回想起来，我那时对于海水浴并不怎样喜欢。有一回在水际曾经被波浪很凶的推了一跤，又在亲戚的男人四郎的粗腕上，搁住了肚腹，危险似的同小乌龟一般的动着手脚〔学游泳〕也觉得可怕，所以还是在沙上筑城，或者捉红蟹，这种游嬉更是可喜。

藤姊是活泼的人，喜欢海水浴，但也自然不大能游泳。在海水刚到胸下的地方，抓住了木板，砰匐的击水，已经是绝顶了。其余的人也都是相差不多，能够向站不着的海口方面出去游泳的。只有悌兄，姓濂户的书生和名叫与介的车夫罢了。我们大约游泳或嬉戏了二十分钟之后，走过一町余的松林路，回家来吃早饭或晚饭，是一定的例。穿着紫色箭形飞白染的衣服，活泼的从沙山跑下去的藤姊的姿态，如今还是映在我的眼前。

八月十四日是晴朗的天气。早上我为了什么缘故，停了海水浴，同母亲两个人留在家里。忽然的美姑从对面沙山喘息着运着短小的脚步跑来，将近别庄的时候，用了哭泣似的尖细声音叫喊

道，“藤姊被冲去了！”母亲抛了一切，赤着脚忙乱的从板廊跳下，向海岸奔去。我也莫名其妙，总只觉得“不得了”，也赤着脚跟了母亲走。正在家里修理屋顶的工人，也跳下来，一同奔向海边去。

到得海岸一看，照在强烈的夏天日光底下的海，似乎非常平静的摊着。这以后我只是张张皇皇的，事情怎样了，我不大明白。只有后来从别人听来的话，还同自己的记忆一样，约略记得。

那一天据说是强的退潮的日子。母亲自然是不知道这些事。阿姊本有些不很想要去，因为天气很好，所以硬劝了叫伊到海边去。一面用杨枝〔刷着牙齿〕，用手巾包着头发的阿姊的脸，从下而望去很美丽，这原来是最后的一见了，母亲在近时曾经这样的说。

退潮的时候，水面同镜一般，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但水底有强大的力，往海口那边牵扯。再去打听，平常从稻村崎或村木座陆续出发的渔船，当日在海面上一只不出现，并排着搁在沙上。梯兄一个人照例向着由井滨偏左的斜着游泳过去，以后只剩了一个车夫与介，和女人小孩了。阿姊抓住了木板，正同平常一样砰匐的击水，被从后面来的浪头用力的一卷便是结局，即使在浅的地方，水底的牵扯的力量大约也并非微弱的闺女的气力所能够踏得住，所以忽然的被冲了二町余，向着海口流去。与介赶紧游去，其时阿姊的身体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女人的黄的头发在离海岸十余町的海面上隐约出现，叫做勇哥儿的十二岁的阿哥拼命的跑到舟夫那里，托他开船出去，美姑也尽力的到别庄里来送

信。悌兄听了海岸上的呼声，也知道了，忘我似的向着阿姊这方面游去。船拖延了一会，这才开出去了。但是万事都已经迟了。母亲一面叹着气，狂人似的将书生和舟夫逼着出发的时候，阿姊的身体已经在稻村崎附近的海上，像木片或什么似的，不能确认，或隐或现的这个时候了。

然而与介很能游泳，终于到了阿姊的地方了。可是他抓住了阿姊的瘫软的身子的时候，与介也已经没有再游泳回来的余力了。暂时之间只是和阿姊一同沉下去，又一同的浮上来，慢慢的被冲到海口外边去。在海岸上据说还微微的听到阿姊的呼声。但是两只三只接连的出去的船，也只是徒然的在海上彷徨。溺在水里渐渐的远去的阿姊的形态，已经不甚和车夫出现到水面上来了。末后却望见有一个黑影，从水面拉到船上来，山坡上的人看这只船的近来，当作唯一的希望，都伸着脖颈等候着。原来被救的不是阿姊，却是与介。他终于再也拉不住阿姊，放了他的手了。与介暂时受了救治，渐渐的回复过来，但是阿姊的形态终于不见了。那时我们小人们很恨这被救的与介。只要他不放手，阿姊当然也一同救起来了，他真是不忠的无情的东西，我们这样说着，憎恶与介，甚至于愤激的说阿姊是为了与介而死的。

船一只两只的接连着徒然的回来。悌兄跪在浪打的岸际，“母亲，藤子没有救了，……请你饶恕！”这样说着号哭起来的时候，被许多小孩一齐哭了围绕着的母亲的心情，——阿姊本身的苦难，自然也很可体察，——至今想起来，实在是不能忍受。

详细的事情虽然忘记了，别庄方面便即将“藤病危”的电

报向各方发出。海上再派船出去，着手搜索。本来在为公事在箱根的父亲，留在东京的长兄夫妇，在横滨的次兄，亲戚家的人，到了下午都齐集在这狭小的别庄里，哭泣哀悼。母亲说今天恰巧不愿意去的阿姊，无理的劝了叫伊到海里去，这是自己故意的遣伊去死的，阿姊是被自己所害死的，这样说了不可堪的哀悔，在父亲面前贴地的拄着两手〔谢罪〕，哭到俯伏着了。平常镇静的父亲，〔这时候〕也起了脑充血，流下鼻血来。过了一会，“藤溺气”的电报，又向各方发出去。

一切都是迷茫昏乱。怎样的经过，我不曾的确的记忆。只是大约在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母亲忽然的说，在海岸的方面，的确听得呼声。我们也似乎觉得细细的微微的但是明了的听到阿姊的声音。于是将我们小孩留下，大家点了灯笼，陆续的往海边去，凭空叫唤着，或是打发船出去。

那时候是连夜的明月。喜欢月色的阿姊常常同了极和睦的悌兄两个人，从夜里十点钟时分，往海边赏月去。或者许多人浴着月光捉迷藏的时候，也学有的。张大了眼，在床上不安的动着的美姑和我，终于爬出到板廊上，茫然的怨恨似的望着在黑的松林之间辉耀的金色的海面，怀着憎恶梦中似的听着仿佛逼近的波声。直到昨夜为止，常到我们小小的枕边，可爱的讲各种的话使我们就眠的那藤姊，现在只是一件浴衣，更没有呻呼的气力，独自一个人在寒冷的水上，浴着凄厉的月光，漂泊在那里呢。想到这里，不禁出了声，两个人大哭起来了。但是一方面对于这藤姊真是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了这一件事，又还未能习惯。总只觉得可怕的骚扰开始了，仿佛在梦中看着模样。

见了人家的哭，母样的顷刻瘦损了变成了狂人的样子，也自忽然觉得悲哀，或是害怕，但这也并非从心底里出来，看着四边不时的聚集了许多人器器的喧扰着，又奇妙的觉得热闹而且有趣。而且收拾玩具什么回东京去的这件事，无端的觉得快乐，当时也还有这样思想的余裕。但从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别的，只是张皇着罢了。

这回一定得救，藤姊将被他们带了回来罢，这样说着，两个人都不安的等着，到了清早的五点钟，大家悄然的萧索的回来了，自然谁都不曾带着。

这样的两天在梦里过去了。其间打发船出去，又将神佛的护符和木株，许多棵的投到海里去，可是一点都没有用。

第三日的一天里，阿哥和亲戚的男人许多人从江之岛开船，过了七里滨将近稻村崎的海口的时候，突然在近旁的水面，浮起一个闰女的身体来。以为永久葬在海底了的阿姊的尸身，在夏天的赫灼的日中，偶然的遂被拉上到这船上来了。

我在母亲络了袖绊敏捷的收拾着放在板上的阿姊的尸身的时候，只是害怕似的偷偷的瞥见阿姊的闭着眼的白的阴郁的面貌和散乱的长的黑发。阿姊的身体上，不知道被岩石所擦，还是为鱼所咬，各处都有伤痕，沁出血水，头发上满缠着水藻，到后来听得人家是这样说。

正是那天的前夜的事情。母亲因为天气太热睡不着，夜半独自一个走到月光照着的板廊上去乘凉。过了一刻，母亲又回到床上来，忽然向帐子里望去，觉得在自己旁边睡着的柔细绰约的阿姊的姿态，不知怎么在映进来的月光底下，正如剥了皮的大树的

干段什么一般，拥肿的躺着。这个印象之凄厉，母亲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原来这不过是无凭的错觉，立即知道了；但是母亲后来说起，这时候的阿姊的印象，正同溺死了上来的时候的阿姊的姿态一般无二。然而母亲恐怕这怪异的话要污了阿姊的美而神圣的印象，所以不愿意说，对谁也不曾讲过。我听到这话，也还是近日的的事情。

我们的温和的藤姊，这样的以十六岁的夏天为末期，死了，这极凄惨的死了。

第二天，阿姊的尸身敛在棺里，同了悲叹的父母兄弟亲戚知人，运到东京的自家去了。在夏蝉喧嚣的叫着的八月中旬，设在微暗的十席^[5]的正室里的阿姊的佛坛，^[6]面前，法华宗的和尚每晚念经的凉凄的声音，至今还觉得在我们的胸中，很有节奏的反响。

两三天以后，阿姊葬在谷中的墓地里去了；但是在第二年正值周年忌的时候，母亲说将阿姊独自一个人葬在谷中的阴气寂寞的土里，总是太可怜了，于是便将坟迁到和自家相近的日光很好而且阳气的青山来了。

自从这回灾难以后，我们的家庭正与先前的长闲的愉快相反，实在变了暗淡的寂寞的了。父亲生了脑病，以前的精力顿然失却，母亲逐日的衰弱下去，损了健康，好久患着歇期迭里症。父亲在清早的时候，窥看着苍白的两颊下陷的母亲的平静的睡容，心里猜疑这可不是死了么，这种事情也常有之。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也失了快乐，像先前那样的从心里笑出来，大家喧扰着的事情，也不大有了。自此以来我们的家庭里没有遇见春天的时

候，似乎觉得始终只是在秋冬中经过。兄弟的人数多了，或者缺少一个人，是当然的事，也未可知；但是死是那样的死，人又是那样的人，所以在我们一家里，实在是一个大的打击。时日渐渐过去，我对于阿姊的死也渐渐的痛切的感到，坐在佛坛面前一心念着经的母亲背后，没有一回不哭，每每因了什么事情，想记藤姊来，或在梦中看见。母亲莫说镰仓，便是平常的海也不愿意见了，觉得也是无怪其然的。

我还一点人事都不知道的时候，在多有波澜的家庭里长大，与母亲共受苦辛的阿姊，在七八岁时患了别的兄弟所都没有的肺病。医生看了阿姊的细小的胸膈，对父亲说这是无论如何不能长命的体格。直到十二三岁为止，阿姊总是胸部缚着湿褙的绷带。八岁的时候，曾同父母到过热海，有一回走过源汤的前面，阿姊一个人蹒跚的走到上升的水汽的旁边，用小手抓住了铁栅门，行那深呼吸，父母看了不禁掉下泪来。无论怎样，似乎阿姊生来原是短命的了。

父亲取了一个“珠光院秋露妙圆童女”的法名，^[7]亲自写了墓碑，刻在可爱的花冈石上面，立在谷中的墓地，到今年已经是十八年了。这期间父亲死了，长兄也死了。但是在我的脑里，不知为什么缘故，我在幼小时候遇见的阿姊的死的记忆，在现今仍是最强烈最新鲜的刺激，反复的出现。而且每想到这个的时节，心中觉得平常将感伤的（Sentimental）这件事一概排斥的事情，实在是空虚而且毫无意义的。

阿姊如生存着，今年正是三十四岁了。这期间阿姊怎样的变化了罢，这不能知道。或者在那时死了，在阿姊正是最幸也未可

知。但在我因为近亲的女人得了若干对于女性的不快与误解，而且此外不大有认识的女人的我，只有在想起幼少时候的薄命的阿姊的面影的时节，才能真实的感到女性的温情罢了。从顺而且温雅，快活而且在朦胧的瞳子底下潜着眼泪的阿姊，在我这是一种美而温和的偶像罢。

明治四十五年（1912）三月五日

注释

- [1] 缺齿的顽皮（Misoppa no amattare）——顽皮原意是发娇，又 Misoppa（味噌齿）专指小孩毁齿以前，门牙碎落，仅存黑色牙根之称。
哥儿东京语作（Bocchan），源出（Bōsan），义云和尚。此处所用为 Bonchi，系大阪语，含嘲弄之思，故本文云云。
- [2] 藤姊本应作 Fujinesan 省作 Jinesan，又转作 Chinesan，所以本文这一句申明其故。
- [3] 花霞（Hanakasumi），谓花盛开时，花光映发，远望如红霞，大抵形容樱花时节的景色。
- [4] 夜衣（Kaimaki）如棉衣而大，被之一种。
- [5] 一席长六尺，宽三尺，十席即一百八十方尺的面积。
- [6] 佛坛即死者的神位，日本通称死者曰佛（Hotoke）故云。
- [7] 日本大多数奉佛教，死后别取法名镌石，俗名略而不书，成则书于碑的阴侧。

山上的观音

长与善郎

山上的岩室里有一尊观音。

一天的晚间，一个女人前来访问，说道，

“尊贵的观音大士。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我的家里，一直到今年的春天为止，是为人家所歆羡的那样富裕而且幸福的家庭。但是这个幸福忽然的倒塌了。丈夫欺骗着我，他暗地里和别个女人私通着了。”

“这是常有的事情。”观音说。

“而且不但如此，我的可爱的小孩得了急病，突然的死了。”

“很可怜的，——却是常有的事情。”

“这是常有的事情，自然我也知道的。但是无论怎样说是常有的事情，我终是不能忘怀。”

“那是知道的。所以我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你的丈夫决不是无情的男子，因了你的可爱的小孩死了的事情，他也略为觉醒了罢。”

“是的。我将小孩的冷而且硬的小小的两手，拱着放在刚才苦痛着的胸前，恸哭了的时候，丈夫见了这情形以后，便骤然变成别一个人的样子了。他流着泪喃喃的说。这都是我的报应，请你饶恕我罢。”

“那么你也有了饶恕你丈夫的意思了罢。”

“是的。我从见了正同你一样的小孩的死的容貌，见了丈夫真正改悔的情形之后，我反觉得要对丈夫谢罪，忏悔对他无情的罪过了。”

“可怜的人们呵。”

“但是，观音大士，我们虽然这样的互相饶恕了，运命却还不肯饶恕我们。丈夫经营着的商业，突然的倒坏了。”

“你们向来将应该落在人家手里的东西，自己拿得未免太多了。”

“这虽然是如此，但是做着同我们一样的事，却一点都不曾遇见恶运的人，正多着呢。只有我们是命运不好罢了。人们将自己的事情搁起，并不想自己只是运好，却来冷笑我们的不幸。大家说着同情似的话，肚里却正觉得爽快哩。”

“怨恨那些事情，有什么用呢。你们除了悔恨当初模仿不好的人的行为，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了，悔不曾去营诚实的正当的商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们应该悔恨自己信托着恶运来时立即倒坏的那种东西，却安心着的那愚蠢。但是在这悔恨的中间，倘若夹杂着一点怨恨别人或是嫉妒的不纯的心，你们就不能得救了。”

那女人和观音说着种种的话，谈了好久。这时候女人的心渐

渐的安静清爽了，而且不知怎的变成一种光明幸福的心情了。

“观音大士，我的丈夫正苦闷着，烦恼着。他说，比死还要苦闷。这两三日里饭也不吃，夜里也不睡，完全瘦损了。我不忍看他这个样子了。我想用了观音大士的利益，在丈夫的心里，也给他一点平和。”

“可怜的男子呵。我也想给他这样做。”

“观音大士，虽然是很对不起，你不能同我到家里去走回一么，你不能去安慰我的丈夫，使他省悟么？”

“我在这里不能移动，”观音答说。

“为什么不能呢？观音大士所不能到的地方，岂不是应该没有的么？”

“我什么地方都去，凡是我所想去的地方。但是被人家招引了，被人家牵拉着，却是不去。同人们一般的用这个身子走着，却是不去。”

“那么，不和我一同去也可以的。我并不是来招你去，我只是恳求罢了。”

“我知道你的家。倘若我想去，就是你不来恳求，我也会去的。”

“那么你肯来么？”

“这便是我也不知道。你的丈夫真是叫我的时候，我可以去。但是我的身子不得不在这里，因为人们以为我在这里的，都到这里来见我。但便是到这里来见我的人，也未必真是都见到我了。要真是见到我，必须真心的爱我，叫我，为了我的缘故无论什么东西都肯抛弃才行。这样的人将我当作自己的东西，而且我

也将那个人当作自己的东西了。只在困难时候才来求我的帮助，我对于这些人，不能够在布施什么利益。”

“但是，观音大士，我在你的身边，心里很轻爽，很安静了；我想使我的丈夫至少也能尝到这样的心情。”

“这正同在光的旁边，自然也有光明，是一样的事。但是这只在光的旁边的时候，才是如此，倘若离开那里，又回到原来的暗黑里去了。想要得着不断的光明，非取到这光的本体不可，而且非将他紧紧的带在自己的身上不可。你回去罢，你安慰你丈夫的心，又试去竭力的使你的丈夫爱我，而且唯一的信托我。你的丈夫真是有了这样的心，自发的爱我，并不计算我的返报或不反报，只是一心的爱我，那时候我将去会见你的丈夫。在你丈夫的心没有变动的期限里，将不离开你丈夫的旁边，给他安心与幸福。”

“但是，观音大士，我的丈夫现在忙的昏了，决不肯听我的说话。我无论说些什么，他一定是连听也不要听的。”

“那么没有法子了。你且候着，那样的时候的到来罢。”

“但是，但是，观音大士，丈夫在这期间或者自杀了也说不定。我不能等着那样的时候。唉，倘若丈夫自杀了，我将怎么办呢？”

“可怜的人们。但是我不能做勉强的事。无论怎样的可怜，我不能往并不自发的求我，也不爱我，又不为我的缘故而工作的人那里去。”

“唉，观音大士，这样，岂不是太无慈悲了么？救助不能爱你的那不幸的盲人，安慰他们，岂不更是你的事业么？那么才真

是难得的观音大士哩。倘说只爱那爱你的人，那便没有传尊崇为大慈大悲的观音大士的理由了。那样的事，便是凡人也会做的。观音大士，你是观音大士，是大慈大悲的观音大士呀。你不会说出这样冷酷的话来的。”

“你是错了。我是你们的所有，你们却不是我的所有，这件事你不曾知道。我当真的怜悯你们。我们当真是可怜的人。我为了你们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但是你们却不由我随意安排。我并不是对你们冷淡，乃是你们对我冷淡。只在迫切的时候才跑到我这里来，而且还是悄悄的，像是可羞的事情一般。所以你也在今夜，除了星光更没有别的东西照着的夜间，偷偷的走到这里来了。等到运气稍好一点，你们又立刻忘记了我，将我弃舍了。这叫做不懂情理。我是第一厌恶那些一厢情愿的人。我只对于真是怀慕我，尽力的做正当的事，也不想到报酬，单在爱我这件事的中间寻求人所不知的快乐的人，才给他安静的利益。对于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极喜欢帮助他，愉快的交际，亲切的待遇他。但是自己没有到我这里来的意思的人，我并不硬叫他来；还有自己愿意从我这里走去的人，我也不硬留他住。我不能答没有叫我的人，也不能留离我而去的人。他们以为我将追赶离我而去的人，硬留他住，那是不懂道理，不知身份的人罢了。然而人们忘记了自己的事情，只是申诉，说我是冷淡，说我不是真的观音，是假观音，甚至还有将唾沫唾在我身上的，一面却任意的称我作什么大慈大悲的观音。——我不是冷的石头。本来我也并不愿意独自一个人住在这样冷静的山里。我想住在你们的中间，但是你们将我当做厌物，驱逐我，拿我追到这样地方来了。寂寞的该是我

哩。可是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效用的时候，又姑且尝试，跑到我这里来，说大慈大悲的观音大士，请你给我设法。请你想想罢。我同情于你们，但是你们叫我做不能做的事情，那是没有道理了。我并不是运命之神，你们应该只叫我做能做的事情，那么我也尽量的给你们做大慈大悲的观音。”

“好罢。我不再请求你了。谁来请求呢？假观音！木偶观音！无情的观音！一点都不希罕！没有叫这样的观音到家里去，倒是幸事哩！唉，我真是呆了。人们说你是假观音，我总不是相信，还道是当真慈悲亲切的观音大士，那是呆极了，真是大错了。没有施利益的神通力，说什么好好的话，想来搪塞，我不上你的当了。噯，呆极了！低低的叩头，白损失了！你随意罢！我会去求真的观音大士去的。”

女人这样说了，拿石头打那观音，又用唾沫唾伊，于是走回去了。

“可怜的！”

观音望着伊的后影去了，轻轻的说。

到网走去

志贺直哉

我写信给宇都宫的朋友说，“日光的归途，定当奉扰，”得到回信说，“请你来邀我，我也要去呢。”

这是八月里酷热的时候的事。我特地拣了下午四点二十分的火车，到朋友那里去。火车是开往青森的，我到上野车站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剪票的门口了；我也就站在他们的队里。

铃响了，剪票的门开了。大家一齐骚扰起来。剪刀声接连的响。手提的行李，被票门的木栅支住了，歪着嘴尽力牵扯的人；从行列里溜了出去，又复强要挤入的人；还有努力不许他进来的人；平常的照例的混乱。警察用了可厌的眼色，从剪票的人的背后，对着一个一个的旅客看着。好容易过了这关的人们，都在月台上小步的跑，也不听站夫“前边空着，前边空着”的呼声，各自争先的想上最近的客车去。我预计去坐最先的一辆车，所以尽向前跑。

前边的客车果然空着。我便走进最先的车的后边的一间里。在后边的客车里坐不下的人们，也渐渐拥到这里来了，但也还只有七成坐满的样子。开车的时刻近来了，只听得远近关闭车门和加上搭扣的声音。一个帽上盘着红线的站员，正要关闭我所坐的这一辆的车门，举起手来说道，“请这边来，这边！”开了门等候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颜色白净头发稀少的女人，背着一个小孩，手里又搀着一个，走上车来。火车就开驶了。

女人在我的对面，当着西晒的窗边坐下，实在除了那里也没有空位了。

“阿母，你让给我坐！”七岁左右的男孩皱着眉头说。

“这里热呢，”母亲一面将背上的婴儿放下，静静的说。

“热也不要紧！”

“坐在日光里，又要头痛了。”

“我说不要紧，……”小孩装了可怕的脸，恶眼看着母亲。

“泷儿，”母亲静静的将脸凑近他说，“以后是要到远的地方去了，倘若在半路上你的头又疼痛起来，阿母真要窘得要哭了。是乖孩子，听阿母的话罢。而且略等一刻，没有太阳的窗就会空出来的，那时你便可以移到那里去。懂了么？”

“我说头什么不会痛的，……”小孩还是顽强的主张。母亲现出一种悲戚的神气，说道，

“那是窘了。”

我突然说道，“请到这里来，”我在窗下让出一尺左右的空地，“在这里太阳是晒不着了。”

小孩用了讨厌的眼光望着我。是一个脸色很坏，凶门张开的

奇妙的小孩，我心里想，又觉得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小孩的耳朵与鼻子都塞着绵絮。

“阿，真对不起了。”女人的悲戚的脸上现出微笑来，“泷儿，你道谢，就借那地方去坐罢。”伊用手推他的背，叫他过来。

“请过来！”我搀着他的手，将他坐在我的旁边。小孩时时用奇怪的眼色看着我的脸，过了一刻，渐渐的在那里专心看外边的景色了。

“你只是向着那边看去，不然煤灰会吹进眼睛里去呢。”我这样说，小孩也不回答。随后火车到了浦和了。坐在我的正对面的两个人在这里下车去了，女人便带了行李搬到这边来。说是行李，原不过一只女人用的信玄袋^[1]和一个包裹罢了。

“泷儿，到这边来罢。——真真多谢了。”女人说着，向我行一个礼。伊这样一动，背上睡着的婴儿醒了，便啼哭起来。

“好罢好罢，”母亲将婴儿放在膝上，摇荡着，又慰抚似的说，“吃奶么。吃奶么？”但是婴儿反挺着身子，哭得更利害了。“阿，好罢好罢，”母亲还只是这样说；后来又道，“好吃的，^[2]给你罢？”一只手便从信玄袋里掏出一颗“园之露”^[3]来给伊。婴儿却还是哭着没有歇。

“阿母，我呢！”小孩在旁边装了非常不平的模样说。

“你自己拿了吃罢。”母亲说着，解开胸怀，给婴儿吃奶，又从腰带中间拿出一方微旧的绢手帕，夹在领下，又垂下去将解开的胸前遮盖了。

小孩伸手在信玄袋里摸了一回，摇头说道，“不，不是

这个!”

“不是这个，怎样的呢?”

“圆的。”

“圆的没有了，那个不曾拿来。”

“不行，……不是圆的不行!” 小孩用鼻音说。

“这底下有果子糖在那里，你吃那个罢。乖孩子，果子糖也很好吃的呢。”

小孩不大愿意的点头。母亲又用一只手取出糖来，将四颗糖放在小孩的手上。

“还要多!” 小孩说。母亲又添了两颗。

婴儿已经吃饱了奶，拿了从母亲头上落下来的蜜蜡的前栳，玩弄了一回，便拿到口边去。“不行呵，” 母亲按住伊的小手，婴儿便张开了口，将脸凑近那边去。在伊的下腭上，露出两个小小的白牙齿。

“好吃的，好吃的，” 母亲将落在膝上的“圆之露” 拾起，放在婴儿的面前；伊正在呀呀的叫，这就不作声了，睁着两眼看了一眼，便抛去栳子，取了点心。伊捏着拳便往口里送，口涎接连不断的尽流下来。

女人将婴儿略略卧倒，用手去摸所衬的襁褓，似乎已经湿透了。

“我们换襁褓^[4]罢。” 独自说着，又对小孩说，“泷儿，暂时让我们用一用，要给君子换襁褓了。”

“讨厌，……阿母是，——” 小孩很不高兴的站起。

“请到这里来坐。” 我又将以前给他坐过的地方让了出来。

“对不起，……总是暴躁着，实在很窘。”女人寂寞的微笑。

“恐怕因为耳朵和鼻子里有病的缘故罢。”

“放肆了，”女人说了，向着那边从布包里拿出干的襁褓和包湿的襁褓的油纸来；又接着说，——“那是的确不错的。”

“是什么时候得的病呢？”

“是先天这样的。医生说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喝酒太过的缘故。鼻子和耳朵也就罢了，头脑的不好，我想怕不是也因为这个么？”

在板凳上仰卧着的婴儿，毫无目的的注视着，摇动两手，呀呀的只是叫。不久襁褓换好是，湿的也收拾过了，母亲抱起婴儿说道，

“多谢了。……泷儿，到这边来罢。”

“不要紧，便坐在这里罢。”我虽然这样说，小孩却默默的站起，到对面坐下，靠着窗往外望。

“呀，真失礼……”女人很抱歉似的谢过。

过了一刻，我问道，“请问到那里去？”

“是北海道，叫网走的一个很远而且不便的地方。”

“属于什么区域呢？”

“听说是属于北见。”

“那可了不得，无论如何总要五天才能到罢。”

“便是一点不耽搁，听说也要一星期才行呢。”

火车正过了间间田车站。从近地树林里出来的蝉声，仿佛追赶着叫喊。太阳已经下去了，坐在西边窗下的人们都放下遮阳来。在母亲怀抱中睡着的婴儿，头上长着一寸余的胎发，在微风

里颤动。婴儿的微微张开的口边，有两三个苍蝇很烦厌的回旋着飞舞。母亲一面静静的似乎想着什么似的，一面又时时将手里的绢帕驱逐苍蝇。过了一刻，略略收拾了行李，放下婴儿，从信玄袋里拿出两三张明信片 and 铅笔，写起信来。但是伊的笔很涩滞。

“阿母，”小孩已经看厌了景色，很瞌睡似的说。

“什么？”

“还远么？”

“还很远呢。你要睡，便靠了阿母睡着罢。”

“我不要睡。”

“那么，你便拿什么画本看看罢。”

小孩不作声，只点一点头。母亲从包裹里拿出四五册画本交给他，里边也有旧的什么迫克^[5]之类。小孩很安静的将书一本一本的从头看。我这时候忽然看出这向后靠着，俯视的看着书的小孩的眼睛，和同样俯视的写着信的母亲的眼睛全然一样。

我每看见跟着父母同走的小儿——譬如在电车里相对坐着——的时候，想到在这小小的一个人的容貌与身材里面，怎么会将全不相像的男女的显在外面的个性，这样匀净的调和，融成一个，实在很惊异。最先将母子来比较，觉得很像；其次将父子来比较，又觉得很像；最后将父母比较看，却丝毫没有相像的地方：我常常觉得是很不可思议。

现在想起这件事来，我不禁独自想象此母所生的小孩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而且又不禁想象到他现今的命运。

我因为奇妙的联想，立刻便能将这女人的丈夫的容貌和状态想象出来。在我先前的学校里，有一个姓曲木的公卿华族，同我

年级不很相远，年纪却比我大五六岁。我当时便想起了这男子。他也是一个酒徒，喝醉了酒，便讲大话。鹰嘴鼻，青白脸色，壮大的汉子；学问是毫不用功，两三回接连的落了第，终于自己退学走了。日俄战争之后，我偶然在什么新闻上看见他的姓名，上署上州制麻有限公司总理的职衔，以后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我忽然想到这男子，心里想伊的丈夫可不是那样的人么？只是他时常大言壮语，并非暴躁的人；颇是快活，而且还有点轻浮的地方。本来这种性质，是不大可靠的：无论怎样快活的男子，遇着叠次的失败，也要变成暴躁，阴沉，住在污秽的家里，对着孱弱的妻子使性，聊以散闷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亲，可不是这样的人么？

女人穿一件旧的皱绸的单衣，束着茄花色的带。我从这里能够想象出女人的结婚以前和当时的华美的情形，而且连其后的辛苦的情形也能想到了。

火车过了小山，过了小金井和石桥，往前进行。窗门外渐渐昏暗了。

女人刚将两张明信片写完的时候，小孩说道，——

“阿母，小便！”这客车上却是没有厕所的。

“一刻也熬不住了么？”母亲很窘迫的问。小孩皱着眉，只点一点头。

女人想抱起小孩，又周围一望，却没有别的法子。

“略等一刻罢，”母亲劝慰似的重复说。小孩摇荡着他的身体，说要漏出来了。

火车不久到雀之宫子；去问车掌，说这里停车的时刻很短，

请在后一站下去罢。后一站是宇都宫，有八分间的停车。

到宇都宫的期间，母亲怎样的为小孩所窘呵！这时候睡着的婴儿也醒了。母亲一面给伊哺乳，一面只是重复的说，“立刻就到了！”我觉得这母亲总要被伊的丈夫凌虐到死，即使剩下了活着，也必定有一天要给这小孩磨折死的。

过了一刻，火车便轰的一声，沿着月台，进了车站了。还没有停下的时候，小孩便屈了身，按着小腹，叫道，——

“快！快快！”

“去罢。”母亲将婴儿放在凳上，凑近脸去说，“安静的等着的呢！”又对我说，“对不起，请代看一看。”

“可以，”我很爽利的答应了。

火车停了。我立刻将门打开。小孩下去了。

“君子，要安静的等着的呢。”母亲正要走开的时候，婴儿在后面伸着两手，很猛烈的啼哭起来了。

“这可窘了。”母亲踌躇了一回，从包里拉出一条小孩用的细的博多带，络在婴儿两边腋下，就想背上去；又似乎想到了，从袖底里拿出木棉手帕来，盖在自己衣领的后面，赶快的将带缚好，背了婴儿，走下月台去。我也跟着下去，说道，——

“那么，我在这里下车了。……”

女人仿佛出了一惊，说道，——

“呀，是么？”又郑重的行礼说，——

“各种事情，多谢了。”

在人群中一同走着的时候，女人说，——

“很对不起，请将这明信片……”伊想从怀中取出明信片来，

但是博多带在胸前交叉缚着，很不容易取出。女人暂时立住了。

“阿母，什么事呢！”小孩回顾，申斥似的说。

“略等一等，……”女人缩了下颏，竭力的想将胸前解开，因为很用力，耳根都发红了。我看见伊领头的手帕，当背起小儿的时候歪斜了，夹在一面肩上的领里，我也不作声，想将他理好，我的手便触着伊的肩膀。女人出惊，抬起头来。

“因为手帕歪斜了，”这样说着，我的脸也发红了。

“对不起。”在我正在整理手帕的时候，女人静静的立着，等到我默然的将两手从肩上放下，女人又重复说道，“对不起。”

我们在这车站月台上，连姓名都不问，也不被问，便这样分别了。

我拿着明信片，走到车站的门口。邮政信箱便挂在那里。我觉得很想将明信片翻过来一看，而且觉得看了也没有什么妨碍。

我暂时迟疑了；走到信箱前面，将信面向上一张一张的塞进箱子去。放进之后，又觉得想再取出来一看。当放入箱内的时候，我瞥见两张的住址都是东京，受信的人一个是女的，一个是男的名字。

一九〇八年二月原作

注释

[1] 一种布袋，以板为底，袋口贯绳，可以收束。

[2] 小儿称点心如此。

[3] 干点心的名称。

[4] Omutsu 妇女称襦袢之名。

[5] Puch 东京的一种滑稽杂志。

清兵卫与壶卢

志贺直哉

这是清兵卫与壶卢的故事。自从这事件发生以后，清兵卫和壶卢的关系也断绝了。但是清兵卫不久便得到了替代壶卢的东西。这是绘画的一件事；他现今热心绘画，正同以前热心于壶卢一样。……

清兵卫时时买壶卢来的事，他的父母本来是知道的。他大约藏着三四分起到一角半止的十个左右的带皮的壶卢。开口，取出种子这些事，他都自己能做；塞子也是自己削的。最初用茶汁拔去壶卢的气味，再将父亲喝剩的酒倒进去，于是不断的将他摩擦起来。

清兵卫的人迷实在有点利害。有一天他心里仍旧是想念着壶卢，在海边的小街上走着，忽然看见了一件东西。他不觉心里一怔。这原来是从背着海岸接连摆着的一间小店里跳出来的老头儿的一个秃头。清兵卫却当作壶卢，心里想“好一个壶卢呀！”惘

然的看着，——等到明白转来的时候，自己也出了一惊。那个老头儿摇摆着他颜色很好的秃头，走进对面的一条横巷里去了。清兵卫忽然觉得可笑，独自大声的笑了。再也忍不住，他笑着跑了二十丈路的样子，但是他的笑还不停止。

他既然是这样的人迷，所以他如在街走着，无论古董店，青菜店，杂货店，玩具点心店，以及专门卖那件东西的店，凡是有壶卢挂着的店头，他必定停住仔细的看。

清兵卫是十二岁，还在小学校读书。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也不同别的小孩游嬉，总是一个人往街上去看壶卢。到晚间，他在吃茶室的一角里打着胡坐，收拾他的壶卢。收拾好了，将酒倒进去，包上手巾，装在罐里，一并放在被炉底下，随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便去将罐打开，拿出来看。壶卢的身上已经全体出了汗。他毫不厌倦的望着他。于是很小心的拴上绳子，挂在太阳晒着的檐下，那么才往学校去了。

清兵卫所住的街是商业地，又是码头，算是一个市，但地方颇狭小，只要走二十分钟，这狭长的市街的长的一头已经可以走穿了。所以即使卖壶卢的店很不少，但在几乎每日去看的清兵卫，恐怕所有的壶卢都已经给他看遍了。

他对于旧的壶卢，没有什么趣味。他的趣味是在于那些还未开口的带皮的壶卢。而且他所有的几个，也都只是所谓壶卢形的样式，很是平凡的东西。

“小孩子以为壶卢这东西，总是那样的，要不然似乎便不中意呢。”来访他做木匠的父亲的客看见清兵卫热心的磨着壶卢，便这样说。他的父亲嫌憎似的回顾着他道，

“小孩子也玩弄起什么壶卢来，……”

“清公，这样无聊的东西，拿着许多也没有趣味。为什么不买些更其希奇的呢？”客说。

“还是这样的好，”清兵卫回答说，泰然自若的。

清兵卫的父亲同客的谈话，便移到壶卢上去了。清兵卫的父亲道，

“今年春天的品评会里，当作参考品陈列着的马琴的壶卢，真是体面的物件呵。”

“非常的大的壶卢罢。”

“又大又颇长呢。”

清兵卫听着这样的谈话，心里独自笑着。当时马琴的壶卢成了有名的物件，但是他一眼看去，——马琴是什么人，他也不知道，^[1]——便觉得这是无聊的东西，走出会场来了。

“那个壶卢，我看了并不有趣。只是很很伉伉的。”他插嘴说。

他的父亲听了，眼睛张得很圆的，生了气道，

“什么，连懂也还不懂，……给我默着！”

清兵卫沉默了。

有一天，清兵卫在里街走，在向来不曾见惯的地方，关闭的店铺的格子窗外，有一个老婆子摆着柿饼和橘子的店，后面格子上挂着二十来个的壶卢。他一看见，立刻走近前去，说道，

“将那个给我看一看，”便一个一个的选择。其中有一个五寸长的，一见极是普通的格式的壶卢，但在他觉得极好，几乎要

上前将他捧住了。他心里跳着，问道，

“这个多少钱呢？”

“因为是哥儿，算了一角钱罢。”老婆子说。他喘着气说道，

“那么，不要再买给别人，我就立刻拿了钱来，”他反复的叮嘱，随后跑回去了。

不到一刻，他涨红了脸，呼呼的喘着气走来，拿了壶卢，又跑回去了。

他自此以后，再也不能同这个壶卢分离。便是上学校，也带了去。随后就是在授课时间，也在书桌底下磨擦着壶卢。级任教员发见了这事，因为在修身的时间，所以教员愈加生了气了。

从别处来的教员，对于本地人的喜欢壶卢，本来很不中意。——（浪花节和壶卢，是本地的流行物。）这个教员是喜欢武士道的，云右卫门到来的时节，就是在他平日连走过都有点惧惮的新地^[2]的小戏馆里，唱演四天，他也要去听三天的；学生在运动场上唱着浪花节，他也不大发怒，但是为了清兵卫的壶卢，却气得声音都发了抖。他终于说，“这究竟不是将来有出息的人！”于是他将他苦心经营的壶卢当场没收了。清兵卫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他青着脸回到家里，坐在被炉里，只是惘然的坐着。

这时候挟着书包的教员，走来访他的父亲。清兵卫的父亲作工去了，恰不在家。

“这些事情，本来是应该由家庭代为管束，……”教员这样说着，向着清兵卫的母亲攻击过来。母亲只是非常的惶恐罢了。

清兵卫看见这教员的固执，忽然的恐慌起来，抖着嘴唇，在

屋角里缩得很小的躲着。在教员背后的柱子上，挂着许多收拾好了的壶卢。现在不要被他发现了么，清兵卫心里很着急。

说了许多责备的话之后，教员终于不曾留心到那些壶卢，径自去了。清兵卫这才安心。他的母亲哭起来了，而且很拖沓的说了许多废话。

不久清兵卫的父亲从工作场回来了。他听了刚才的话，立刻将旁边的清兵卫抓住，好好的打了一顿。清兵卫在这里也被叫作“将来决定没有出息的东西”。又被骂道，“像你这样的东西，给我出去罢！”

清兵卫的父亲忽然看见柱子上的壶卢，便拿了大铁锤来，一个一个的都敲破了。清兵卫只是青着脸沉默着。眼泪也没有出来。

教员将他从清兵卫没收的那个壶卢，仿佛是什么秽物，投弃似的，给了学校里的年老的一个听差。听差拿了壶卢，回到自己的熏黑的房里，挂在柱子上。

过了两个月左右，听差偶然缺少一点钱用，忽而想到这个壶卢，不论多少钱都好，将他卖了罢；他便拿到近地的一间古董店里，叫他估价看。

古董店里的人把壶卢翻来覆去的看了一看，忽然装出冷淡的神气，推在听差的面前，说道，

“要是五块钱，便留下罢。”

听差出了一惊，但他是一个能干的人，便从容的说道，

“五块钱是一定舍不得卖的。”古董店立刻增到十块。但是

听差也不答应。

末后用了五十块钱，古董店才将壶卢到了手。——听差这一回差不多从教员手里白白的得了他四个月的薪水，心里暗自欢喜。他对于教员自然不说，便是清兵卫那边也装作没事一般，所以关于这壶卢的行踪没有一人知道的。

然而后来古董店将那个壶卢用六百块钱卖给乡间的一家富户，这件事便是那能干的听差也想象不到了。

……清兵卫现在正热心于绘画。他得到了这个的时候，怨恨教员的心思，和怨恨那用了铁锤将他所爱的十几个壶卢都敲破的父亲的心思，都早已没有了。

但是他的父亲对于他绘画的那件事，又渐渐的说起废话来了。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作

注释

[1] 曲亭马琴，日本十八世纪的有名的小说家。

[2] 浪花节是日本一种歌曲，多讲武士的故事。云右卫门是现代一个唱浪花节的人，专门鼓吹武士道。又新地本是新开路的意思，但关西俗语当作游廓的名称。

深夜的喇叭

千家元磨

这是深夜三点钟的时候，我醒着躺在床上，远远地听到什么地方的军队的悲戚的喇叭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吹的呢？或者什么地方有兵营在那里罢？但是近地也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来到这里，听到喇叭的声音，还是初次。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军队的喇叭了。我想，这必然是野外演习，或是什么罢。我对于这些兵卒，昼间的疲劳还未恢复，又从瞌睡的床上被叫起来，拉到野外去的兵卒，十分同情。这是为的什么呢？大家都还熟睡着的夜半，在旱田树林里，迫令团团的奔走，到得回到兵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酷热的一日又起头了。因了缺睡与疲劳的缘故，身体已是困倦了，却又须晒在太阳底下，强迫去做事：想起来神经都颤抖了。仿佛觉得面上的皮，或是血，停住了，变厚了的样子。亏得他们一点都不害羞，叫别人去干这样的事。

我听了喇叭，总是消极的当不住的感到悲哀；觉得阴惨，不安而且孤寂。小孩的时候听了那种声音而感到的一种恐怖，又唤

醒到心上来了。我还幼小的时候，同母亲住在兵营近旁，早晚都听到他。我从那喇叭声中，在我的心里吸取了种种人生的悲哀，现在听了夜里的喇叭，又将我的空想激刺起来了。那空想虽然不过是一种感想，但实在很是痛切。精神消沉，完全没有安乐的处所。对于这样不可抗的暴力主义的消极的厌世，自然的发生，将世上的复杂的可厌的事情的一面，又复鲜明过来了。

我将十岁左右的时候，从乡间到东京，在上野的战画馆所见的西班牙与什么国战争的光景，从新的在脑里描出。战画馆的里面，是暗青的，当初一点都看不出：看了一会，才见许多兵士，活泼泼的画着，几千几百的兵士，分成种种的形状，——炮兵骑兵步兵，军官将帅下士卒；马匹，大炮，剑，带刺刀的枪，喇叭，军旗；树木，河山，旱田，人家；这些东西与仿佛在暗黑的梦里看见的日光，都包在昏暗的恐怖的色彩里面。这里一带的空气，说不出是怎么样：就是现在想起，也还觉得苦闷。悲哀，苦痛，恐怖与绝望罢了。在我最相近的地方，有一座山；山上遗弃着许多大炮，旁边一个穿蓝衣的兵卒，血污狼藉的，将枪当拐杖支着，才得不至于跌倒。那个面貌，那个状态，在我看了全然同实物一样，发生效力。此外还有种种地狱一般的光景，陈列在我的眼前：血的河，烧着的人家。有远向死地进军的许多活泼泼的兵，也有无数的重叠压着徒然倒毙了的人们：总之，是可怕的生与死。倒了的人，却比活着做事的人似乎更多。此后就要死了，此刻还活着的人，却更为可怕。我觉得人如判定不得不见这样的世界，还不如死的好了。我相信，在我长成以前，这样的战争必

定是不可避免的。便是年纪稍大的时候，我也还是这样相信。我想，既然生在世上了，无论如何，总要有遇见战争的日子。我便哭着急忙出了战画馆去了。

我还从别的种种事物，得到这样的恐怖的印象。军旗祭的晚上，乳母背了我，走过一条暗的斜坡的时候，我听了烟火与军乐的声音，相信在世界是已将灭亡了，我突然感着死的恐怖，在乳母的背上哭了起来，似乎回家已是无望，也不能再和母亲见面了。其实母亲的家离那里还不到两町呢。

我又在查理纳马戏馆，看见马贼偷了许多马从村家出来，与追捕的队伍战争的光景，不敢再看，将脸伏在母亲的膝上，捂了耳朵，使他听不见手枪的响声。我将当时是正在看戏这件事，完全忘却了；也不想到我是在戏馆的里面；所演的也并非戏剧，觉得都是实在的事情。这时候，我才初次看见在入场口的两旁，重叠堆着的笼里，有狮子老虎和别种动物关着。他们正在吼叫。我很害怕，不敢走过他们的前面。心里想到将来又非走过笼的前面，不能出去，觉得非常恐慌；一直到回家之后才安心。听说那时我还说要立刻回家去，使母亲很是为难。我不懂得特地来看这些危险东西的大人们，是什么心思。住在家里岂不还要好得多么？当大人们正在出神的看种种演技的时候，我独自留心看那戏场周围的许多的入口。那时即使猛兽将笼毁坏，走了出来，也没有人知觉；所以我很热心的想着，倘若我发见了这危险，当即通知大众，以后在演技间歇的时候，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中止呢？母亲说，“给动物吃饭哩。”我想，动物也吃饭么？又觉得

管这些动物的人；是非常伟大的人物。这大约都是五岁前后的事。

随后往浦和以后，我所见到听到的世上各种可怕的事情，也愈多了。在我家近旁，有一所警察的寄宿舍；门楣上边，挂着一张席子大小的一个玻璃厨，仿佛是扁额模样。厨内放着与强盗格斗而死的警察的纪念品。血污的制服，血污的笔记簿，带着血痕的白手套，弯曲的剑，草鞋，裹腿，皮靴；这类的物件，有好几副都成列在那里。厨上又贴着白纸，上写警察的姓名与死事的地方。我见了这些东西，便不禁心里阴暗起来。监狱也在附近，我常常听到狱里的钟声；又几乎每天都看到背翦着手穿着青衣的犯人，和戴了圆笠穿着红衣的犯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了。有一次，看见护送这样犯人的一个警察，穿了草鞋，在田塍上走，又引起了我的许多可怕想象。

正是这时候，我们家里藏着木板的应举（Okyo）所画的“难福幸”三幅的长卷。自己仿佛只见过“难”的一幅，其余的都记不起了。这是用朱墨两色所画的；朱色用作火灾的火焰和血的颜色。题材分地震火灾大水海啸等自然现象的难，与人事上的强盗杀人以及犯人的处刑。倒坏的大屋底下，抱着小孩的母亲和老婆子露出半身，正在挣扎，后面的火渐渐近来，黑烟中间喷出许多火星；被大水冲去的屋顶上，拼命的攀住的人们；竹林里被无数的蛇缠住，正在苦闷的人；乡间的大户人家里，十人左右结队的强盗，黑装束，包着头，很是灵敏的模样，手里都拿着出鞘

的刀：在一间屋里，捆住了主人和管家，将刀挺在面前，迫他们说出安放金钱的所在；又或捉住了女人，正在强逼伊；或在井边的松树上，吊着背剪了手嘴里塞着核桃结的女人，用刀将伊砍下井去，下面有小孩正啼哭着。最后画着犯人两手缚在木桩上，两足上各拴了一头牛，牛尾上点起火来，牛往两边乱窜，犯人的腿裂开，一直到了胸前，骨头都露出了。还有旅人在山里，被狼和蟒蛇前后夹击的光景。这些可怕的印象，怎样的使我更将世间看得黑暗寂寞，这件事实在不容易说。白天因为专顾游戏，虽自暂时忘却，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必定受这恐怖的窘苦。但也知道为什么缘故，我却不曾将这事告诉别人。那时候，俄国的皇太子到日本来，在大津什么地方，脸上被人砍了一刀。当时曾听祖母——或者是别人也未可知——说，因为皇太子到了奈良，在寺里首先就看应举的这幅“难”的长卷，所以他也遇见这样的难了。

那时还有一件事，在我的脑上，刻下一个苦痛的印象的，是天草骚动（Amakusa Sodo，指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年——天草时贞的战争，众皆天主教徒，谋推倒德川幕府不成，次年平。）之类的木板画，图中画着基督教徒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模样。基督教的牧师穿了黑的长衣，头发中央分开，蓬蓬的垂下；穿着裳，束着白的袖绊的武士，都拿了长枪和刀站着。有牧师已经处了刑，现出美而凄惨的相貌，垂头向着地面；又有牧师站在十字架底下，五六个武士围住了他，正要将他赶到架上去，牧师只拱了手，将眼向上望着天空。我见了那瘦弱的白的手腕和向上

望着天空的柔弱的眼色，每感到那面对无可免避的死的时候的寂寞与恐怖，与一种恨惜似的震动。为什么杀这样的人，又为什么非杀不可呢？全然都不知道；但我对于武士们，无端的怀了憎恶。我用墨涂抹那面貌，或用小刀剗割；对于那些柔弱的牧师，心里默默的替他们祈祷。

我听了喇叭的声音，将我少年时代的恐怖，又明明白白的在心里叫醒过来了。我心想这世界还是黑暗哩。我很强烈的感到世上的寂寞的事，觉得自少年时代以至现今，在这期间里，对于世间的暗黑与孤寂，居然能够不很痛切的感着，随便过去，似乎倒是一件不思议的事了。我想现在的少年，也当然感着和我的少年时代一样的不安，恐怖与寂寞。我的少年时代，也并不是特别荒凉的时代罢。

恶梦这句话，最能够适切的表明这种感觉。我想便是渐渐死去的时候，也应该比这个稍好罢！

我每往青山墓地，从对面坡上余剩的黑屋顶红瓦墙的兵营里，发出喇叭的声响，我听了心里总是非常的悲哀。墓地与兵营，这是怎样的好对照呵！我在少年时代的长育的地方，就是这坡上的兵营：我们的家便在这崖壁下面。我后来很喜欢读泪香所译的侦探小说，时常因了书中的事件，在脑中想出当场的情景，这多半便是兵营周围的景色。从泪香的侦探小说，我也尝到许多暗黑人世的孤寂与无聊。

在一部小说里，题目却已忘记了，记着一个志士的事。他被

囚在山中的一座古城里，每日凭了高的窗户，望着空中的浮云；这时候山中割草的少女，唱着歌走过。囚人听了歌声，心想这不是来救的人唱着歌作什么信号的么？那个歌在每日一定的时候，唱着过去。这件事我还好好的记着。那样的能够使我感到寂寞无聊的事；实在是再也没有了。

我将自身替那志士设想，对于他在山中可怕的牢狱里，从高的窗内望着一角的天空与流动的浮云，每到下午听了割草的少女的歌声感着愉悦的心情，很是同情。自由只是空中的行云，少女所唱的歌罢了。

这时候脑中现出的情景，便是那兵营的一角，不过将他移到山中去了。直到二三年前为止，这兵营的附近，还常在梦中出现，我在梦里也常出入于这兵营的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喇叭忽然止住了。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同喇叭那样的能够引起我的厌恶人生的感想。当他吹起来的时候，人生便带了杀伐阴惨的色彩，在我的脑中出现，几乎是不可堪的东西了。

二三年前我在房州方面单身旅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早晨在旅馆起来，忽然听到喇叭的声音。那里并无兵营一类的东西，我想这只是幻觉罢了。坐了马车，走过一二里之后。耳边还是听见，非常窘苦。以后这样的事，也常常遇见。

和我同感的人，我想未必没有罢。那喇叭令人想到生与死，现实与幻梦的境界；令人想到人们对于未来的无力；仿佛听见消为战场之露的那些亡魂的叫声；令人想到被那风靡世界的暴力所

虐的人们的运命。这使人想到分散的亲子，分散的夫妻，分散的父子的残酷的运命。

可诅咒的喇叭阿！在日本响着这声音的期间，我们不能得到安稳的梦！

妻早已起来，抱了小孩，唱着儿歌；但小孩已不肯再睡了。

妻对我说道，“请来看呵！这样的调乖呢！”

我起来去看。

小孩装了说不出的可爱的脸，笑着。眼睛细细的，发生光辉，张开小口，尖着嘴唇，满脸通红的望着我和妻两个人笑着呢。我觉得可爱极了，便在他面颊上接吻。他还不曾这样的笑过。生了以后到今天是三十三日了。

在这时候，生后的第二日，妻便忧虑着说，因为是男孩子，不会被征去当兵么这句话，又在我的脑里反响起来。我含泪看着小孩，心里想，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为他奋斗！

什么地方，鸡已啼了。

一九一六年九月九日作

蔷薇花

千家元磨

一天的晚上，从朋友家里回来，走过庙会的市，我便买了两盆四季开花的蔷薇花。只有四五寸高的小花，但是两株都开着红而且大的花，还长着无数的花苞。我看他太小了，心想这样的枝干上，亏他会开花呢，——买呢？不买呢？正立着观望，卖花的人好似看穿了我的心思，说道，“是有根的，”将两株花都连土拔起，给我看他的根，使我安心了。我便用了十五钱，将两盆都买了。回来以后，暂时排列在我的案头；心想明天一早，放到院子里去，因为有狗在那里，怕给他弄坏了，所以将花安放在板廊下不很有人走到的地方。我当初想搁在墙上。又恐怕被走过的人拿去，因此中止了：因为两株花都是这样的小。以后我就睡了。

上午的时候，我听得妻在厨房里和后边木匠家的主妇讲话的声音，就醒了转来。最初听不出讲的是什么话，随后渐渐的知道他们正说两朵蔷薇花都被什么人摘去了。我心里想，已经弄坏了么？太早一点了；倘若不放到院子里去，就没事了。我又朦胧的

睡着，听得妻说道，“我想这不是狗。”老实的木匠的妻答道，“那自然是 K。一定是 K 做的。”这 K 便是伊的六岁的女儿。我沉默的听着。妻笑着说道，“我也是这样猜哩。刚才仿佛有两个人转到院子里去似的。”我对于妻的措词，不觉起了一种反感。不说岂不是好，倘要说时便率直的说，说了便即住口；为甚还是讲个不了呢！我这样想着，一半也因为还未睡足就被吵醒了的缘故。我低声喃喃的说，——住了岂不是好，真谬呵，无论怎样岂不都好么？早点住了！一面将头藏在被窝里。勉力不要去听外边的讲话。仿佛觉得冷汗都渗出来了。亏得伊能够坦然的说这些话，——我愈觉得窘急起来了。努力不要去听说话，又想借此排解自己的心思，喃喃的骂着伊，心里却是很焦急。然而妻并不知道我醒着躺在床上，这样的窘苦。我想象妻坐在厨房里，从容不迫的讲话的样子，觉得颇滑稽。那边的主妇似乎立在院子里。这两个人接续讲话，一直到查出摘蔷薇花的犯人的正身，方才止住。在这中间，似乎 K 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被拉了来了。主妇追问伊说，摘花的是你罢？K 似乎很窘；听不出什么声音；妻似乎坦然的从容的看着这惶恐的小犯人。

“是你罢？一定是你；便直说是你！你的手还有气味罢？”主妇这样说，但声音很温和，是全然同情于小孩的口调。妻大声的笑。主妇也时时发出笑声：我方才才知道，这宗案件是很宽缓的审判着呢。

“唔，这个是肥皂的气味呢，” K 说。

似乎伊的手的气味已经嗅过了。

“肥皂是随后擦的罢？以先还拿过蔷薇花罢？”

我不再听以后的话，便睡着了。中午时候起来，看见蔷薇的盆里花都没有了。妻对我说，K 摘了去了。我笑着说，

“我当时也曾迟疑，放在外边呢，不放在外边呢。还有花苞罢？”

“不，连花苞都摘掉了，”妻也笑着。

“都摘了么？”

“都摘了。”

我恐怕给后边的人家听到了不大好，便不再往下说。我们两个人随又都笑了。

过了五天，妻在一个花盆里，发见了几个花苞。次日我起来看时，蔷薇的盆已经搬出放在院子中央，上面开着一朵红色的小花。

“开了，”我对妻说。

“我刚才将他拿到太阳下来了，”伊答说。

到了晚上我回家来的时候，两盆都搁在板廊的上面。我将开花的一盆拿过来，放在自己的案头。花有点憔悴了。妻说，花如不见阳光，是要憔悴的。将要开放的花苞，还有一个在那里；后来经了妻的指点，才知道共有两个。我心想这样的小植物亏他能够不尽的开花，很是佩服；一面在脑里因为有了做过俳句的习惯，便立刻成了一句诗道，“小小的不尽的开花的蔷薇，好不孤寂。”我很想说给妻听，但终于熬住了。倘若说给伊听时，我知道伊必定说，“做得真好呢！怎么能够做得这样快呢？”这样的事，以前曾经有过了。

“这回我想不要再被摘去才好，”我说。

“有点危险呢。今天，又偷偷过来的了。我静默的看着，伊在这花盆的周围，绕了圈子走呢。因为有点危险，我便出去说道，K儿，这回不要摘了；伊这样的捏着指头，羞涩似的立着呢。”妻说着模仿那小孩的样子，我看了也笑了。那小孩在蔷薇盆的周围，看着花绕圈子走，我觉得颇可发笑。

“花又开了，很出惊罢？自己都摘掉了，因此受了一场骂，现在却又开了，觉得很奇怪呢。”我笑着说。

“很高兴哩。必定想要摘他，急的没有法子呢。”妻也笑了。

“这回搁到墙上去罢。想来不至于拿了棒来将他拨下罢？”

“大约不要紧罢。”

“真窘呢。”

“那孩子不当这个作坏事看呢。”妻笑着说。

“伊只是觉得怪可爱的，不知道怎样才好哩。”我也笑了。

“大约是这样罢，”妻说了又笑。我也哈哈的大笑。妻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这也因为我们两个人，好久不曾这样一同的笑了的缘故。但是我不久便又寂寞；只有小孩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毫不为意，我觉得是非常的美。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六夜原作

小小的一个人

江马修

一日下午，工作到了两点钟，想要散步一回，便从家里走出。正在且走且想的时候，——这是我的习惯如此，——忽听得可爱的孩子声音说“再会”，随后便是得得的一阵脚步声响，一个五岁上下的小女孩子，从木槿编成的篱下走了出来。可是奇怪，我虽然认不得伊，伊见了我，却立住了，笑迷迷的仿佛先经熟识一般，问道，

“先生，你到那里去呢？”

我也笑着好好的答道，

“我散步呢。小姑娘，不同我去走走么？”

“一同去罢。”

我递过手去，伊也欣然伸出伊可爱的手来。但这孩子怎么会同我一个面生的人，这般驯熟呢？——在儿童一面，大约也是极平常的事，不足为奇的。

正月末的道路，冰冻都融化了，泥滑滑的很难走。孩子紧拉

了我的手，才能走得路。

“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叫鹤儿。”

“几岁？”

“现在六岁了。”

“家在那里呢？”

“就是那家。”

这人家的前面，我散步时候常常经过；曾有一两次，隔着篱听得琴声；但从来没有见过家族的影子。

“那就是鹤儿姑娘的家么，那么，我是晓得的。”

“我也晓得先生呢。”

“晓得？怎么晓得的？”我不觉出了惊，去看鹤儿的脸。鹤儿是一个大眼睛，——几乎教人疑心伊是患巴瑞陀（Basedow）氏病的，——红面庞，可爱的孩子，但一时总是想不起，曾在那里看见过。

“可不是，有一天你同一个更长大的书生，两个人都笑我么？我还清清楚楚记着呢。”

阿，那是了。我被伊一说，才想到了。那时我同 K 君正谈欧战的事，在这街上散步；讲到战争的惨虐，不觉发了愤，我便说：——

“战争的可怕，无论怎样说法，总说不尽。每天早上，翻开新闻来看，便是死伤几万几十万。你想，这样文字，亏他们还能毫不相干似的写出，印了出来。日俄战争的时候，我还在乡间，很有几次遇到这样的事，现在回想了起来。晚上家族聚在一处，

都议论着，怕今夜又有号外；夜已深了，正要睡觉，远远的微微的听得铃声，叫卖号外的声音，渐渐近来了。我便走到街上，买了号外，急想看时，黑黑的一点也看不见；急忙赶到家里，家族的人也正等得焦急，将号外就灯光下一照，便突然现出一行文字：‘我军大胜利，战死者几万！’那时候一种惶悚恐怖的性情，至今还不能忘却。你试想象看，眼前放着一万个战死的人。又要晓得这一个一个的人，都有精神感觉，各有完全的肉体 and 贵重的生命。而且各人必有父母，许多人还有几个兄弟，有妻子本家亲戚朋友。你又假想，试去尝尝他们对于这不可动移的事实的心里的苦痛，正同夹在榨木里一般。或者有人说，这极是平常，又是一定的事，何必多说。但因为是极平常又是一定，这岂不更可怕么？譬如那个孩子，——”我便指着前面走路的一个小女孩，接着说，“那个孩子，我们不知道他什么名字，单是才能说话的一个女孩儿罢了。但是人都晓得，无论活着或是死了，他总有父母；有祖父母，或有兄弟。这样牵联过去，远远近近，还有许多亲戚。如此想起来，就是我们眼前走路的那个全不相识的孩子，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实在复杂的缘，像网一样，同他系住。”

孩子回过头来，便对着我们笑；我们也便留心那边，将话打断了。我们也笑着问道，

“那里去呢？”

“到小林先生家有事去。”

说了，孩子就跑了。一面跑，一面还屡次回过头来对我们笑。这孩子，就是我现在挽着手同走的鹤儿。我便对伊说，

“鹤儿姑娘的记心真好呢。”我此时因为得了一个新的小朋

友，心里十分喜欢；但我们一同走着，倘被鹤儿家里的人看见，岂不要疑我是拐子么？又不免略觉不安。因此便想到打听鹤儿家里的人的事情。

“鹤儿姑娘家里时时在那里弹琴的，是鹤儿姑娘的母亲么？”

“是的。我母亲可是做针黹的时候多。”伊忽然又说，“正儿现有才能放风筝了。可是要不是每天练习，也放不上；因为人还太小呢。”

“正儿是谁？”

“就是家里的正儿。”

“鹤儿姑娘的父亲每天在那里办事呢？”

“父亲，他在美国呢。”

“阿，美国么！用功去的么？”

“到公司里去的。父亲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同母亲和正儿到横滨去送，还叫万岁呢。”

“这样说，鹤儿姑娘同母亲留在这里看家；可有不冷静么？”

“祖父也在这里，没有什么冷静。”

“但是你不愿同父亲见面么？怎样的人？记得么？”

“那是记得。头发分开了，带着眼镜，很时髦呢。等我到了八岁，那时才回到家里来。”

“那么说，这几年来，鹤儿姑娘须得上学，上心用功才好呢。”

“可是，母亲寄去的信，都被美国的使女偷了，不送给父亲；所以父亲也没有一封回信。祖父同母亲正在那里生气呢。”

从天真烂漫的儿童口里，将一幅家庭悲剧，展开在我的眼

前。我虽出于无心，但引逗孩子说出这样的事来，自己也觉得十分抱歉，仿佛做了一件恶事。我想以后不再打听伊的家事了。但因此愈觉伊可怜，愿意永远做了朋友，尽力帮伊。

我们走到一座土堆上，满生着枯槁的野草。我便蹲下，心里想着新相识的小朋友的事。鹤儿同我已经极熟了；就靠在背上，弄我外衣的丝纽，又用伊还未十分灵便的口舌，同我谈话。

“正月一过，我就要到别处去了。”

“那里去呢？”

“到大阪去，随后又一直到马关。”

“母亲也一同去？以后不回东京么？”

“是的。”

我听这话，觉得非常冷静。好容易刚才认识了一个好的小朋友，……

“鹤儿姑娘你高兴，愿意去么？”

“大阪我是晓得的，出了横街，不是拐角上有一间菜店么？我们的家就在那里。”

我不觉失了笑，答说，

“我可不晓得大阪呢。这样说，鹤儿姑娘可不是大阪人么？”

“是的。到大阪去，姊姊在那里；我可以和姊姊要纸牌（Karuta）了。”

“姊姊还很小么？”

“他现在进了女学校了。”

“那么，鹤儿姑娘想必愿意早到大阪去了。马关也去过么？”

“那可没有去过。”

被弃的母亲带着这小孩，坐了长路火车，到海风猛烈的岛国尽头去，那孤寂的影子，仿佛在我眼前浮出；感着一种说不出的哀愁。而且从这样小的时候，不得不尝漂流苦味的这孩子的命运也很是可念。

我想要回家的时候，看鹤儿意思，仿佛还要游戏，便邀伊到我的家里去。鹤儿也踌躇了一会，随后便一声不响，跟我走来。很有一副天真的自负的样子，似乎说：无论什么地方，我总一人去得的。

回到家里，妻见我领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儿回来，很为诧异。我将如何同伊遇见，并伊家里的事，极简的说了一遍，妻是本来喜欢孩子的，便很欢迎伊。鹤儿同妻也立时熟识了。

“鹤儿姑娘的衣裳，都是母亲做的么？这针线真叫好呢。一定是个好母亲，想必是很爱鹤儿姑娘的。”妻这样问，鹤儿点点头，也不作声。此外正又要往下问，我因以前多问了几句，已极抱歉，便使个眼色，止住了妻的话。

拿出糕饼来，鹤儿很有喜欢的样子，却总不动手。妻拿了递给伊：就用两只小手，恭恭敬敬的接去，立刻吃了。

“现在刚才熟识了，却又要到远的地方去，真是无聊。”妻说这话，就显出真觉无聊的情状。“但如回到东京的时候，请到我们家里来玩。”

“几时回到东京来，虽然不晓得，但回来时，我一定天天到伯母家里来。”鹤儿也很伶俐的回答。

鹤儿大约游戏了一小时，说要回家去了。我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也不强留。妻将糕饼包了送给伊，又对伊说，“明天再来

玩。在这里的时候，天天都来。”鹤儿答应说，明天这时候再来。我送伊到伊家近旁，伊并不回头看我，便急急忙忙的跑进去了。

第二天我同妻闲谈着鹤儿的事，等伊再来；却终于没有来。想必因为到了不认识的人家去玩，被母亲骂了，来不成了。第三天第四天，也没有来。那时我感了风寒，睡了十天左右。到得可以出外散步的时候，无意中走过鹤儿门口，却见那家已变了空屋，贴着招租的条子。鹤儿一家，早已出发了。

自此以后，过了两月，我仍然时时想起那孩子的事，常同妻提起伊。又想象伊一人的运命，和伊家中不幸的事情。我同妻到街上的时候，屡次看见极像鹤儿的孩子；那不必说，原是别一个人了。可是无形之中有一枝线索牵着，我们总是忘不了溶化在人类的大海中的那小小的一个人。我又时常这样想：人类中有那个孩子在内，因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爱人类。我实在因为那个孩子，对于人类的问题，才比从前思索得更为深切：这决不是夸张的话。

峡谷的夜

江口 涣

就现在说起来，早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先前的事了。

当时的我，是一个村镇的中学的五年生，便住在那中学的宿舍里，一到七月，也就如许多同窗们一般，天天只等着到暑假。这确凿是，那久等的暑假终于到来了的七月三十一日的半夜里的事。

被驱策于从试验和寄宿生活里解放出来的欢喜，嚷嚷的像脱了樊笼飞回老窠的小鸟似的，奔回父母的家去的朋友们中，我也就混在这里面，在这一日的傍晚匆匆的离了村镇了。我的家乡是在离镇约略十里的山中。那时候，虽然全没有汽车的便，然而六里之间，却有粗拙的玩具似的铁道马车。单是其余的四里，是上坡一里下坡三里的山路。若说为什么既用马车走六里路，却在傍晚动身的缘由，那自然是因为要及早的回去，而且天气正热，所以到山以后的四里，是准备走夜路的。这是还在一二年级时，跟着同村的上级生每当放假往来，专用于夏天的成例。此后便照

样，永远的做下去了。

托身于双马车上的我，虽然热闷不堪的夹在涌出刺鼻的汗和脂和尘土的气味的村人们，和尽情的发散着腐透的头发的香的村女们的中间，但因为总算顺手的完了试验的事，和明天天亮以前便能到家的事，心地非常之摇摇了。已而使人记起今天的热并且使人想到明天的热的晚霞褪了色，连续下来的稻田都变了烟草和大豆的圃田，逐渐增加起来的杂木林中，更夹着松林的时候，天色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入了夜了。教人觉到是山中之夜的风，摇动着缚起的遮阳幔，吹进窗户中来，不点一灯的马车里，居然也充满了凉气。先前远远地在晚霞底下发闪的连山，本是包在苍茫的夜色中的，现在却很近，不是从窗间仰着看，几于看不见了。一想到度过那连山的鞍部，再走下三里的峡谷路，那地方便是家乡，便不由的早已觉得宽心，不知什么时候将头靠着窗边，全然入了睡。

蓦然间，被邻人摇了醒来，擦着睡眼，走下铁道马车终点的那岭下的小小的站，大约已在九点上下了罢。叫马夫肩着柳条箱，进了正在忙着扫取新秋蚕的休憩茶店里，我才在这里作走山路准备。用三碗生酱油气味的面条和两个生鸡子果了腹，又喝上几条石花菜，并且为防备中途饥饿起见，又买了四个生鸡子。休息一回之后，将柳条箱交给茶店里，托他们明天一早教货车送到家里来，我是浴衣和鞋，裹腿，草帽的装束，将应用的东西用两条手巾担在肩头，拖着阳伞代作手杖，走出休憩茶店去了。

从扑人眉宇的耸着的连山的肩上，窥望出来的二十日左右的月，到处落下那水一般的光辉。层层叠叠的许多重排列着的群山

的黢积，都染出非蓝非黑的颜色，好几层高高的走向虚空中。缀在那尖锐的黢积间的濡湿的夜雾，一团一团的横流着青白。那互在峰腰的一团，是反射着下临的月光，白白的羽毛一般闪烁。仰看了这些的我，似乎觉得久违的触着了洁净的故乡的山气了。

到岭头的上行的一里，是一丈多宽的县道。因为要走货车，所以道路很迂曲，然而因此上坡也就不费力了。既有月亮，又是走惯的路，我凭着沁肌的夜气不断的凉干了热汗，比较的省力的往上走。径过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门睡觉的岭头的茶店前，到开始那三里的下坡路的时候，大抵早是十一点以后了。下坡的路，是要迂回于嵯峨的相薄的峡谷中间，忽而穿出溪流的左岸，忽而又顺着那右岸的，因此自然也走过了许多回小桥。夹着狭窄的溪，互相穿插的两岸的山巛上，相间的混生着自然生长的褐叶树林和特意栽种的针叶树林，那红黑和乌黑的斑纹，虽在夜眼里也分明的看见。这中间，也许是白杨的干子罢，处处排着剔牙签似的，将细小的条文，在月光里映出微白。路旁的野草，什么时候已被夜气湿透了。早开的山独活模样的花，常从沾湿了的茂草中间，很高的伸出头来，雪白的展着小阳伞似的花朵。加以不知其数的虫声，比起溪流的声音来，到耳中尤其听得清彻，然而使峡谷的夜，却更加显得幽静了。

这之间，我看见雾块一团一团的在头上的空中，静静的动着走。撕碎了白纱随流而去似的雾气的团簇，逐渐增加起来了。或者横亘了溪流，软软的拂着屹立的笋峰的肩头，或者在乌黑的塞满着溪的黢积的针叶树林上，投下了更其乌黑的影，前进的前进的走向狭的峡谷的深处。每一动弹，雾的形状也便有一些推移，

照着烟雾的月光，因此也不绝的变换着光和影的位置。于是许多雾块，渐变了雾的花条，那花条又渐次广阔厚实起来，在什么时候，竟成了一道充塞溪间的雾的长流了。以前悬在空中的月，披了烟雾来看流水，露面有许多回，但其间每不过只使烟雾的非薄处所渗一点虹色的光辉，终于是全然匿了迹。和这同时，我的周围便笼上了非明非暗的颜色，只有周身五六尺境界，很模糊的映在眼里罢了。因此我便专心的看着路，只是赶快的走。

这么着，转过右边，跨向左边的，走着长远的峡谷，大约有一小时，雾气忽而变成非薄，躲了多时的月的面，在虹霓一般闪动的圆晕中央，虽然隐约，却已看得见了。那时候，我无意中从对面的山溪那边，透了烟雾，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虽然低，是抖着发响的声音。那声音，倒并没有可以称为裂帛的那样强，而且，也不如野兽卧地吼着的那样逼耳，单是，微微的有些高低，凄凉的颤抖着，描了波纹流送过来。而这时时切断似的杜绝了，却又说不出什么时候起，仍然带着摇曳。我暂时止了步，侧耳的听，然而竟也断不定是什么的声音。

这之间，道路正碰着一个大的山壁，声音便忽而听不见了。我想，这大半是宿在山溪里的什么禽鸟的夜啼罢，便也并不特别放在心上，还是照旧的在雾底下走。待到转出了那山壁，声音又听到了。比先前近得多，自然比先前更清楚。那声音只是咻咻的不绝的响。比喻起来，可以说是放开了喉咙的曼声的长吟，也可以说是用着什么调子的歌唱。而在其间，又时时夹着既非悲鸣也非吟呻的一种叫，尖而且细，透过烟雾响了过来。假使是鸟声，那就决不是寻常的夜啼了。或者是猴子罢。但如果是猴子，就应

该是比裂帛尤其尖锐的声音，短促的发响。况且夜猿的叫，一定是要压倒溪水的声响，发出悲痛的山谷的反应来的。而这不过是不为水声所乱罢了，决没有呼起谷应的那么强大。倘使是鸟兽的声音，总得渐次的换些位置，然而那声音却始终在同一处所的山溪中间。我五步一次十步一次的止了步，许多次想辨别这声音。这样的夜半，这样的山中，不消说不会有人在唱歌，况也且没有唱歌的那样优婉，是更凄凉，更阴惨的声音。我被这有生以来第一回听到的异样的声音所吓，不安的阴影，渐渐在心上浓厚起来了。

这其间，道路又正当着一个山巘，就这样的转了弯，像先前一样，那声音又暂时听不见了。不知道绕出这山巘，是否要更近的听到刚才的声音？倘若隔溪，那倒没有什么，但不知道是否须听得接近的在路侧？倘这样，那么……这一样想，压不下的惨凛，便一步一步的增加上来。而一方面，则想要发见那本体的好奇心，也帮着想要从速的脱出了那威胁的希冀的心，使我全身都奇特的抽紧了。将搭着的什物从右肩换到左肩，捏着阳伞的中段的我，渐近山巘的转角时，也就渐渐的放轻了脚步声。

惴惴的转出了那山角的时候，从初收的烟雾间，月光又是青白的落在溪上了，然而这回却丝毫没有听到异样的声音。折出山巘，便是一丛郁苍的森林，从林的中途起，是三丈左右的并不峻急的坂。下了这坂，路便顺着溪流，不多时，即可以走到一个村落了。

总而言之，只要平安的出了这树林，以后便不会有这样吓人的事。什么都看没有声音的现在了。

这样的想着的我，捏好了阳伞，向了那漆一般黑的森林，用快步直踏进去。在坂上，路旁的略略向里处有一所山神的或是什么的小祠堂。向着这祠堂的半倒的牌坊的净水^[1]里，不绝的流下来的水笕的水声，对于此时的我的心，也很给不少的威吓。然而我仍然决了意鼓勇的一气走下坂去。待到走了大半，脱了森林的黑暗，我望见沿溪的对面的道路，浴着月光，白皓皓向前展开，这才略觉宽心，逐渐的放慢了脚步。

这怎么不出惊呢，还未走完坂路的中途，那声音突然起于眼前了。起于眼前，而且是道路的上面的树里。我被袭于仿佛忽被白刃冰冷的砍断了似的恐怖，单是蓦地发一声惊怖的呻呼，便僵直了一般的立着。以为心脏是骤然冻结似的停止的了，而立刻又几乎作痛的大而且锐的鼓动起来。和这同时，从脚尖到指尖，也不期然而然的发了抖。

试一看，相隔不到三丈的道路上，从左手的崖间，横斜的突出着一棵大树。这树的中段正当道路上面的茂密里，站着一个六尺上下的白色的东西。在掠过树梢的烟雾的余氛，和苍茫的下注的月光中，能看见那大的白东西，从阴暗的叶阴里，正在微微的左右摇动。声音确乎便是从这里来的。崖上的左手，是接着山腰，高上去的一级一级的坟地，坟地之后便连着急倾斜的森林。路的右手呢，不消说是啮了许多岩石而奔流的溪水，一面给月光游泳着，一面到处跳起雪白的泡沫，向对面远远地流行。当看着那树上的白色的东西，和连到山上的一级一级的坟地，和冲碎月亮的溪中的流水时，推测着那声音的本体，我竟全然为剧烈的恐怖所笼罩，至于连自己也不能运用自己了。其实是，向前不消

说，连退回原路也做不到了。单是抖着发不出声音的嘴唇，屏住呼吸，暂时茫然的只立着。

于是先前的悲泣一般细细的发抖的那声音，突然间变了人的，而又是女人的耸人毛骨的嘻笑了。很像是格格地在肚底里发出的声音。宽阔的摇动着大气似的那笑反覆了五六回，什么时候却又变了被掠一般的低声的啜泣。那呜咽的末尾又歌唱似的变了调，逐渐细长的曳下丝缕来。

那声音，自然是全不管我站在三丈左右的面前，却总在同一处所摇曳。为激动所袭的我的心，又跟着时间的经过渐次镇静下去了。跳得几乎生痛的心脏的鼓动也略略复了原，全身的筋肉便慢慢的恢复了先前的柔软和确实。然而膝髁的颤抖很不肯歇。定神看时，捏着阳伞的中段的手掌，什么时候早被油汗沾濡了。然而明知道不至于顷刻之间便有危难临头的我，却终于决了心，从下面望进树的茂密里去。

在流进丛中去月光里，分明看出了，那大的白东西，确乎是一个活着的女人。缠着白衣的裸体上，衣服几乎没有附体，欹斜的埋了青苍的前额的头发，解散了披在肩头。那女人用弯着的左手将一件东西紧紧抱在怀中，并且不住的摇动，右手却攀住树枝，站在横斜的干子上。而一面站着，一面左右的摇动身子，始终反复着一样的声音。

这时女人忽然看见我，右手便静静的离了树枝，雪白的伸开，从上面向我招手了。苍白骨出的两颊上，既浮着雕刻一般的锋利的笑，而弓形的吊上的眼梢，和几于看见眼窠的圆圈的陷下的眼，以及兜转似的突出的嘴唇，接连的动个不住，都使那站在

深夜中的树上的白衣的女人见得更其是凄厉的东西。女人仿佛是逗弄孩子一般，暂时摇动着抱在左手的物件，低微的发出也不像歌唱的叫声，终于又将脸压在抱着的东西上，呜呜咽咽的放声哭起来了。而且一面哭，一面又诉说似的，滔滔的说些没有头尾的事。刚这样，却忽而侧了脸，锋利的望着月亮；接着便撮了嘴唇，只向月亮吐唾沫。后来，又是，阴森森的格格的笑倒了。但是无论怎样发笑似的笑，而嘻笑时候现在颊上的深的皱襞，却总是生硬到近于伤心。从脸相和身样看来，衰惫是衰惫了的，然而年纪似乎并不大。

暂时之间，我仰望着那女人，但还没有很推敲怎样决定自己的态度。最初想就回到原路的岭头的茶店去，只是已经到了再走一里多路便到家乡的地方，终不愿在这深夜中，倒回将近二里的山路，去宿在那不干净的茶店里。虽这样说，便能就此平平稳稳的前进么？那是一个狂人，所以经过下边的时候，说不定会跳下树来，拼死命的来扑取。即使进了坟地，绕过山腰去，而倘在坟地里被追着，那又怎么办呢？或者也许只能这样的互相注视着到天明罢。我将这些事，成串的想得要到劳乏，用同一处所颇站了不少的工夫。

无论过了多少时，也并没有得到好主意，我于是决了心，一定要突过那树下。只要平安的闯出，到村庄便不上二町了。这样的想定了的我，终于奋起了最后的勇气，一点一点的向前走。而且是一步一歇，一步一歇的。这样子，将阳伞和搭在肩头的物件都用力的捏得铁紧，整好了什么时候都能战斗的准备，我几乎看不出前进模样的，惴惴的走过去。

然而那女人，自然也不能不留心着我的态度。但最初，便走近些，也不过诧异的凝视我，待渐渐的进了大约不到二丈路，便又放下了捏着的树枝，招起手来了。就近处看见的女人的脸，比先前见得更阴森。不知道是因为两颊深陷的缘故，还是下颏像刀削似的尖着的缘故呢，女人的脸竟显得完全是一个青白的三角。加以凌乱披的头发从左边的颞颥挂到肩上，拖作异样的旋涡。那发的黑色很强的映着月光，使脸的全部愈显出凄厉的形相。

这样的接近了的两人的距离，已不过一丈远近的时候，女人便一转那伸出的手，骤然间猛烈的摇起附近的枝条来。先前的雕出一般的笑脸，忽而变了喷火似的忿怒和憎恶的形状，仿佛是锁着的猿，现给那着了投石的看客的，很可怕的容貌了。而且，极端的突出了尖形的下颏，那雪白的外露的齿牙，上下格格的相打，发了尽着喉咙的呻唤，一面抖抖的摇头。又尖利的说些话，而且时时威吓似的尽力的顿足。然而我并不理会的只走去，女人便忽而停了呻唤。刹时之间，用两手捧了先前抱在左边的什么东西，很高的擎到头上，就要向我掷过来了。

我不由的吃惊，又跳回了五六尺。跳回之后，我便暂时蹲在地上，静静的看着情形。这时女人，似乎早已忘了适才自己所做的事，又复锋利的望着月亮，吓吓的狂笑起来。至于先前擎到头上去的東西，也早就抱在原来的胁肋里。此后暂时之间，也仍是照旧一样，悲凉的唱些歌，又说些什么话，而终于又将脸贴在抱着的东西上，呜呜咽咽的出声哭起来了。“在此刻了。失了这一瞬息，就完了。”这样想了的我，便弯腰俯首，将全身的力都聚在两脚里，咄嗟间，直进过去，闯过了那女人的下面。那时候，

仿佛是从妇人的全身里迸涌出来似的惊骇和忿怒和憎恶的呻唤，用了吐血一样的猛烈，由头上的树里崩颓下来。刚这样想，就在这倾刻，我的领头发了一声沉重的响，有比冰还冷的一块，又大又重的落在颈子上面了。“着了手了，”刚这样想，心脏的鼓动和呼吸也就忽然的停留，我便不知不识的听凭身子向前倒。也竭力的想要支住身体，而膝髁却仿佛已经脱了节，所以我只将两手动扰了两三回，便脸向着下，扑通的倒在地上了。

此后几秒，几十秒，或者几分时，躺在那地方，我自己不知道。忽而苏来，在头上再听到先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已经全然身不由己，不得不直奔村庄里去了。最初的十五步或二十步，膝髁没了力，总不能如意的奔走。没有法，便只好使手和脚都动作，我似乎确凿像兽类一样，在道路上飞跑。待到觉得伸着腰，仰着头，总算单用了两条腿在那里专心致志的走的时候，是已经因了猛烈的苦痛，呼吸就要塞住了。

走到村口时，比较的还算快，于是放了心，这才转向逃来的那方面看。然而也并没有什么追赶过来。而且，便是以前所见的一级一级的坟地和崖上的树，也不知是因为隐在山荫里呢，或是包在雾的余氛的夜霭里呢，无论在什么处所，连看也看不见了。仰面看时，只见得愈深愈狭的折叠着的山溪的襞积，浴了水一般的月光，莽苍苍的重重叠叠的耸着。

我跌倒了的时候，抛了阳伞和搭在肩上的物件，是总须拾取回来的，加以想讨一杯水，来沾润这将近焦枯的喉咙，便去寻曾经见过的守望所。疏朗朗排着人家的细长的村庄，全都入了沉睡，连犬吠声也寂然。我用手巾拭着粘粘的流满了全身的油汗。

走向村的中间，便在夜眼里，也屹然耸着的瞭火梯直下的守望所去。然而无论怎样的敲门，却总不容易起来。这之间，既有着深怕先前的女人重行追来的不安，而渐次又听得各处起了历乱的犬吠，我便更用了力，激剧的敲打了。每打一回，因了月光，在板门上照出自己的影的动弹，虽自己，也见得是拼命的模样。大约又叩了二三分，这才从深处发出很渴睡似的巡警的回答来：

“谁呀？这时候，胡乱叫人起来。”

“很劳驾，千万来一来罢。有了不得了的事情哩。”

“什么？有不得了的事情？你是谁？什么地方，有了什么事。强盗么？……”

因为不得了的事情这一句话，才受了激刺似的，巡警阁阁的响着，好容易抽了门闩。接着听得推开玻璃门的声音，又拉开一扇板门，巡警这才只穿一件寝衣，带一副渴睡的脸，出现在昏暗里。但一看见学生模样的毫不相识的我，便显出似乎莫名其妙的眼色，目不转睛的凝视起来。

“所谓不得了的事是什么？这时候。……”

重行讯问的巡警，颇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了。

“所谓不得了的事，是狂人。刚才，在那边的坟地里。”

“什么？这时候，狂人。……”

“是的。是女的狂人。”

“唔，女的……那女的狂人在坟地里怎样？”

这样回问了的巡警的脸上，已消去了先前的不高兴，却渐次添出不安的影子来。我便简短的说了刚才遇到的事一切，巡警默默的听，到末后，略略将头一歪，说道：

“那么，一定是糕饼店的阿仙了。这怎么好呢。这样的深夜里，给跑到坟地这类地方去……”他很有为难的情形了，但也便接着说，“所以我对着那里的男人和老婆子，不知道叮嘱过多少回。那样的性质不好的狂人，倘若不小心，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如果不是好好的严重的监禁起来，是不行的，我几次三番的说。谁料男人还是全不管，老婆子又吝啬，虽然造了房牢，也不过用些竹栅栏之类来搪塞，所以终于出了这样的事了。”

这么说着的巡警的态度，宛然是抓住了绝不相干的我，在那里责备糕饼店的粗疏。我耐不住再等巡警说完话，一到这里，便插下话去了：

“总而言之，像刚才说过一样，因为是不意中跌倒的，所以我，将阳伞和东西都掉在那地方了，这可能请想一点法么？”

“教我替你拾去么？”

“不，自然一同去。”

没有法，我也只得这样说了。然而巡警还装着非常迟疑的脸，暂时不回答，只是想，但终于开口道：

“那是，比行李，比什么，都更要紧的是，第一，自然是捉住阿仙。因为就此放着，是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的。可是真糟，这么晚的时候。”

“这实在很费神，但总要请劳一回驾。”

“自然，去是一定给你去一回的，但便是两人去，因为对手是狂人呵。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巡警非常之逡巡，任凭过了多少时，总不肯轻易说出一同去，我因此郑重的弯了腰，恳愿了许多回。这结果，竟涩涩的答

应同去了，重复走进暗的里面的屋里去的巡警，便点起提灯来，脱下寝衣，换了制服。趁这时候，我便请他放进便门去，用那剩在铁釜里的温水，这才沾润了早就干到焦枯了一般的喉咙。

于是两人一先一后的走出带些村气的守望所去，巡警忽又站住了。

“两个人固然也不碍，但另外多带三四个少年去，一定愈加捉得快，就这么办罢。因为狂人这东西，是跑得飞快的。”

他独自说着既非解释也非商议的话，向着我那来路的反对方向走去了。我也默默的跟着走，不多时，巡警便走进一所大库房后面的一间守夜的小屋去。这守夜的小屋，是邻近各村中的少年们各尽义务的组织起来的。我在外面等，不多久，和里面的人们絮絮的说了些话的巡警，便带了四个少年出来了。少年的两个，拿着提灯和细绳，别的两个是拿着颇长的棍子。这就一共有六个人，我和巡警都才有了元气，使四个少年居中，我们分在两旁。这样子，六人作了一横排，在夜的兰山村的道路上，迈开快步，奔向先前的坟地去。

在途中，听着大家交互的谈话，对于刚才，在坟地旁边吓了我的叫作阿仙的，那女人的身世，渐渐明白起来了。

阿仙者，便是可以称为“山间之孤驿”的，这村中的一家小糕饼店里的媳妇。两年以前，才从离此大约三里左右的川下的村庄里，嫁到这里来，但刚做新妇，便因为男人的不规矩，很吃了许多苦。加以男人的懒散和家计的艰难，又不断的受着生活的忧虑。既这样，自然和那住在一处的姑，也不合式起来了。这之间，去年的秋天可是怀了孕。倘若生了孩子，这便引转男人，静

了心，同时和姑的关系，也就会变好罢，阿仙这么想着，只管将那将来生下来的孩子当作靠山，什么都熬着。于是到这六月里，平安的生了男孩子了，然而男人对付阿仙的态度，却丝毫没有改。不但没有改而已，在临产时候的前后，那男人，和他结婚以前曾有来往的也是这村里的女人，又有了各样的新闻了。而这些事，又常常传到在产褥上的阿仙的耳朵里。一结婚，便和那女人干干净净分手，这是男人曾经坚誓的，而竟再出了新闻，这从由外村嫁来的阿仙看来，实在比嫖妓更有猛烈的苦痛。这时候，阿仙仿佛是决计百事再不管，专为一个孩子活着自己的命似的。然而便是那孩子，也因为营养坏，终于在这七日前死掉了。那结果，可怜阿仙便在下葬这一夜里，忽然发了狂。发狂之后的阿仙的态度，不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自杀，而且每日许多次，无法可想的乱闹。因了村医的注意，终于造了房牢，监禁起来了。这到了正当首七的今夜，或者想到了要上孩子的坟了罢，便偷偷的破了栏槛，跑出来了。

大家走出村外时，月亮比先前又稍稍东下了。且走且看的经过了涨满着如雨的虫声的大豆田，到了前回的溪谷的所在，那阿仙的阴森的声音的丝缕，又和先前一样，仍然在溪水上横流。于是转出一个不甚峻急的山巓去，坟地便在右手的眼前了。路的正前面，阿仙的上着的树，也受了月光，见得漆黑而且硕大。阿仙的声音不消说，便是阿仙的白色的形状，也能在枝条间看得分明。六个人走到坟地边，或者因为看见了三个排着的提灯的灯光了罢，在树上的阿仙的形相，便如白色的影子一般，急急的溜下横干来，以为飘然的轻轻的站在崖上了，却又直奔坟地中间去。

“呵，跑了。趁没有走进山里去，捉住伊！”

有人这样说，而大家都遵了接到崖间的小径，纷纷的走向坟地了。这时阿仙的形相，却如淡白的布或是什么飘在风中似的，浴着月光，跳上了斜面。待到大家走到阿仙所走的宽约三尺的坂下的时候，那已经走了七成的白色的形相，却忽地转了左，在墓碑间往来。大约走了五六丈，又突然失了踪影。

“躲了呵。喂，这回是说不定会从那里出来，小心罢。”

巡警正这样说，少年们已经纷纷散开，对着不见了阿仙的方向，各人随意的穿过墓碑间，许多回曲曲折折的寻上去。我也跟在后面，竭力赶快的走。

不多时，大约大家已经走近了不见阿仙的地方的时候，从前面的排得宽约丈余的一堆坟荫里，忽然站起一个淡白的形相来；并且发出野兽似的很有底力的呻吟，一面胡乱的抓了泥土往外摔。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全没有想要逃走的情形。

“原来，逃进了自家的坟地里了。大约怕被人抢去了死孩子罢。”

有谁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大家便渐渐的将阿仙据守着的坟地包围起来。但阿仙毫不怕，无论是石，是泥，是木片，什么都随手的掷出来，待到知道自己完全被围住了，便忽而坐在一角的地面上。而且将全力用在两手上，不住的按地面，一面又如将捉住的饵料藏在腹下的豹一般，高耸的双肩里埋着紧缩的头，翻了眼，锋利的光溜溜的尽对大家看。颜色比先前更苍白，头发是抓乱似的披着，而且无论脸上，无论唇上，脸的全部都不住的凛凛的发着抖。这是从这之间，正在夹杂着涌出恐怖和憎恶和愤怒

来。暂时之间，大家简直无从下手，单是这样的默默的注视着阿仙的模样。

“阿呀，阿仙这东西，刨了孩子的坟了。看罢。泥土掘得这样。”

因为非常吃惊似的，巡警这样的叫喊了，便望进坟地里去，只见大约是送葬用的白灯笼和白旗，以及花朵和花筒，都和掘开的泥土散得满地。此外则白木的冥屋和塔婆的断片，也被摔出一般的飞散着。而且，阿仙蹲着的处所仿佛很低洼，膝髁的大部分是埋在泥土里的。忽而阿仙像是得了机会似的，偷偷的拿过旁边的一个碗来，立刻舀了眼前的泥土，飞快的塞到膝髁底下去，而其时也毫不大意，不绝的看着周围，时时用了絮语一般的低声，接连的说道：

“不行。不行，不行。”

然而倘有谁想略略走近，便发出尽力的叫喊，或者格格的磨着雪白的露出的齿牙，显了现就会扑过来，咬住喉咙的态度。大家无法可想，又是暂时之间，任其自然的只是看。

其时有一个在阿仙背后的少年，趁机会跳过了低低的排着的墓碣，突然从胁下插进臂膊去，向一上弯，便捺下阿仙的领头，竭力的抱住了。一抱住，阿仙也同时站起来，骤然发了吐血一般的大声，哭着叫喊，而且拼命的挣扎。然而无论怎样叫喊，怎样挣扎，已经都无效。巡警当先，还有此外的三个少年，也都去帮忙，不管手上，脚上，身上，都密密的缚了细索子。

虽如此，还要尽力挣扎的身体，好容易被三个少年协了力，前后提着运去了。于是巡警将提灯插在地面上，仔细的调查那掘

开了的坟洞的周围。

“啊呀，这是棺桶啊，盖子全打破了。”

巡警这样的絮说着，用靴尖一踢墓碣下的一个蜜柑箱一般的箱子，这却意外的轻，在土上滑开去了。其中不消说，不像有孩子的尸体。这时候，我忽而想，以先被那女人从树上掷下来的沉重的东西，或者便是掘出了的孩子的尸体罢。这样一想，剧烈的恐怖便突然全涌上来，立刻觉得指尖和脚尖都栗栗的发了古怪的冷。然而接着便看见那样细的检查着坟洞的底的巡警说：

“虽然掘了出来，却又就地埋了似的。很像这样。”一面又用棍子的头捣着洞底，我这才能够略嘘一口气。

那三个少年运了叫喊挣扎的女人，径下那中间坂路去，暂时又顺着崖上的小路走，此后便由眼底下的道路，回到村庄里去了。我和巡警和别一个少年，留在后面，去寻我那落掉的什物和阳伞，于是从中间的坂路，走到崖根，又略向右，走下道路去，不多时便到了先前的大树下。什物和阳伞，自然是毫无异状的落在路旁的草窠中。我将这拾了起来，因为听得巡警很怪的声音说：

“啊呀，孩子的死尸！”

便不由的回过头去，只见那女人曾经上去过的树干的几乎直下的道路上，照在巡警的提灯里，横着一个乌黑的块。走近一看，正是生得不久的婴儿的死尸。既然很腐烂，又粘着许多泥，几乎辨不出眼鼻。然而我先前被掷着的，却的确是这东西了。事情一经分明，我便觉得脊梁的两边，有什么又冷又痛的东西，锋利的爬上去。同时从胁肋向了胸脯，又是那照例的讨厌的寒冷，

刹时扩张开去了。我全身仿佛坚固的包着冰一般的東西，暂时毫不能动弹，单是默默的挺立着。

“总而言之，阿仙是将这掷了你了。背后没有怎样么？”

少年这样说，借了巡警的提灯，走到我的背后去。他即刻用了大声，说道，“呀，脏得很呢！”我不由的将手伸到颈头，便有说不出是油是脓的东西，粘粘的沾满了指上了。因此我又感到了剧烈的战栗。这之间，又觉得从地上的黑块里，渐次强烈的涌起闭气似的可厌的臭味来。谁也不再说什么话。只是佇立在渐渐淡下去的月光，和浅浅的流着的溪水声和如雨的虫声中，三人都暂时没有动。

我在这时候，仿佛就在眼前，分明的看见了被弃于男人死别了孩子的女人，可以活下去的希望全被夺尽了的女人的，对于人类对于运命的可怕的复仇心，很以为阿仙的心，实在是非常惨痛的了。而和这同时，对于那复仇心偶然选我做了对象的恐怖，却还不知对于这样的虐待了阿仙的运命这一件东西的恐怖，尤为强烈的打动了我的心。

“这东西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过了许久才开口的巡警的声音，很带些难于处置的模样了。

注释

[1] 在神社之前，用以清淨口水手的水。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菊池宽

是离骏河府不远的村庄。是天正末年^[1]酷烈的盛夏的一日。这样的日子，早就接连了十多日了。在这炎天底下，在去这里四五町的那边的街道上，从早晨起，就一班一班的接着走过了织田军。个个流着汗。在那汗上，粘住了尘埃，黑的脸显得更黑了。虽然是这样扰乱的世界，而那些在田地里拔野草踏水车的百姓们，却比较的见得沉静。其一是因为弥望没有一些可抢的农作物；即使织田军怎样卑污，也必未便至于割取了恰才开花的禾稼，所以觉得安心。其二，是见惯了纷乱，已经如英国的商人们一般，悟通了 business as usual（买卖照常），寂然无动于中了。

府中的邸宅已经陷落的风说，是日中时候传播起来的，因为在白天，所以不能分明听出什么，但也听得呐喊，略望见放火的烟。百姓们心里想，府邸是亡了，便如盖在自己屋上的大树一旦倒掉似的，觉到一种响亮的心情，但不知怎样的又仿佛有些留恋。然而大家都料定，无论是换了织田或换了武田，大约总不会

有氏康的那样苛敛，所以对于今川氏盛衰的事，实在远不及田里毛豆的成色的关心。那田里有一条三尺阔狭的路。沿这路流着一道小沟，沟底满是污泥，在炎暑中，时常沸沸的涌出泡沫。有泥鳅，有蝾螈，裸体的小孩子五六个成了群，喳喳的嚷着。那是用草做了圈套，钓着蝾螈的。不美观的红色的小动物一个一个的钓出沟外来，便被摔在泥地上。摔一回，身子的挣扎便弱一点，到后来，便是怎样用力的摔，也毫没有动弹了。于是又拔了新的草，来做新的圈，孩子们的周围，将红肚子横在白灰似的泥土上的丑陋的小动物的死尸，许多匹许多匹的躺着。

有俨然的声音道，“高天神城是怎么去的？”孩子们都显出张惶的相貌，看着这声音的主人。那是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少年。在平分的前发下，闪看美丽的眼睛，丈夫之中有些女子气，威武气之中有些狡猾气，身上是白绢的衬衣罩着绫子的单衫，那模样就说明他是一个有国诸侯的近侍。再一看，足上的白袜，被尘埃染成灰色了。因为除下了裹腿而露出的右腓上，带一条径寸的伤痕，流着血。

“高天神城是怎么样去的？请指教。”少年有些心焦了，重复的说。然而孩子们都茫然。这时的孩子们，是还没有因为义务教育之类而早熟的，所以谁也不能明白的说话；倘若不知道，本来只要说不知道就是了，然而便是这也很不能够说。都茫然，少年连问了三回，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才开口，说道：

“天神老爷？”一听到这声音，少年立刻觉得便是暂时驻足问路的事，也很不值得了，于是向孩子们骂一声“昏虫”，抽身便要走。不凑巧一个孩子却又仓皇的塞了少年的路，少年就踢了他。这孩子便踉踉跄跄的倾跌过去，坐在沟里面；哇的哭了。似

乎并不怎样痛，又是裸体，也不会脏了衣服，原不必这样号咷的大哭，然而颇号咷大哭了。孩子们都愤然了。这时的孩子们，是与一切野蛮人的通性全一样，怯于言而勇于行的。一到争闹，势派便不同，蝎子似的直扑那少年。少年也一作势，要拔出腰间的刀来。这意志，当这时候，原是很适当的，然而竟不能实现。因为一个孩子猛然跳向前，将那捏着刀柄的少年的手，下死劲咬住了。别的孩子们也各各攻击他合宜的部位，少年便全不费力的被拖倒在这地方。孩子们都很得意，有如颠覆了专制者的革命党。

少年挣扎着想逃走。然而孩子们的数目，将近十人，而且都是有机的活动着的，所以毫没有法子想。

“给他吃蝾螈啖，”一个孩子说出意见来；孩子们都嘻的交换了合着恶意的笑脸。但有一个老人来到这里，少年便没有吃蝾螈的必要了。一看见这老人，孩子们都异口同声的告状，说是“踢了安阿弥哩”。老人只一瞥，便知道这少年是今川的逃亡人。对于现在的今川氏，固然不能没有恨，但对于先代的仁政的感谢，又总在什么处所还有留遗，而况既为美少年，又是逃亡人呢。老人更自然同情于落在孩子掌中的这少年，突然叱责了那些孩子了。这是和凡是自己的孩子，一与他人开了交涉的时候，即不问是非直曲，便将孩子叱责一顿的现在的父母们所取的手段，是一样的。少年显了羞愧和气忿的相貌，站起来了。这时候，孩子们怕报仇，都聚在五六丈以外的圆叶柳树下，准备着逃走；但却另换了村里的年青人五六个，围住这少年。站在最先头，眼睛灼灼的看着少年的，名叫弥总次，是一个专门弋获逃亡人的汉子。这汉子一听得有战事，一定从本村或邻村里觅了伙伴，出去

趁着混乱，抢些东西，或者给逃亡人长枪吃。这回本也要去的，无奈一月以前受了伤，还没有好，至今左手还络着哩。他在早一刻，已经估计了这少年横在腰间的东西。那是金装的极好的物品。他到现在为止，虽然偷过二三百柄刀，但单是装饰便值银钱三四十枚的奇货，却从来没有见过。

少年不知道这样捣乱的人物就在面前。从他眼睛里淌下几滴悲恨的眼泪，声音发了抖，说了一句致命的独白来：

“竟使府里的三浦右卫门着了道儿了。”

“你便是右卫门么！”在那里的人们一齐张口说。他是这样的驰名。世间都说他是今川氏的痼疽；说氏康的豪奢游荡的中心就是他；说比义元的时候增加了两三倍的诛求，也全因为他的缘故；说义元恩顾的忠臣接连的斥退了，也全因为他的缘故。今川氏的有心的人们，都诅咒他的名字。他的坏名声，是骏河一国的角落里也统流传。没有听到这坏名声的，恐怕只有他自己了。其实是右卫门本没有什么罪恶，只是右卫门的宠幸和今川氏的颓废，恰在同时，所以简单的世人，便以为其间有着因果关系的了。他其实不过一个孩子气的少年；当他十三岁时，从寄寓在京都西洞院的父母的手里，交给今川家做了小近侍，从此只顺着主人和周围的支使，受动的甘受着，照了自己的意志的事，是一件也没有做的。但是氏康对于他的宠幸，太到了极端，因此便见得他是巧巧的操纵着主人似的了。

弥总次一听到右卫门的名字，心里想，这等候着的好机会已经到了。料来无端的劫夺，旁人是不答应的，所以先前没有敢动手。他忽而大发其怒，骂道，“倘是右卫门，为甚么不殉难？”

右卫门听到这话，便失了色，他委实是舍了主人逃走的；遁出府邸走了二三里，望见追赶他们的织田军的兜鍪，在四五町之后的街上发光的时候，他除了恐怖心之外，再没有别的思想了。他骑马是不熟手的，早就跟不住同伴，一想到倘被敌人赶上，最先给结果了的一定是自己，便觉得敌人的枪尖似乎已经刺透了背脊，不像是活着的心情了。他迟疑了几回，待到骑进左方的树林里，便下了马，只是胡乱的跑。因为他有这一点隐情，所以开不得口。

“剥下衣裳来示众罢！”弥总次怒吼说，这虽然是一个不通的结论，但在战国时代，则这般的说法，却还要算是讲理的了。于是三四个村壮，都奔向右卫门去。被孩子尚且拖倒，现在便自然更容易：兔一般的剥了皮。他的美艳的肉体，在六月的太阳底下，洁白到似乎立刻要变色。

“倘是右卫门，杀却也可以！”弥总次怒吼说。那时候，强者杀却弱者，是当然的事情。

“给百姓吃苦的便是这东西，绞一回！”弥总次说。一个村壮便扼住了倒在泥土里的右卫门的嗓子。右卫门很吃苦，大咳起来。这时老人又来拦阻了，说道：

“还不至于要他性命哩，饶了他罢。”村壮也没有什么不谓然；弥总次却上前一步，抬起右脚，搁在右卫门的肩头说：

“说来：要命，单是饶了命罢。不说，便不饶！”年青的村人们，以为即使怎样的稚弱，也应该吐一句武士相当的舍身的口吻了。然而右卫门低声说：

“要命，单是饶了命罢。”

“叩头还欠低！”弥总次大声说。

右卫门低下头去，几乎触到泥土上。先前又已聚集了的孩子们都笑了。

“去，快滚罢！”被两三人推搡着，右卫门踉跄跟跄的站起身来，哭肿着美丽的脸，身上只穿着一条犊鼻褌，在夕阳之下，蹒跚的向西走去了。那些百姓们，都嗤笑这怯弱者。

右卫门的到高天神城，是第二日的晚间了。城将天野刑部，三年前在今川氏为质的时候，右卫门曾经给他许多回的好意。那时候，刑部是两手抵了地，说这恩惠是没齿不忘的。右卫门信了这话，所以远远地投奔高天神城来。他到城的时候，自然已经不是裸体了；不知道他受了谁的帮助，虽然是粗恶的，却已穿着衣服。刑部一见这佳客的到来，仿佛起了多少兴味似的。况且，氏康的生死还未分明，倘使北条和武田都和氏康协了力，则克复骏河一国是十分容易的事。他想：倘如此，则于救了氏康宠臣的自己的位置，就该颇为有利的了。右卫门也能说普通的人们所说的谎。他用了巧妙的措辞，先叙述他在乱军之中和主人散失的不幸，以至因为要掩人耳目，所以自己抛去了东西。刑部对于这些也没有起疑的材料，便招在一间房子里，按照一到万一的时机不至于会被抱怨的程度，款待起来。

刑部是介在织田和今川之间的，也如欧洲战争中的希腊一般，乖巧的办得各不加入那一面。他既然养着三浦右卫门，却又另去探听氏康的消息。于是便知道氏康遭了织田军的穷追，已经切腹^[2]而死的事。这报告中还添着一段插话，说那氏康之宠萃于一身的三浦右卫门，当府中陷落这一日，早就弃了主君逃走

了。一得到这报告，刑部所想到的政策，却是颇为常识的，就是斩右卫门头，献于织田氏，以明自己之无二心，他想，要杀右卫门，只要说是背主忘恩之罚，作为口实就是了。

右卫门忽然被绑上了。那时代，只要有绑人的力，是无须乎理由的。右卫门被牵到刑部的面前。刑部也如战争初起时候的欧洲文明国一般，暂借了正义来说：

“右卫门！你还记得背弃了府邸么？要砍下不忠不义者的头来，献向府邸去。”

这样冠冕的理由，在战国时代的杀人，是一件希有的事。然而无论含着几多的理由，被杀者的苦痛总一样。有理由的被杀，有时候或反比无端的被杀更苦痛。总之右卫门是不愿意被杀的，他很利害的发抖了，两三日以前几乎被村人所杀的时候，那些人虽然也曾加一点恫吓，但今日的宣言却真实而带着确乎的现实性了。他无论怎样想，对于死总觉得嫌恶。他的过去的生活，是充满了安逸与欢娱。他以为再没有别的地方，能比这世上更有趣了。他全身嫌恶死。当刑部说出“总八郎拿刀”的时候，他放声啼哭起来了。

“右卫门！要命么？”刑部嘲笑的说。

思索这一句答话的必要，在他是无须的。因为早就受了弥总次的教了。

“要命的，单是饶了命罢。”他说。刑部的家将们，看见人类中有这样贪生的东西，都意外的诧异。奋然而死的事，在他们算是一种观瞻；所以从幼小时候起，便如飞行家研究奇技一般，专研究着使别人吃惊的死方法。这时的武士道的问题，是只在怎样便可以轻轻的送命这一点。在他们，凡有生命以外的东西，是

什么都贵重的；只有这生命，是无论和什么去交换，都在所不惜的。所以右卫门的哀诉，从他们看来实在是奇迹。他们一齐失笑了。刑部便想再来嘲笑一回看，说道：

“右卫门！要命么？倘要，便两手抵了地，说道要！”众人都想，既然是武士，未必会受了这样的侮辱还要命。然而想的却错了。右卫门淌着眼泪，两手抵地说：

“要命呵。”于是又引起了主从的嘲弄的笑声。刑部的心里，听了右卫门的哀诉，又生出再加玩弄的恶魔的心来。

“既然这样的要命，饶了也罢。只是不能就饶。得用一双手来兑命。倘愿意，便饶你的。”他说。刽手走近右卫门，说道：

“听到了大人的吩咐没有？愿意么？回答罢！”右卫门不开口，动一动缚着的左手。

“那就砍左手！”刑部说。刽手的刀只一闪，右卫门的手，便如在铃之森的舞台上，被权八砍掉的云助的手一般，切下来了。

“一只手也还要命么？”刑部重复讯问说。右卫门将可怕的苦闷显在脸上，点一点头。刑部主从又笑了。刑部又开口说：

“一只手也太便宜了，砍下两手来，便饶罢。”右卫门似乎懂得这话的意思了。刽手问他说：

“愿意么？”右卫门略略点头；刽手再扬声，他的右手，便带着血浆，飞向二丈远的那边了。

右卫门这模样，从我们看来，觉得颇也残酷了，但在战国时代，见了只这样的光景便生怜悯的人，却并无一个。刑部又大声说：

“便是两手也还太便宜哩。要右脚。砍下右脚来，便单给饶了命罢。”

活土偶似的，坐在血泊中的右卫门的脸，虽然全苍白了，却还是不住的哭。然而紧张了的神经，大抵是懂了刑部的话了。他断续的说道：

“单是饶了命罢。”

刑部主从又发了哄堂的嗤笑，侮辱了这人的崇高而且至纯的欲求。刽手伸出左手，抬起右卫门的身体，便削下他的右脚来；刀锋太进了，又截断了左脚的一半。

“右卫门，这样了也还要命么？”刑部说。但右卫门似乎已经无所闻了，刽手将嘴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要命么？”右卫门翕翕的动着嘴。其时刑部使了一个眼色；刽手便第四次举起钢刀，咄的砍下头颅来。这头颅在沙上辗转的滚了二三尺，在停住的地方翕翕的动着嘴。倘使没有离了肺脏，还说道“单是饶了命罢”是无疑的了。

一读战国时代的文献，攻城野战的英雄有如云，挥十八贯^[3]铁棒如芋梗的勇士，生拔敌将的头的豪杰，是数见不鲜的，但常 Miss（觉得有缺少）于“像人样的人”的我，却待到读了浅井了意的《犬张子》^[4]，知道了“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的时候，这才禁不得“Here is also a man”（这里也有一个人）之感了。

注释

[1] 天正止于十九年，即西纪一五九一年。

[2] 用刀横剖腹部的自杀。

[3] 一贯约中国六斤四两。

[4] 本是玩具的名字，著者取为志怪的书名，元禄四年（一六九一年）印行。

复仇的话

菊池宽

铃木八弥当十七岁之春，为要报父亲的夙仇，离了故乡赞州的丸龟了。

直到本年的正月为止，八弥是全不知道自己有着父亲的仇人的。自己未生以前便丧了父，这事固然是八弥少年时代以来的淡淡的悲哀，但那父亲是落在人手里，并非善终这一节，却直到这年的正月间，八弥加了元服为止，是全然没有知道的。

元服的仪式一完毕，母亲便叫八弥到膝下去，告诉他父亲弥门死在同藩的前川孙兵卫手里的始末，教八弥立了复仇的誓词。八弥看见母亲的通红的眼；而且明白了自己的身上是负着重大的责任了。

从九岁时候起，便伴着小侯，做了将近十年的小近侍的八弥，这时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稚气的孩子。况且中了较大一岁的小侯的意，几乎成了友人，他一无拘忌，和小侯比较破魔弓的红心，做双陆的对手，驱鸟猎和远道骑马，也都一同去。至于和小

侯共了席，听那藩中的文学老儒的讲义，坐得两脚麻痹之后，大家抱腹相笑的时候，那就连主从关系也全然消灭了。八弥住在姓城中的一个大家族里；他是比较的幸福，而且舒服的。直到十七岁加了元服时，这才被授与了一件应该去杀却一个特定的人的，又困难又紧张的事业。

宽文年号还不甚久的或一年的三月间，八弥穿起不惯的草鞋来，上了复仇的道了。在多度津的港里作为埠头的金比罗船，将八弥充了坐客的数，就那吹拂着濑户内海的春风张了满帆，直向大阪外，溜也似的在海上走去了。

他靠着船的帆樯，背着小侯所赐的天正祐定的单刀，一个人蹲着。渐渐的离了陆地，他的心中的激动也就渐渐的平稳起来，连母亲的严重的训戒，小侯的激动的言语，那效果也都梦一般的变了微漠，在他心里，只剩了继激昂之后而起的倦怠和淡淡的哀愁。他对于那与自己绝不相干的生前的事故，也支配着自己的生涯这一事实，不能不痛切的感到了。他在先前，其实并没有很想着父亲的事。因为他的母亲既竭力的不使他觉得无父的悲哀，又竭力的在他听觉里避去“父亲”这词句，而且他自从服侍小侯以后，几乎感不到对于父亲的要求。因为他的生活是既幸福，又丰裕的。然而一到十七，却于瞬息中，应该对于先前不很想到的父亲有人子之爱，又对于先前毫不知道的前川谁某有作为敌人的大憎恶了。这是他的教养和周围，教给他对于父母的仇人须有十分的敌意的。

八弥曾经各样的想象那敌人的脸。因为他的母亲是不甚知道这敌人前川的。前川和八弥的父亲，本来是无二的好朋友，但是结婚未久的新家庭，前川不敢草率，便少有来访的事了。

于是八弥不得不访问些知道前川的人，探问他的容貌去。恳切的人们便各样的绞出十七八年前的记忆来，想满八弥的意。然而这些人们所描的印象，无论怎样缀合，八弥也终于想不定仇敌的形容。于是八弥没有法，只好从小侯的藏书中，取了藩中画师所画的《曾我物语》里的工藤的脸作为基本，再加一些修改，由此想象出敌人的脸相来。他竭力的从可恶这一面想；因为他以为觉得可恶，便容易催起杀却的精神。但那脸相的唯一的特征，却只知道右脸上有一颗的黑痣。

船舶暂时循着赞岐的海岸走，但到高松港一停之后，便指了浪华一直驶去了。

敌人有怎样强，八弥是不知道。但他从幼小时候以来，便谨守着母亲的“修炼武艺，比什么都紧要”的教训，于剑法一端，是久已专心致志的。他那轻捷而大胆的刀路，藩中的导师早就称扬。八弥的母亲教他负了复仇的事情。也就因为得了这导师的保证。

他对于复仇这一件事。也夹着些许的不安，但大体却觉得在绚烂的前途中，仿佛正有着勇猛的事，美善的事。所谓复仇，固不测有怎样的难，然而这是显赫的不枉为人的事业，却以为是确凿的。他的心，也很使自己的事务起了狂热了。

一到安治川，他歇在船寓里，再出去一看浪华的街。所有繁华的市街，他都用了搜求仇敌的心情看着走。

大约一月之后到了京都的八弥，便历访京都的宏丽的寺院；

走过了室町和乌丸通这些繁华的市街；每天好几回，经过那横在鸭川上面的四条五条三条桥，听得拟声游戏的笛音和大鼓。然而京都的名胜古迹处，并没有敌人。没有敌人的祇园和岛原和四条中岛，从他看来，都不过是干燥无味的处所罢了。

他从京都动身，是初夏的一日里。舍了正在鲜活的新绿的清晨中的京都，他向江户去了。

从京都经过大津，在濑田的桥边，他因为要午餐，寻到了一个茶店。到正午本来还略早，但他觉得有些口干，所以想要歇息了。他吃些这里有名的鲫鱼。不管那茶店使女含着爱娇的交谈，他只是交了臂膊，暗忖着怎样才可以发见他的仇敌。忽而听到什么地方有和自己一样的带些赞岐口音的说话了。他早就感了轻度的兴奋，便向声音这方面看。这是从正对琵琶湖的隔离的屋子里出来的。照说话的口吻，总该是武士。赞岐口音的武士，这正是他正在搜寻的敌人的一个要件。他不由的将放在旁边的祐定的单刀拉近身边了。这其间，那武士骂着使女，莽撞的从离开的屋子来到店面里。已颇酩酊的武士用了泥醉者所特有的奇妙的步法，向着门外走，一面又忽然和八弥打了一个照面。武士的心里，便涌起轻微的恶意来。

“看起来，还是年青的武士，大约是初出门哩。哈哈……”他嘲笑八弥似的笑了。八弥愤然了，扬起那美秀的眼睛，不转瞬的看着对手。

八弥不能不憎恶这武士了。颧骨异常之高；那鼻子，也如犹太人一般，在中途突出鼻梁来；而且那藏着恶意的眼色，尤其足够唤起八弥的嫌恶的心情。他想，自己的敌人也是这样的男子才好；他

又想，倒不如这人便是前川孙兵卫就更好了。其实从口音上，已经很可疑。他用冷静的意志来镇定了激昂，他想试探这武士看。

“实在是的。初出门，总有些不便可。”他驯良的回答说。

“一看那肩上带着木刀，该是武者修业罢，哈哈……也能使么？”他对于稚弱的八弥，要大加嘲弄的意志，已经很分明了。

八弥因为要知道对手的生平，格外忍了气。

“很冒昧，看足下像是赞岐的人……”八弥淡然的问。

“诚然是生驹浪人呵，因为杀人，出了国的。虽然是有着仇敌的身子，脑袋却还连在颈子上，即使有父母之仇，目下的武士倒也仿佛很安闲哩。这真是天下太平的世界了。哈哈……”他漏出侮辱一切有着仇敌的人们的嘲笑来。八弥想，若是生驹浪人，则也许便是自己的仇敌，用着这样的假名字，但对于出去复仇的人们的侮辱，却更其激动了他的心了。要将作为一种手段的沉静，更加继续下去，则八弥还是太年少。他看定对手，双瞳烂然的发了光。

“哈，脸色变了，看来你也有仇人罢，哈哈……用那细臂膊，莫说敌人，也未见得能砍一条狗。”一面说，武士在自己任意的极口的痛骂里，觉着快感似的，又大声哈哈的笑。

八弥已经不能忍了。他忘却了有着敌人的紧要的身体了。这男子，并不是自己的仇讎的孙兵卫，那是只一看颊上没有痣，早就知道了的，然而还缺乏于感情的节制的他，却不能使怒得发抖的心，归到冷静里去了。他左手拿了刀，柱起来叫喊说：

“哪，怎么说！一条狗能砍不能砍，那么，请教罢。”他的声音上，微微的带些抖。

那武士以为八弥的战栗因为恐怖，便愈加嗤笑了。

“有趣！领教罢。”他不以为意的答了话，一面从茶店里，踉踉跄跄的走到大路的中央。将那长的不虚发的佩刀，叫一声咄，便出了鞘。

好个八弥，居然很沉静。在檐下卸了背上的行囊，缚好了草鞋的纽，濡湿了祐定的刀的柄上的钉，就此亮着，走向敌手了。

那武士，最初是以微笑迎敌的，但八弥砍进一刀去的时候，那武士分明就狼狈了。他吃惊于这少年的刀风的太锐利。他后悔自己的孟浪了。而这样的气馁的自觉，又更使这武士陷入不利的地位去。他渐渐被八弥占了上风，穷追到濑田的桥的栏边，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感到了性命的危急的他，耸起身来，想跳过栏干，逃到河里去；但实行了他的意志的，却只有他的头颅。因为乘着要跳的空，八弥便给了从旁的一劈。

八弥完结了这杀人的事，回到故乡的时候，他便已后悔起来。而对于敌人已想逃入水中，还要穷追落手的血气，尤其后悔了。但远远的立着旁观的人们却都来祝八弥的成功。其中几个怀着好意的人还来帮八弥结束，劝他乘村吏未到，事情还未纠缠之前，先离开了这处所。

八弥离开了濑田桥，走到草津的时候，最初的悔恨早经消失了。他很诧异杀人有这样的容易。他觉得先前以为重负的复仇，忽而仿佛是一件传奇的冒险了。因为觉得不过是上山打猎，追赶野猪似的，血腥的略带些危险的冒险。而且他对于自己的手段，也因此得了自信。他涌起灿烂的野心来，以为在路上再加修炼，则无论怎样的强敌，也可以唾手而得的了。他于是比先前更狂热

于复仇，指着江户，强烈的走着东海道的往来的土地。

然而复仇的事，却并非如八弥最先所想象的灿烂的事情；这是一件极要忍耐的劳作。在这年的盛夏里，上了江户的他，一直到年底，留在江户，访求敌人的踪迹，但都不过是空虚的努力。第二年，下了中仙道到大阪，远眺着故乡的山，试进了山阳道向长州去。然而这些行旅，也只是等于追逐幻景的徒劳。第三年的春天，他连日在北陆的驿路中，结他客枕的夜梦，但到处竟不见一个可以疑是仇敌的人。他在仙台的青叶城下迎了二十岁的春季，已经是第四年了。他也常常记起故乡，想赶急报了仇，早得了归乡的欢喜。他看那杀却敌手，已没有些许的不安。四年间的巡行修业，早使他本领达了名人之域了。况且在冒险的旅行中，也有过许多斩夜盗杀山贼的事迹。他觉得无论敌人如何强，帮手怎样多，要取那目的的敌人，只是易于反掌的事罢了。

在具备了杀敌的资格的他，虽然想，愿早显了体面的行动，达到他的本怀，但有着唯一的问题，便是与那仇讎的邂逅。

二十一岁的春天的开头。八弥想从中仙道入信越，便离开江户，在上洲间庭的樋口的道场里，勾留了四五天，于是进了前桥的酒井侍从的城下。报仇的费用，是受着本藩的充足的供给的，所以他大抵宿在较好的客寓里。这一夜，也寓在胁本阵上野屋太兵卫的家中。

晚饭之后，他写了习惯了的旅行日记，然后照例是就寝。他刚要就寝，搁下日记的笔来，向着廊下的格子门推开了。回头去看，俯伏在那里的是一个按摩。

“贵客要按摩么？”他一面说，一面又低了头。这一天，八弥在

樋口的道场里，和门人们交了几十回手，他的肩膀颇沉重滞了。

“阿阿，按摩么，来得正好，教揉一揉罢。”八弥说。盲人将他非常憔悴的身子，静静的近了八弥，慢慢的给他揉肩膀。指尖虽没有什么力，但他却很知道揉着要点的。而且这按摩，又和在各处客寓里所见的不相同，沉默得很特别。在主客的沉默中，盲人逐渐的揉得入神了。八弥有些想睡觉，因为祛睡，便和这盲人谈起话来。

“你很像是中年盲目似的。”

“诚然，三十三岁失明的。因为感觉钝，什么都不方便哩。”他用了分明的声音，极低的回答。八弥一听这，对于盲人的口音觉得诧异了。

“你的本籍是哪里呢？”八弥的声音有些凛然了。

“是四国。”

“四国的那里？”

“是赞岐。”

“高松岭么，丸龟领么？”八弥焦急起来了。

“丸龟领。”

“百姓，还是商人呢？”

“提起来惭愧煞人，本来也还是武士哩。”盲人在他的话里，闪出几分生来带着的威严来。

“是武士，那便是京极府的浪人了。”一面说，八弥仰起头，看定了盲人的脸。虽然是行灯的光，但在盲人的青苍的脸上，却清清楚楚的看见了仇敌唯一的目标的黑痣。

八弥伸出右手，攫住了盲人的手腕。

“你不叫前川孙兵卫么？怎的。”他说；用力一拉，盲人没有什么抵抗，踉踉跄跄的跌倒了。

“怎么，你不叫前川孙兵卫么，是罢？”他又焦急起来。

盲人当初有些吃惊，但也就归于冷静了。

“惭愧，你说的是对的。那么，你呢？”他的声音丝毫没有乱。

“招得好。我是，死在你手里的铃木弥门的独子，名叫八弥。觉悟罢，已经逃不脱了！”

盲人很惊骇；他暂时茫然了。在那灰色的无所见的眼睛里，分明可以见得动着强烈的感情。但是那吃惊，又似乎并不在自己切身的危险。

“怎么怎么，弥门君却有一个儿子么？那么，那时候，八重夫人是正在怀孕的了。……既这样，你今年该是二十一岁了罢。……要对我来复仇，我知道了。正是漂泊的途中，失了明，厌倦了性命的时候。我也居然要放临死的花了。”盲人断断续续的说出话来，临末又添了凄凉的一笑。他那全盘的言话里，觉得瀰满着怀旧的心绪，以及平稳的谦虚的感情。

八弥一切都出了意外，他愿意自己的敌手，是一个濑田桥畔所遇到一般的刚愎骄傲的武士的。愿意是一个只要看见这人，那憎恶与敌忾便充满了心中的武士。然而此刻在眼前访得的仇敌，却是一个半死的盲人。他不由的觉着非常之失望了。况且这盲人说到八弥父母的名字时，声音中藏着无限的怀念。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称他父亲的名字时候，有人用了这样眷念的声音。八弥对着仇敌，被袭于自己全未豫料的感情，没有法，只是续着沉默。于

是盲人又接下去说：

“死在弥门君的遗体的你手里，也就没有遗憾了。然而，在这里，却怕这照顾我多年的旅店要受窘；很劳驾，利根川的平野便在近旁，我就来引导罢。请，结束起来。”

盲人很稳静。八弥仿佛发了病似的，茫然的整了装束，茫然的跟着盲人。寓中的人们都抱着奇妙的好奇心，默送两人的出去。到街上，两人暂时都无言。走了几步，盲人问讯道：

“冒昧的很，敢问令母上康健么？”

“平安的。”八弥回答说，那声音已不像先前一般严峻了。

“弥门君和我，是世间所谓竹马的朋友。什么事都契合，真好到影之与形一样的，然而时会招魔罢，而且那一夜，我们两人都酩酊了。有了那一件错失之后，我本想便在那地方自己割了腹，但因为家母的劝阻，只好去国了，这实在是我的一生的失策。直到现在，二十一年中，无一夜不苦于杀了弥门君的悔恨。弥门君没有后，以为复仇是一定无人的了，谁知道竟遇到你，给我可以消灭罪愆，那里还有此上的欣喜呢。……身为武士，却靠着商人们的情来度日，原也不是本怀。……这笛子也就无用了。”他说着，将习惯上拿在右手带来的笛子抛在空地里。

八弥在先前，便努力的要提起对于这盲人的敌忾心来，但觉得这在心底里，什么时候都崩溃了。他也将那转辗的遇着杀父之仇却柔软了的自己的心，诃斥了许多回。然而在他，总不能发生要绝灭这盲人的存在的意志。他想起自己先前在各样景况之下，杀人有那样的容易，倒反觉得奇怪了。

盲人当未到河畔数町的时候，说些八弥的父亲的事情。他似

乎在将死时，怀着青年时代的回想。八弥从这盲人的口里，这才知道了父亲的分明的性格，觉得涌出新的眷慕来。但对于亡父怀着新的眷慕，却决不就变了对于盲人的恶意。而且盲人最后说，不能一见八弥，这是深为遗憾的。

于是在这异样的同伴之前，现出月光照着的利根川的平野来了。盲人又抛下了他的杖，并且说：

“八弥君，很冒昧，请借给你的添刀罢。我辈也是武士，拱手听杀，是不肯的。”他借了八弥的添刀，摆出接战的身段。这只是对于八弥的好意的虚势，是明明白白的。

八弥只在心里想。杀一个后悔着他的过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这算什么复仇呢，他想。

“八弥君胆怯了么？请，交手罢！”

盲人大声的叫喊，这叫喊在清夜的河原上，传开了哀惨的声音。八弥是交叉着两腕沉在思想里了。

第二天的早晨，河原附近的人们在这里看见了一个死尸。然而这是盲人孙兵卫的尸体，却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死尸是没有头的。而且那死尸，肚子上有一条挺直的伤，又似乎是本人的自杀。

八弥提着敌人的首级还乡了。而且还得了百石的增秩。但因为他在什么地方报仇，在什么时候报仇，没有说明白，所以竟有了敌人的首级是假首级的谣言。甚而至于毁谤他是不能报仇的胆怯者。不知是就为此，或者为了别事，他不久便成为浪人了。延宝年间，江户的四谷坂町有一个称为铃木若狭的剑客，全府里都震服于他的勇名。有人说，这就是八弥的假名字。

鼻子

芥川龙之介

一说起禅智内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没一个不知道的。长有五六寸，从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颏的下面去。形状是从顶到底，一样的粗细。简捷说，便是一条细长的香肠似的东西，在脸中央拖着罢了。

五十多岁的内供是从还做沙弥的往昔以来，一直到升了内道场供奉的现在为止，心底里始终苦着这鼻子。这也不单因为自己是应该一心渴仰着将来的净土的和尚，于鼻子的烦恼，不很相宜；其实倒在不愿意有人知道他介意于鼻子的事。内供在平时的谈话里，也最怕说出鼻子这一句话来。

内供之所以烦腻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为鼻子之长，在实际上很不便。第一是吃饭时候，独自不能吃。倘若独自吃时，鼻子便达到碗里的饭上面去了。于是内供叫一个弟子坐在正对面，当吃饭时，使他用一条广一寸长二尺的木板，掀起鼻子来。但是这样的吃饭法，在能掀的弟子和所掀的内供，都

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这弟子中童子打了一个喷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便落到粥里去了的故事，那时是连京都传遍的。——然而这事，却还不是内供之所以以鼻子为苦的重大的理由。内供之所以为苦者，其实却在乎因这鼻子而伤了自尊心这一点。

池尾的百姓们，替有着这样鼻子的内供设想，说内供幸而是出家人；因为都以为这样的鼻子，是没有女人肯嫁的。其中甚而至于还有这样的批评，说是正因为这样鼻子，所以才来做和尚。然而内供自己，却并不觉得做了和尚，便灭了几分鼻子的烦恼去。内供的自尊心，较之为娶妻这类结果的事实所左右的东西，微妙得多多了。因此内供在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要将这自尊心的毁损恢复过来。

第一，内供所苦心经营的，是想将这长鼻子使人看得比实际较短的方法。每当没有人的时候，对了镜，用各种的角度照着脸，热心的揣摩。不知怎么一来，觉得单变换了脸的位置，是没有把握的了，于是常常用手托了颊，或者用指押了颐，坚忍不拔的看镜。但看见鼻子较短到自己满意的程度的事，是从来没有的。内供际此，便将镜收在箱子里，叹一口气，勉勉强强的又向那先前的经几上捧《观世音经》去。

而且内供又始终留心着别人的鼻子。池尾的寺，本来是常有僧供和讲论的伽蓝。寺里面，僧坊建到没有空隙；浴室里是寺僧每日烧着水的。所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类也很多。内供便坚忍的物色着这类人们的脸。因为想发见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鼻子，来安安自己的心。所以乌的绢衣，白的单衫，都不进内供的眼里去；

而况橙黄的帽子，坏色的僧衣，更是生平见惯，虽有若无了。内供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竹节鼻虽然还有，却寻不出内供一样的鼻子来。愈是寻不出，内供的心便渐渐的愈加不快了。内供和人说话时候，无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来一看，立刻不称年纪的脸红起来，便正是为这不快所动的缘故。

到最后，内供竟想在内典外典里寻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鼻子的人物，来宽解几分自己的心。然而无论什么经典上，都不说目犍连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长的。龙树和马鸣，自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菩萨。内供听人讲些震旦的事情，带出了蜀汉的刘玄德的长耳来，便想道，假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胆壮哩。

内供一面既然消极的用了这样的苦心，别一面也积极的试用些缩短鼻子的方法，在这里是无须乎特地声明的了。内供在这一方面，几乎做尽了可能的事。也喝过老鸦脚爪煎出的汤；鼻子上也擦过老鼠的溺。然而无论怎么办，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长的拖在嘴上么？

但是有一年的秋天，内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从一个知己的医士那里，得了缩短那长鼻子的方法来了。这医士，是从震旦渡来的人，那时供养在长乐寺的。

内供仍然照例，装着对于鼻子毫不介意似的模样，偏不说便来试用这方法；一面却微微露出口风，说每吃一回饭，都要劳弟子费手，实在是于心不安的事。至于心里，自然是专等那弟子和尚来说服自己，使他试用这方法的。弟子和尚也未必不明白内供的这策略。但内供用这策略的苦衷，却似乎动了那弟子和尚的同情，驾反感而上之了。那弟子和尚果然适如所期，极口的来劝试

用这方法；内供自己也适如所期，终于依了那弟子和尚的热心的劝告了。

所谓方法者，只是用热汤浸了鼻子，然后使人用脚来踏这鼻子，非常简单的。

汤是寺的浴室里每日都烧着。于是这弟子和尚立刻用一个提桶，从浴室里汲了连手指都伸不下去的热水来。但若直接的浸，蒸汽吹着脸，怕要烫坏的。于是又在一个板盘上开一个窟窿，当作桶盖，鼻子便从这窟窿中浸到水里去。单是鼻子浸着热汤，是不觉得烫的。过了片时，弟子和尚说：

“浸够了罢。……”

内供苦笑了。因为以为单听这话，是谁也想不到说着鼻子的。鼻子被汤蒸热了，蚤咬似的发痒。

内供一从板盘窟窿里抽出鼻子来，弟子和尚便将这热气蒸腾的鼻子，两脚用力的踏。内供躺着，鼻子伸在地板上，看那弟子和尚的两脚一上一下的动。弟子常常显出过意不去的脸相，俯视着内供的秃头，问道：

“痛罢？因为医士说要用力踏。……但是，痛罢？”

内供摇头，想表明不痛的意思。然而鼻子是被踏着的，又不能如意的摇。这是抬了眼，看着弟子脚上的皸裂，一面生气似的说：

“说不痛。……”

其实是鼻子正痒，踏了不特不痛，反而舒服的。

踏了片时之后，鼻子上现出小米粒一般的东西来了。简括说，便是像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鸡。弟子如尚一瞥见，立时

停了脚，自言自语似的说：

“说是用镊子拔了这个哩。”

内供不平似的鼓起了两颊，默默的任凭弟子和尚办。这自然并非不知道弟子和尚的好意；但虽然知道，因为将自己的鼻子当作一件货色似的办理，也免不得不高兴了。内供装了一副受着不相信的医生的手术时候的病人一般的脸，勉勉强强的看弟子和尚从鼻子的毛孔里，用镊子钳出脂肪来。那脂肪的形状像是鸟毛的根，拔去的有四分长短。

这一完，弟子和尚才吐一口气，说道：

“再浸一回，就好了。”

内供仍然皱着眉，装着不平似的脸，依了弟子的话。

待到取出第二回浸过的鼻子来看，诚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缩短了。这已经和平常的竹节鼻相差不远了。内供摸着缩短的鼻子，对着弟子拿过来的镜子，羞涩的怯怯的望着看。

那鼻子，——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现在已经诳话似的萎缩了，只在上唇上面，没志气的保着一点残喘。各处还有通红的地方，大约只是踏过的痕迹罢了。既这样，再没有人见笑，是一定的了。——镜中的内供的脸，看着镜外的内供的脸，满足然的映几映眼睛。

然而这一日，还有怕这鼻子仍要伸长起来的不安。所以内供无论啐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只要有闲空，便伸手轻轻的摸那鼻端去。鼻子是规规矩矩的存在上唇上边，并没有伸下来的气色。睡过一夜之后，第二日早晨一开眼，内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也依然是短的。内供于是乎也如从前的费了

几多年，积起抄写《法华经》的功行来的时候一般，觉得神清气爽了。

但是过了三日，内供发见了意外的事实了。这就是，偶然因事来访池尾的寺的侍者，却显出比先前更加发笑的脸相，也不很说话，只是灼灼的看着内供的鼻子。而且不止此，先前将内供的鼻子落在粥里的中童子那些人，若在讲堂外遇见内供时，便向下忍着笑，但似乎终于熬不住了，又突然大笑起来。还有进来承教的下法师们，面对面时，虽然恭敬的听着，但内供一向后看，便屑屑的暗笑，也不止一两回了。

内供当初，下了一个解释，是以为只因自己脸改了样。但单是这解释，又似乎总不能十分的说明。——不消说，中童子和下法师的发笑的原因，大概总在此。然而和鼻子还长的往昔，那笑样总有些不同。倘说见惯的长鼻，倒不如不见惯的短鼻更可笑，这固然便是如此罢了。然而又似乎还有什么缘故。

“先前倒还没有这样的只是笑，……”

内供停了唸着的经文，侧着秃顶，时常轻轻的这样说。可爱的内供当这时候，一定惘然的眺着挂在旁边的普贤像，记起鼻子还长的三五日以前的事来，“今如零落者，却忆荣华时，”便没精打采了。——对于这问题，给以解释之明，在内供可惜还没有。

——人类的心里有着互相矛盾的两样的感情。他人的不幸，自然是没有什么不表同情的。但一到那人设些什么法子脱了这不幸，于是这边便不知怎的觉得不满足起来。夸大一点说，便可以说是其甚者且有愿意再看见那人陷在同样的不幸中的意思。于是在不

知不觉间，虽然是消极的，却对于那人抱了敌意了。——内供虽然不明白这理由，而总觉得有些不快者，便因为在池尾的僧俗的态度上，感到了这些旁观者的利己主义的缘故。

于是乎内供的脾气逐渐坏起来了。无论对什么人，第二句便是叱责。到后来，连医治鼻子的弟子和尚，也背地里说“内供是要受法慳贪之罪的”了。更使内供生气的，照例是那恶作剧的中童子。有一天，狗声沸泛的噪，内供随便出去看，只见中童子挥着二尺来长的木板，追着一匹长毛的瘦狗在那里跑。而且又并非单是追着跑，却一面嚷道“不给打鼻子，喂，不给打鼻子”，而追着跑的。内供从中童子的手里抢过木板来，使劲的打他的脸。这木板是先前掀鼻子用的。

内供倒后悔弄短鼻子为多事了。

这是或一夜的事。太阳一落，大约是忽而起风了，塔上的风铎的声音，扰人的响。而且很冷了，在老年的内供，便是想睡，也只是睡不去。展转的躺在床上时，突然觉得鼻子发痒了。用手去摸，仿佛有点肿，而且这地方，又仿佛发了热似的。

“硬将他缩短了了的，也许出了毛病了。”

内供用了在佛前供养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势，按着鼻子，一面低低的这样说。

第二日的早晨，内供照例的绝早的睁开眼睛看，只见寺里的银杏和七叶树都在夜间落了叶，院子里是铺了黄金似的通明。大约塔顶上积了霜了，还在朝日的微光中，九轮已经眩眼的发亮。禅智内供站在开了护屏的檐廊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几乎要忘却了的一种感觉，又回到内供这里，便在这时间。

内供慌忙用手去按鼻子。触着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是从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唇的下面的，五六寸之谱的先前的长鼻子。内供知道这鼻子在一夜之间又复照旧的长起来了。而这时候，和鼻子缩短时候一样的神情气爽的心情，也觉得不知怎么的重复回来了。

“既这样，一定再没有人笑了。”

使长鼻子荡在破晓的秋风中，内供自己的心里说。

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个家将，在罗生门下待着雨住。

宽广的门底下，除了这男子以外，再没有别的谁。只在朱漆剥落的大的圆柱上，停着一匹的蟋蟀。这罗生门，既然在朱雀大路上，则这男子之外，总还该有两三个避雨的市女笠和揉乌帽子^[1]的。然而除了这男子，却再没有别的谁。

要说这缘故，就因为这二三年来，京都是接连的起了地动，旋风，大火，饥馑等等的灾变，所以都中便格外的荒凉了。据旧记说，还将佛象和佛具打碎了，那些带着丹漆，带着金银箔的木块，都堆在路旁当柴卖。都中既是这情形，修理罗生门之类的事，自然再没有人过问了。于是趁了这荒凉的好机会，狐狸来住，强盗来住；到后来，且至于生出将无主的死尸弃在这门上的习惯来。于是太阳一落，人们便都觉得阴气，谁也不再在这门的左近走。

反而许多乌鸦，不知从那里都聚向这地方。白昼一望，这鸦

是不知多少匹的转着圆圈，绕了最高的鸱吻，啼着飞舞。一到这门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红的时候，这便仿佛撒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说，这些乌鸦是因为要啄食那门上的死人的肉而来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为时刻太晚了罢，却一匹也没有见。只见处处将要崩裂的，那裂缝中生出长的野草的石阶上面，老鸦粪粘得点点的发白。家将将那洗旧的红青袄子的臀部，坐在七级阶的最上级，恼着那右颊上发出来的一颗大的面疱，惘惘然的看着雨下。

著者在先，已写道“家将待着雨住”了。然而这家将便在雨住之后，却也并没有怎么办的方法。若在平时，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里去。但从这主人，已经在四五日之前将他遣散了。上文也说过，那时的京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现在这家将从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给他遣散，其实也只是这衰微的一个小小的余波。所以与其说“家将待着雨住”，还不如说“遇雨的家将，没有可去的地方，正在无法可想”，倒是惬当的。况且今日的天色，很影响到这平安朝^[2]家将的 *Sentimentalisme* 上去。从申末下开首的雨，到酉时还没有停止模样。这时候，家将就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计怎么办——说起来，便是抱着对于没法办的事，要想怎么办的一种毫无把握的思想，一面又并不听而自听着那从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雨声。

雨是围住了罗生门，从远处沥沥的打将过来。黄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门顶在斜出的飞甍上，支住了昏沉的云物。

因为要将没法办的事来怎么办，便再没有工夫来拣手段了。一拣，便只是饿死在空地里或道旁；而且便只是搬到这门里来，

弃掉了像一只狗。但不拣，则——家将的思想，在同一的路线上徘徊了许多回，才终于到了这处所。然而这一个“则”，虽然经过了许多时，结局总还是一个“则”。家将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拣手段这一节了，但对于因为要这“则”有着落，自然而然的接上来的“只能做强盗”这一节，却还没有足以积极的肯定的勇气。

家将打一个大喷嚏，于是懒懒的站了起来。晚凉的京都，已经是令人想要火炉一般寒冷。风和黄昏，毫无顾忌的吹进了门柱间。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跑到不知那里去了。

家将缩着颈子，高耸了衬着淡黄小衫的红青袄的肩头，向门的周围看。因为倘寻得一片地，可以没有风雨之患，没有露见之虞，能够安安稳稳的睡觉一夜的，便想在此度夜的了。这期间，幸而看见了一道通到门楼上的，宽阔的，也是朱漆的梯子。倘在这上面，即使有人，也不过全是死人罢了。家将便留心着横在腰间的素柄刀，免得他出了鞘，抬起登着草鞋的脚来，踏上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级去。

于是是几分时以后的事了。在通到罗生门的楼上的，宽阔的梯子的中段，一个男子，猫似的缩了身体，屏了息，窥探楼上的情形。从楼上漏下来的火光，微微的照着这男人的右颊，就是那短须中间生了一颗红肿化脓的面疱的颊。家将当初想，在上面的只不过是死人；但走上二三级，却看见有谁明着火，而那火又是这边那边的动弹。这只要看那昏浊的黄色的光，映在角角落落都结满了蛛网的藻井上摇动，也就可以明白了。在这阴雨的夜间，在这罗生门的楼上，能明着火的，总不是一个

寻常的人。

家将是蜥蜴似的忍了足音，爬一般的才到了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级。竭力的帖伏了身子，竭力的伸长了颈子，望到楼里面去。

待看时，楼里面便正如所闻，胡乱的抛着几个死尸，但是火光所到的范围，却比豫想的尤其狭，辨不出那些的数目来。只在朦胧中，知道是有赤体的死尸和穿衣服的死尸；又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而且那些死尸，或者张着嘴或者伸着手，纵横在楼板上，几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为人的事实。加之只是肩膀胸脯之类的高起的部分，受着淡淡的光，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却更加暗黑，哑似的永久的默着。

家将逢到这些死尸的腐烂的臭气，不由的掩了鼻子。然而那手，在其次的一刹那间，便忘却了掩住鼻子的事了。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几乎全夺去了这人的嗅觉了。

那家将的眼睛，在这时候，才看见蹲在死尸中的一个人。是穿一件桧皮色衣服的，又短又瘦的，白头发的，猴子似的老妪。这老妪，右手拿着点火的松明，注视着死尸之一的脸。从头发的长短看来，那死尸大概是女的。

家将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动了，几于暂时忘却了呼吸。倘借了旧记的记者的话来说，便是觉得“毛戴”起来了。随后那老妪，将松明插在楼板的缝中，向先前看定的死尸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给猴儿捉虱一般，一根一根的便拔那长头发。头发也似乎随手的拔了下来。

那头发一根一根的拔下来时，家将的心里，恐怖也一点一点

的消去了。而且同时，对于这老姬的憎恶，也渐渐的发动了。——不，说是“对于这老姬”，或者有些语病；倒不如说，对于一切恶的反感，一点一点的强盛起来了。这时候，倘有人向了这家将，提出这人先前在门下面所想的“饿死呢还是做强盗呢”这一个问题来，大约这家将是，便毫无留恋，拣了饿死的了。这人的恶恶之心，宛如那老姬插在楼板缝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的燃烧上来，已经到如此。

那老姬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在家将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的说，是善是恶，也还没有知道应该属于那一面。但由家将看来，在这阴雨的夜间，在这罗生门的上面，拔取死人的头发，即此便已经是无可宽恕的恶。不消说，自己先前想做强盗的事，在家将自然也早经忘却了。

于是乎家将两脚一蹬，突然从梯子直蹿上去；而且手按素柄刀，大踏步走到老姬的面前。老姬的吃惊，是无须说得的。

老姬一瞥见家将，简直像被弩机弹着似的，直跳起来。

“呔，那里走！”

家将拦住了那老姬绊着死尸踉跄想走的逃路，这样骂。老姬冲开了家将，还想奔逃。家将却又不放伊走，重复推了回来。暂时之间，默然的叉着。然而胜负之数，是早就知道了的。家将终于抓住了老姬的臂膊，硬将伊捻倒了。是只剩着皮骨，宛然鸡脚一般的臂膊。

“在做什么？说来！不说，便这样！”

家将放下老姬，忽然拔刀出了鞘，将雪白的钢色，塞在伊的眼前。但老姬不开口。两手发了抖，呼吸也艰难了，睁圆了两

眼，眼珠几乎要飞出窠外来，哑似的执拗的不开口。一看这情状，家将才分明的意识到这老姬的生死，已经全属于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这意志，将先前那炽烈的憎恶之心，又早在什么时候冷却了。剩了下来的，只是成就了一件事业时候的，安稳的得意和满足。于是家将俯视着老姬，略略放软了声音说：

“我并不是检非违使^[3]的衙门里的公吏；只是刚才走过这门下面的一个旅人。所以并不要锁你去有什么事。只要在这时候，在这门上，做着什么的事，说给我就是。”

老姬更张大了圆睁的眼睛，看住了家将的脸；这看的是红眼眶，鸷鸟一般锐利的眼睛。于是那打皱的，几乎和鼻子连成一气的嘴唇，嚼着什么似的动起来了。颈子很细，能看见尖的喉节的动弹。这时从这喉咙里，发出鸦叫似的声音，喘吁吁的传于家将的耳朵里：

“拔了这头发呵，拔了这头发呵，去做假发的。”

家将一听得这老姬的答话是意外的平常，不觉失了望；而且一失望，那先前的憎恶和冷冷的侮蔑，便同时又进了心中了。他的气色，大约伊也悟得。老姬一手仍捏着从死尸拔下来的长头发，发出虾蟆叫一样声音，格格格的，说了这些话：

“自然的，拔死人的头发，真不知道是怎样的恶事呵。只是，在这里的这些死人，都是，便给这么办，也是活该的人们。现在，我刚才，拔着那头发的女人，是将蛇切成四寸长，晒干了，说是干鱼，到带刀^[4]的营里去出卖的。倘使没有遭瘟，现在怕还卖去罢。这人也是的，这女人去卖的干鱼，说是口味好，带刀们当作缺不得的菜料买。我呢，并不觉得这女人做的事是恶

的。不做，便要饿死，没法子才做的罢。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觉得是恶事。这也是，不做便要饿死，没法子才做的呵。很明白这没法子的事的这女人，料来也应该宽恕我的。”

老姬大概说了些这样意思的事。

家将收刀进了鞘，左手按着刀柄，冷然的听着这些话；至于右手，自然是按着那通红的在颊上化了脓的大颗的面疱。然而正听着，家将的心里却生出一种勇气来了。这正是这人先前在门下面所缺的勇气。而且和先前跳到这门上，来捉老姬的勇气，又完全是向反对方面发动的勇气了。家将对于或饿死或做强盗的事，不但早无问题；从这时候的这人的心情说，所谓饿死之类的事，已经逐出在意识之外，几乎是不能想到的了。

“的确，这样么？”

老姬说完话，家将用了嘲弄似的声音，覆核的说。于是前进一步，右手突然离开那面疱，捉住老姬的前胸，咬牙的说道：

“那么，我便是强剥，也未必怨恨罢。我也是不这么做，便要饿死的了。”

家将迅速的剥下这老姬的衣服来；而将挽住了他的脚的这老姬，猛烈的踢倒在死尸上。到楼梯口，不过是五步。家将挟着剥下来的栓皮色的衣服，一瞬间便下了峻急的梯子向昏夜里去了。

暂时气绝似的老姬，从死尸间挣起伊裸露的身子来，是相去不久的事。伊吐出唠叨似的呻吟似的声音，借了还在燃烧的火光，爬到楼梯口边去。而且从这里倒挂了短的白发，窥向门下面。那外边，只有黑洞洞的昏夜。

家将的踪迹，并没有知道的人。

注释

- [1] 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商女所戴的笠子。乌帽子是男人的冠，若不用硬漆，质地较为柔软的，便称为揉乌帽子。
- [2] 西历七九四年以后的四百年间。
- [3] 古时的官，司追捕，纠弹，裁判，诉讼等事。
- [4] 古时春官坊的侍卫之称。

我的父亲与父亲的鹤的故事

佐藤春夫

从那里来，又是怎样的拿来的，我都不很明白，总之有一天，我的父亲带了一只鹤到自己的庭园里来了。——我从学校回家，看见那只鹤已经在庭前走。那是活的而且动着的鹤呢！小小的头是红的，正如那里是生着一块红莓苔，和最小的擦石板的圆呢一样大小。他和在画上常常见到的鹤，一模一样，颈子的长，背的高，脚的细长，都是相同。身子是全白的，只在颈子与尾巴毛上有一点黑。他的背是那么高，我要踮着脚尖立着，又擎起手来，才能同他一样。父亲对我说，不要走得太近，——只能远远的看，——倘若眼睛里被他啄一下，那就了不得了。他又说，虽然是养熟的了，但也不可不小心。这样的一说，也便觉得当真是有点可怕的鸟了。

鹤用了他的长脚，在父亲的多有岩石的庭园里缓缓的走着，——一来一往的走着。我在父亲的旁边，同父亲一样的坐在板廊的边上看着他。我与父亲都沉默着，出神的看。父亲大约也很高兴。在这时候，使女——或是别人——拿了鱒鱼来给鹤吃，

鹤便向着那边仍旧缓缓的走去。使女见了很大的鸟向着自己走来，或者是出惊了，说了一声啊呀，笑着把盛鱼的水桶抛在地上，却听得母亲的声音笑起来了。母亲也在什么地方，——从廊下望去看不见的地方，大约也看着鹤哩。鹤将从抛在地上的水桶里流出沾满了沙正在跳着的鱼，用了他的长嘴横咬着，抬头向着上边，抽搐着长的颈子，吞咽下去了。

从那天起，鹤便将我父亲的庭园当作住家了。父亲的庭园，给鹤去散步，确是极好的地方。在廊下的檐前，通过全个庭园，耸立着有三丈高的岩壁，上边生着长春藤，或是飘飘的下垂的一种苔类，在岩上各处，父亲又种上了兰草。岩壁的半腰里，有鹌鹑来造了巢，父亲说，这巢里有两三个蛋在那里。父亲叫车夫阿辰装上梯子，自己去看过了。但是我说要看，他便说这是危险的；说是不危险，他又说这样的屡次去窥探那里，鹌鹑会要逃走了。在岩壁的下面，许多石头凹凸的堆着；没有岩石的土里种着很多的胡枝子，开着红的花，也开着白的花。岩壁的一部分有筑着石墙的地方；在那里生着羊齿。在羊齿的阴里，红色的蟹住着，时常出来。雨连续的下降的时候，岩壁下有泉水涌出。父亲的确想到了好的地方，将他造成庭园了。鹤便在这样的地方，每日游嬉着。只是父亲的庭园里没有池，这是最不行的。鹤走到井边去，也走到厨房的水槽边去，便是过路的一间泥地的屋里也进去。而且有十二三级的门口的石阶，鹤也会一级一级的下去，正如人走的一样。于是横过了人们的街路，走往城濠的方面。在这城濠里有时有翡翠游嬉着。这是先前藩主的城濠的旧迹，就在左近地方，从我的父亲的诊察室窗内望去，就能看见的。

“喀喀！喀！”

鹤有时用了很大的声音，在濠边啼着。他沿着水际走，用嘴捉了活的青蛙来吃。夏天城濠的水干了，他将长脚踏到烂泥里去，捉活的鱼。鹤的大的足迹，在泥上印了不知多少。近地的小孩，从学校回家去的小孩，还有大人们，都来看我父亲的鹤。倘若他们捉弄他，用小石子投掷他，鹤便大步的啄过去。但是只要不去搅扰他，也是很和气的，到了晚上赶他往小舍那方面，他独自会走进小舍里去。有时候鹤抖擞他的身子，从他的胸前，或是翅子上，有白的小羽毛飘飘的落了下来。我便悄悄的近前，急忙屈身下去，将他拾了来。

鹤有时候用力的振动翅膀，那时不但是小羽毛，便是翅上的翎毛也落下一枝来了。但是父亲说，这鹤因为是从雏鸟养大的，所以不知道飞翔。有一天鹤在父亲的庭园里那个高的岩壁底下，略低一点，仿佛也是岩壁的地方，站着游嬉。父亲对我说，且看鹤能够飞到多少远，从那岩上去赶他一下罢。我伸张了两手，从鹤的后面突然跑过去。可怜的鹤张皇着，从那大约有二间高的岩壁上飞了下来，一半是落下的样子，正如大的鸡或是什么一样。我的父亲的鹤这一点路以外是不会飞的了。但是我仿佛记得鹤曾经飞得很高，从园里飞过父亲的房屋的顶，一直飞到城濠那边。倘若不会有这样的事，那或者是我在梦中看见鹤那样的高飞，也未可知的。

有一天，——的确是阵雨初晴，空中挂着虹霓的傍晚，我同父亲仍旧的在一起看鹤。这时候我对父亲说道，

“父亲，鹤的头很好看呀。”

“唔，那是叫丹顶之鹤，——头红的鹤，——丹就是红，顶就是头的上边，就是说头红的鹤。鹤是吉祥的鸟，是仙人的伴侣。……”

父亲说了这样的话，又指着庭园里岩壁的上方说道，这边的城也叫做丹鹤城；丹鹤这句话也便是说头红的鹤。于是我又问道，

“那么，尼持卢这一句话也是这样罢？也是说头红的鹤么？”

“尼持卢？唔，正是这个。你知道很妙的事情哩。你是从那里听来的？”

我得意的微笑，却不先回答，再问他道，

“那么，父亲，三巴四巴是怎么说呢？”

“什么，三巴四巴？”他诧异的回问，“那是什么事情呢？”

“可是，在歌里有的。是学校纪念日所唱的歌。”我这样说了之后，低声唱给他听，——

“尼持卢之城的山阴里，

三巴四巴的宫殿建筑，

建筑成了的今天是满愿的日子，

祝贺呵，祝贺呵，大众的人们。”

父亲对于我的质问，似乎很满足，——每逢我发问的时候，本来都是如此。父亲于是一一教我：尼持卢也就是丹鹤，只将丹鹤两个字照日本式读罢了；这里的父亲的家，也便在尼持卢之城的山阴；三巴四巴大约是说三幢四幢，须得再去问一问学校的先生；于是将我所唱的歌全体的意义讲给我听。但是三幢四幢的话，我总是不大了然。父亲举了例教我，譬如病室，门口，药局，诊察室，现在坐着的上房，厨房以及后边的小屋，在这里一

共是有七幢。学校现在也不止三幢四幢了，当初造成的时候，大约只是三幢四幢罢了。随后父亲又说道，

“我不喜欢这样的大的住家。大的房屋很烦厌。我只喜欢小小的好的住家。在那个龙鼓的瀑布下，那边去掘笋的竹林里，我要建造那样的住家。你们快点大起来，成了伟大的人，父亲便要隐居了，带了那只鹤。用了瀑布的水冲起茶来，整天的我想随意的游嬉。我想成为仙人。……你们去成伟大的人去，父亲已经不能成为伟人了，所以成为仙人。……”

父亲说，仙人这东西是头发白了，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总不会死的。我虽然不很懂得父亲所说话的，但觉得父亲所想成的那种仙人，必定是很好的东西。

父亲这样的珍重的鹤，有一天终于死掉了。大家都说，“了不得！怎么办呢？”我跑过去看，鹤将长的颈子伸缩着，骨碌骨碌的打圈子，似乎很痛苦，后来那长脚在骺节的处所，突然的折转倒在放洋灯的房间的前面，滚作一团，鹤已经死了。人家说，苦闷得很是长久；我去看的时候，却正是那脚突然折转，滚作一团的最后的一刻了。父亲往人家看病去了，刚不在家；药局生急忙出去寻父亲。父亲虽然当即回来了，但他说，“这样的东西已经无可救了！”父亲当时发了怒。他说这鹤总是吃了什么人做了想去毒那住在山里专会出来闹事的野猫的，有毒药的饭团，所以死的。这和药局生商量了做那饭团的人，原来就是家里的车夫阿辰。老实的阿辰说这实在是对不起，便哭了起来，虽然他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大人了。死了的鹤，或者是忽然的瘦了，羽毛都紧贴在身体上，正如被雨打湿了的时候一般。

这一天的傍晚，父亲说已经和我家的檀那寺清闲院——父亲同那里的和尚原是朋友，我也时常跟着父亲清早走去，看荷花开放，——里说过，将死了的鹤葬在那里，他便从寺里打发阿辰拉了他自己坐的车子，来搬运鹤的尸首。而且叫我也去参与鹤的葬仪。阿辰将鹤的尸首载在车上，——怎样的载着现在不记得了，——缓缓的走着。跟在像死了的鹤先前走路的样子缓缓的拉着车走的阿辰的后面，我也步行到了寺里。在寺里墓穴已经掘好了等着，但是鹤的身子比人家所想象的还要长大，所以将那墓穴重行掘宽，在那天傍晚，鹤便被埋在寺门旁边的碧绿的芭蕉底下了。在这上面盖完了泥土，天色已晚，变成黄昏的模样了。

“呵，新月出来了。”

父亲指着月亮给我看。

那只鹤在父亲家里养了几年，不甚清楚了。大约是在一年的夏天拿来，在第二年夏间——芭蕉的叶是那样的绿，一定是在夏天，——死了。却又觉得这期间更为长久，也未可知。我仿佛听说，这鹤原是离我们的街不远住在 T 街的爵爷所养的。本来有一对，后来一只被大水冲去死了，只剩下一只，经什么人讨来养着，我的父亲又从这人要了来的。但是这件事不能确凿的记得了。这回归乡去遇见父亲的时候，想再仔细的问他。

在我父亲的上房里，有一方很狭长的扁额，上面是古时的人所写的这几个字，

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

这扁额大约现在也还挂在那里罢。

“黄昏的人”

佐藤春夫

这一篇赠与下文所说写那封信的 T. I. 君

请看，这里是寄到我这里来的一个少年作家的一封信。至多不过是二十一二岁的人，——不，我还没有会见他过，作品却见到许多了。是的，总在百篇以上罢。说是一篇，本来也不过一页或是一页半罢了。我总算是，说也惭愧，俨然的一个作家的模样，所以时常突然的有不认识的人送作品来给我看。但是像这个少年作家 T. I. 给我看的那样中意的东西，却还一篇也没有见到过。不，说是中意，那还不行。我觉得这个少年他真禁不得将那作品送来给我看罢；因为他同我在一种基调的上边，是那樣的相合。这决不是什么故意的模仿，是出于自然的。你试读下面的这一封信罢。你——熟悉我的性格的你，或者要猜想，这封信是我造作出来的拟作，拿来说明我自己的性格的，也未可知。实在这个人和我是这样的相像。便是我自己也仿佛觉得是将我的全生

活缩印成了二十岁，拿来看似的。但是，这却确凿是从那个人寄来的一封信。

谨启：

好久没有奉候了。独自看着明石的海与海上的云的时候，夏天已经过去，九月也就来了。

说到九月来了，你往上海去么？我就是到了东京，也没有什么兴致，觉得有点寂寞，倘若你真是已经往上海去了，……

我以后写了几篇短篇，和一百页左右的一篇《辉耀的城》。想写的材料虽然还有两三件，但是什么我都没有大兴趣，也没有什么希望；这个莫名其妙的忧郁，究竟是从那里来的，那也终于不能知道。

“这是心的毛病，只能静养着，等他恢复过来。”

喜欢仓田百三的著作的一个朋友这样的对我说，但是我三年来连续的过这困倦的生活，说什么恢复，反而似乎愈加倾向到古怪的方面去了。像我这样的人，大约可以说是所谓黄昏的人，将来总是自灭的族类：这在我自己自然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等着自灭为止这个期间罢了。

你说，“是少年人，季节又好，我想或者可不是玩着什么恋爱么？”怎的，我那里是玩什么恋爱的人呢？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恐怕终身也不——。那样烦厌的事情，无论如何是不可堪的；勉强的说来，除了在我的“他怎的爱上了月亮”的故事里所说的那样恋爱之外。花发三月半的时节已经吹着秋风，在这样的我的故乡的气候里，月亮看去这才是美丽哩。

“倘若玩着恋爱，月亮与星的故事可以不必写了，”你这句话，只在反面的地位，才能成立。只在对于人生毫无兴味的时候，人才成为童话的天文学者。离开了示巴女王的巴尔达沙耳不是躲在城楼上研究星宿么？

“人生也厌了，艺术也厌了，搜寻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走遍世界的人！”我对于你的这一句话，很是中意了，特别对于在伦敦寻到了中意的两条领带的话。……倘若能够做到，我想去会一会这样的人，或者索性去过这样的生活罢，——虽然现在的境遇无论如何是够不上的。我好好的想，又屡次想过，总觉得我是除了这样的事情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事业可做了。所以虽然是梦一般的，总想有什么人肯带我到世界的极边去，不然便是法兰西一带也好，以后终身不想再回到日本来了。我想这样的做；不单是想，实在是切望。要是不能这样，这个毛病到底没有痊愈的希望了。……无论什么时候，便是刚才，也都想着这事情。实在这样的活着，无端的觉得寂寞，悲哀，而且又夹杂着觉得想笑，想哼哼的冷笑；心想以后到底怎样的混过去呢？……倘若还是古时，那便上高野山去了也罢，现在索性也走到远方的深山里去罢。周围的人都不和我要好，而且早晚又须决定立身方法，想到这些事情，我所爱的那月亮与星的故事，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呢？这样的结果，是落在像我一样生下来的一切的人们的上面的运命么？生了下来，这件事的确是错了。自己一点都不知道的时候，却已经来到要不得的地方了。我不得不到这个结论。关于这问题，我实在是完全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一面觉得自己怯弱，但对于“生活派”的那面，也想回顾过去，细细的看。这难道是

我不彻底的缘故么？像我这样的人所当行走的道路，那是不能知道的。

上月，在七月的上旬，想上东京去，我告诉父亲说明日出发，他的回答是：

“无论什么时候，只在你高兴的时节随意去就是了。像你这样的人，在家也罢，不在也罢，反正都是一样。……”

这样的口吻！于是我也不得不说“既然是这么着……”了。其实替父亲设身处地的想来，我这样的人，也不用功，也不做什么事，三年间只是懒懒的游嬉着，〔他的不高兴〕也是无怪的；但我觉得非常的寂寞，因此对于人生也有点厌倦起来了。这个样子，家庭里完全不懂得艺术这件事情，——除了谣曲与能乐；——我所做的事，从他们看来，也不过是无聊的童话罢了；而且这的确正是这样呢！在我呢，被饲养在这样的地方，自然觉得不很愉快。但是以后怎样呢？这便是现在逼近前来的问题了。在这个地位，到底要取什么方法才好呢？我的艺术的方法是，“什么地方的国王带我到他那不思议的国或是伟大的鸟笼似的邸宅里去，肯养活我就好了。能够这样便好。那么我将为他竭力的想出奇妙的事情来”这一个空想。因为我的身体很自由，——是不知所措的，便是消灭了没有了也不要紧的那么自由。我的话不觉出轨，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方去了。

我说这些话，或者由于在今夜窗外的明亮的月夜里，——因了这个，我们的同族类怎样的得救呵！——吹拂着在明石的海上交飞的白鸟的翼的秋风的缘故，也未可知的。或者又由于我所喜欢的《筑梦的人们》的著者将要渡过那海，到支那去旅行，想

到这事而引起的一种淡淡的感伤之情，那也未可知的。

你的父亲与狸格斗的故事，很中了我的意，自然，——在末后很妙的结束的地方。而且起了想和少年时代的你会见的一种怀慕。“人间的意志之力最微弱的；除了这样的事，做不出别的事来：这样说着，将自己的胡须时时剃了，又留起来的人的故事”，以及“搜寻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走遍世界，末后在伦敦买了两条中意的领结回来的故事”。这两篇那一天成功，我正等候着呢。我心想做一篇“在地球上爬在地面躺着，同月亮亲了吻的第二天晚上，想要寻死，星与星之间用针穿过，在这中间吊死了的故事”，同“我在什么时候，怎样的得到‘I’m Going to Descend on the Top of a Mountain, with My Scarlet Cap. A Man at the Star in the Milky Way’^[1]这一封奇妙的信的故事”。到了明天，我的姊夫，矿山的技师，将要在被太阳晒得乌黑的脸上，戴了一顶沾有手汗的盔形夏帽，用嘴唇咬着雪茄烟，二十贯^[2]重的身体的一只手里轻飘飘的提着一个大提包，白麻布的立领洋服的袋里塞满了二十几种的报纸，到家访问；在这藤椅子上砰的坐下，再将那很粗的脚高高的叠起，于是对着我教训道，“你这人并不曾活着。”是的，正是这样。而他却是活着的，——的确是。

很冗长的写了许多无聊的话，很对不起。只是不知怎的觉得寂寞，所以拿起笔来写了。到明天想起来，一定又对于自己的随意的涂抹，觉得后悔，同平常一样。所以趁着没有后悔的时候，将他放进邮筒去罢。草草。三十一日夜，T. I.

注释

[1] 意云，我将下降在一个山顶上，戴了我的红帽。在银河的星里的一个人。

[2] 一贯计重一百两。

形影问答

佐藤春夫

“在他的头里带上月的光线，来到这世界的人们里面之一人。”

——法国理耳亚丹的诗句——

—

“当然是不认识，因为我是从月里来的人。”那个不认识的，青白的额角的人，对我这样说。“我从月里到这可怜的星里来了，这你们所称为地球的星。”

“从月里？那么你也是被流放的么？”

“流放？不不，我是被派遣来的。”

我于是失惊问道，“究竟，为的是什么事来的呢？”

“我来了，带着两个目的：——其一是当作通信员，报告我的故乡，难舍的故乡，月，从别个星上看去是怎样的情形；其次

是从事于在我的故乡里还是没有的疾病——孤独与沉闷之研究，这于我是很适宜的一个研究的题目。因此，我便独自来了。我适才在故国失了恋，——我在那里不过是大学生罢了，但是却爱上了国里的女王的乌黑冻着的冰一般的眼睛了。我想逃脱这个苦痛，便自动的愿做到这星里来的通信员。于是我终于到地球上来了；而且到这个国，到你的国里来了。但是，虽然当着你的面前，我不能不说，在选择我的去处，我已经失败了。我为什么，即使在这地球之上，特地到这个没有为了恋情与乡愁在夜里作歌的夜莺的地方来的呢？实在我对于这个星的地理，不大知道。

“这个也就罢了，我于是在昼间便专心于孤独与沉闷之研究。现在我已经成为孤独与沉闷的学者了。他的精神与形体，我大略都已明白。他们是一身同体，但是两头，（——在这一点上，正和人间的夫妇相似。）在生着短的四肢的身体的两端，各有一个头。一个叫作孤独，还有一个叫作沉闷。在这畸形的双生儿的中间，先将人捉住压倒的是前者，咬那被压倒的人的骨头的是后者。……

“这样，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空想的猎人，气分的行者了。我接连的写着这些忠实的研究。夜来了的时候，我这样的向着远的故国，将他看去怎样的美而优雅，悲哀而寒冷，青而颤动，燃烧，辉煌，这些情形，每夜的通信，报告于那个我的女王的宫廷学者们。”

这样说了，他对着月，暂时的凝视着。我从侧面看他，在这时候，他的眼睛仿佛有什么特别作用似的，对着月亮很辉煌，于是最后重重的一眄。

我们在灯台的底下作别了。临别的时候，他对我这样说。

“我的朋友呵，我想将我的孤独与沉闷的研究录，请你一读呢。”

二

第二天的夜里，因为太冷了，便是我也只可暂时停止我所喜欢的海岸散步了。于是我独自躲在房子里。从窗里望见灯台的青的灯光；波浪在窗下喧扰着。今天也是月夜。想过种种的事情以后，我忽然想着昨夜那个不可思议的我的朋友的事了。

在这时候，管别庄的人的妻走进我的房间里来，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下一个寄给我的邮件。拿来看时，却是装着书籍的包裹。我立刻打开来看了。这是我近时出版的第一小说集，大约是刚才印成，那出版的书店所以给我寄来的。我拿了我最初的集，——翻开了，——试读了看，——接连的读下去。——

“怎么样？我的朋友，同你约过的我的研究录，有趣味么？无聊么？”不意的从我的后面，发出昨夜那个人的声音。“我借了你的手，用这个地方的文字，请你所写的，……”

我颇不平的回过头去。

在那里，在坐着的我的后边，横在地板和有花样的墙壁的上面，映出一个歪斜的蹲着的我的影子。

我想着答道，

“我的朋友呵，正如你所说，你将去处弄错了。你为什么，不到有韵律的国语的地方去的呢？地方错误呵。而且你，月的大

学生，你又是时代错误呵！岂但是地理呢，便是我们的地球的历史也不知道！我所要的不是那样的陈旧的忧郁，是生活的欢乐，是生活的力！去罢！我的影！”

我这样说了，对于影子什么也说起话来，渐渐的生气了，便将手边的钢笔向着墙壁抛过去，钢笔在墙上插着了。小小的投枪插着颤动，在墙上，——正在刚才有我的影子的地方。

当时我那样的傲岸，但是便又觉得非常的沉重而且悲哀了。于是我从那有花样的墙壁上，拔下插在那里的我的钢笔。用了这卷锋的笔尖，我写了这篇——现今在你眼前的这文章，在我的书本的后面的空白的页上。

雉鸡的烧烤

佐藤春夫

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罢。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么？……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你们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门徒这才明白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也。——《论语·乡党》第十。

孔子突然站住了。

“先生，怎么样了？”门人子路张皇着问。他正一心望着先生走路的后影，心里暗想先生的年纪实在太大了；而且先

生平常走着路，也决没有突然站住的那样事：所以他很张皇了。

孔子默着，用了他那指节突出微微颤抖着的手指，点着前面山谿上所架的木桥。这一刻中，在那桥上蠢动的一件东西，突然飒的飞了上去。

“是那雉鸡么？”子路这才安心了，用眼睛追随着那飞鸟，这样说。

“……”孔子也不作声，只点一点头，眼睛也仍然不曾离开那雉鸡的影。这因为孔子正在用心听取“自然”常预备着对于他的儿子——人类——随时宣示的一种默示的缘故。在澈底蔚蓝的晚秋初冬的天上，雉鸡飞得颇高，成了一个大黑点。暂时往来回翔，随后飞下来躲到一株常青树里去了。

“一切的事都是时节呀，时节呀。你看见刚才那桥上的雉鸡么？”

“是，看见了。”

“那雉鸡，十步一啄，五步一饮，在这个难逢的温暖的日子，想必正在谿边，从从容容的游玩着哩。因为鸟和人类，在这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人还有忧，鸟是没有的；鸟是没有的。他游玩倦了，便来到这桥上，我这样猜想。以后的事，现在你也看见了。”

孔子一面走路一面说，这时已经到了桥边，孔子便住了口，用谨慎的脚步走过桥去。这桥是三株整个的圆木，并排放着，用藤蔓缚住的。子路看着精灵或影一般走着的，龙钟可危的先生的后影，心理很忧虑。不觉伸开两手，小丑似的，仿佛想从后而将

先生抱住的模样。

“在《易》里，有一段雉鸡的话，却与今天的正相反。雉鸡身上受了伤，愕然的飞上去。但是一面的翅膀已经受着伤了，所以这雉鸡便拖着这翅膀，旋转着又落了下来。”

孔子说到这里，又将嘴合起来了。为什么呢？他这时候，又记起那年春天看见麒麟的死尸的事来了。

像林类那样，像子路说了记下来的石门的看门的那样，又像听了自己的磬声，了解自己的志向，却很加讥笑的无名的劳动者那样，决意弃世，原也没有什么。但是对于自己，无论如何，总想将自己的理想，即使少许也好，求知于世的这态度，还是怀着同先前一样的意见。他有时很以自己为勇敢可尊，但有时却又要同那荷蓐的劳动者一样，觉得自己可笑可怜了。孔子心里暗黑起来了。他便对子路说道：

“由呀！我们回去罢。我是巴不得早一天也好，将《春秋》赶紧写完呢。”

“一切的事都是时节呀，时节呀。你看见刚才那桥上的雉鸡么？”

子路照例将老师的话在心里反覆的念了不知多少遍。他独自在那朴讷的心里，加起解说来。这大约是说雉鸡上桌的时节已经到了罢。的确是这样。现在已是十月了。打猎的人也就要动手到山里去了。雉鸡的肉确也很好吃；而且于先生高年的身体也很适宜罢。

这样的解决以后，他便走到他所想定的地方去找雉鸡，可惜所看见的都是雄雉。子路原想得到一只同在那桥上所见的一样的

劳什子——雌的雉鸡，去献给先生，于是到处搜寻，好不容易得了一只雌雉，便兴高彩烈的赶回家去。他亲自割下雉鸡的胸脯肉，亲自烧烤了，亲自装在盘里，又亲自拿了急急忙忙的走去，使先生在晚饭的时候可以吃了。

孔子见了盘里盛着的雉难肉，将同平常一样的温和的面貌对着子路说道，

“由呀，这是难得的盛饌呀。”

但是孔子却并不吃，只是依着不吃的时候的礼仪，举起盘来，将烧烤的香气闻了好久。

“但是，由呀，我已经是如你所见的老年了。”

这样说了，孔子又举起盘来，把烧烤的香气再闻了一会。

“但是请你原谅罢。我就是想吃也没有牙齿了。”

这样说了，寂寞似的微笑，第三次举盘来，把烧烤的香气再闻了一会。这是因为在辞谢别人特地来送的肴饌的时候，礼仪是这样的。

“由呀，这真是很好的香味呵。”

最后这样说的时候的声音，不知怎的仿佛是鼻子里流着鼻涕的人的声音了。或者孔子因闻了这朴实的礼物的香气，所以有点噎了，也未可知的。

这篇故事便是这样完了。

这篇故事里，也并不含着什么“寓意”一类的东西。

但是倘若有人，过于爱重古风的故事的体裁，说在这篇的末尾，倘没有这一类的东西，未免不大高雅，那么作者为他的缘

故，想出一种寓意来，也可以的。

——那么且将他装上去罢。

“一个人所说的话，在别人听了，决不能和说话的人的心思一样。但是，人们呵，你们却不可因此便生气呵。”

一九一七年十月所作

乡 愁

加藤武雄

伊虽然是一个颜色浅黑，身体矮小，没有什么出色地方的小孩，但是那种急口说话的样子，有说不出的可爱。伊名叫芳子（Yoshiko），大家却都叫作芳姑儿（Yokkochan）。那对门的芳姑儿斜对门的里姑儿（Atokochan）——本名是里子（Satoko）——同我们家里的凸哥儿^[1]都是同年同月生的。三个年青的母亲，各自抱了一个小孩，聚会在横街的电线柱的底下，互相称赞，或是互相抚弄同伴的小孩，常是这样很亲密的谈讲，过去了傍晚的半个时间。

一人说，“我家里的——”，别一人便说，“我们的是——”。年青的母亲们的兴味，差不多全注在他们最初的收获，他们怀抱中的小小的人的身上了。互相谦逊的言语里面，不免各含有一种竞争的心思。“对门的芳姑儿听说已经能够爬了，这个孩子还不能坐呢。”或者又说，“我家的凸哥儿也须给他买一件同里姑儿一样的外套才好。”妻平常便只是说着这样的话。

但是芳姑儿正将周岁的时候，伊的母亲得了急病，死了。芳姑儿的父亲，穿着黄色的军衣，挂着刀，每日在炮兵工厂办事，是一个军人风的朴讷寡言的人，便是相见招呼的时候，也要张皇红了脸的，我对于他觉得很是欢喜。但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我也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家虽然早晚见面，也不过真是形式上的招呼，可以称得“交际”的往来，却是不曾有过。他的爱妻死后，他的那种非常伤心，没有元气的青白的脸色，我虽然看了十分感伤，只是胸中一腔的同情，终于没有对他发表的机会。

“芳姑儿真可怜呢。家里的凸哥儿无论怎样，总还是幸福的，——这样两亲都完全在这里。”妻很兴奋的说。芳姑儿的家里，来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和芳姑儿的父亲仿佛同年纪的乳母，替代母亲的事情。这乳母是一个颧骨突出，口边宽懈，讲话也很散漫的下品的女人。

“可是，那个乳母仿佛人倒很好呢。伊照管芳姑儿也还很用心呢。”妻对我说。

“或者不如早点续娶了，岂不是好。在此刻，芳姑儿也就容易熟习了罢。”

“但是，”妻说是从乳母那里听来的，芳姑儿的父亲说，“十六岁的时候娶了来以后，十年间使伊尝了种种的辛苦，所以不能将伊忘记，而且想到芳子的事，也就无论怎样不能引起再娶后妻的心了。”他对了乳母，这样恳切陈述他的胸怀。我在空中描出芳姑儿母亲的姿态，——虽然缺乏爱娇，但是容貌端正，服装也很整饬，常常梳着光泽的丸髻；^[2]很整齐的穿着长的外衣（Shoseibaori），——也不禁替芳姑儿的父亲伤心，而且对于乳母

笑着对妻所说的“家里的主人倒也很能说他的痴情话（Noroké）呢！”这种下等话，又不禁起了憎恶了。

但是无母的儿也渐渐的长成起来了。芳姑儿里姑儿与我家的凸哥儿一齐都长到三岁，长到四岁了。这“山手”地方的邸宅街^[3]内的树荫浓深而且寂静的横街里，可爱的童话的世界就开始了。三个小孩平常总是很和睦的一同游戏着。有时候路上画着白粉的圆圈或三角形，涂红的橡皮球动转着，或是玩具的电车遗忘在那里。

芳姑儿的衣服，平常很整齐，可以见得父亲的爱与注意很是周到。伊的衣服与玩具，比家里的凸哥儿与里姑儿，差不多还要华丽丰富。但是——这或者是我们这样想的缘故，也未可知，——芳姑儿的神气不知怎的总有点寂寞无聊的地方。伊急口的很会讲话，又高声的笑，在三个人中间是最热闹的小孩；但时常忽然的沉默了，现出忧郁模样。三个人都用了单句谈着天，在院子里弄泥土，或是什么游戏。里姑儿的口气最是豪爽，有大人的情形；芳姑儿最多话，照例是急急忙忙的，仿佛是拾起了又倾出，拾起了又倾出的一般，急口讲说。凸哥儿毕竟是个男孩子，用了含着有压迫的威严的言语；只是在那里发威呢。我心里微笑，时常听着他们的话，机械的做着著述的工作。忽然注意的听，芳姑儿的声音没有了，等了许久还没有。心想“这可奇了”，开了纸窗去看，芳姑儿离开了他们二人，独自阴沉沉的立着。

“怎么了？你们不是欺侮了芳姑儿么？”我这样问。里姑儿与凸哥儿一齐说，“不！”用力的摇头。

“你们好好的和芳姑儿一同去玩去！”我说。他们二人用了小

孩子们的慰藉方法，想将芳姑儿的精神振作起来；但伊总是很忧郁颓唐的样子。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灵魂里，也已经有人间的寂寞，很固执的附着在里面了。我无端的心里觉得感伤，便对他们说：

“凸哥儿和里姑儿好好的同芳姑儿去玩耍，因为芳姑儿的母亲是没有了。”

我的办事的地方没有一定的时间，但大抵下午五点钟总回家了。里姑儿的父亲差不多同我一样的时刻也回家来。只有芳姑儿的父亲回来最迟。里姑儿与凸哥儿等到他们的父亲回家。大抵就都叫回家吃饭去了。这时候，芳姑儿总是一个人留在后面。

“芳姑儿进来罢！”乳母虽然叫伊，芳姑儿却仍然不回家去，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唱着什么歌。这孤寂的歌声从窗间进来，落到我们的食桌上，这时候再没有别的事物更能使我们感着无母之儿的悲哀的了。过了一会，听得“父亲！”这一声迸跃的呼声，重而且懒的靴声中间，夹着小小的足音，随后便是戛的开门的声响。

“唉，芳姑儿的父亲回来了！”妻这样说，脸上仿佛现出“这可好了”的一种意思。

芳姑儿五岁的那个春天，芳姑儿的家迁移到同一区内却相离颇远的A街去了。随后便有新婚少年夫妇的快乐家庭，搬来住下了。

同年月同地方出生的，又同是将这横街当作世界，每日在一处唱歌游玩过活的三个人中间，那个别离，——人间的一切悲哀的根源的别离，终于到了。在里姑儿与凸哥儿一方面，这最初的别离，确也是他们的最初的悲哀了。三个人变了两个人了；两个人虽然仍是和睦的游玩着，但也似乎时时想起芳姑儿的事情来。

“好罢！我会到芳姑儿那里去游玩去的，——”里姑儿和凸

哥儿争闹的时候，常常这样说。

“芳姑儿到那里去了呢？”凸哥儿也很寂寞似的这样问。

大约经过了二十日，两个人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芳姑儿的事情的时候。一天是礼拜日，芳姑儿同了乳母，来访他们了。

“里姑儿！贤哥儿！”芳姑儿这样交互的叫唤着，小雀儿一般的高兴，玩耍了二小时光景，这才回去了。两个人也各自拿出新买的玩具来，很亲热的款待芳姑儿。乳母将芳姑儿每日只是说要到里姑儿那里去，到凸哥儿那里去的事，在现今的家里总是不惯，只是说“回家去罢，回家去罢！”很令大人们为难的事，都说给我们听了。我想着芳姑儿的小小的乡愁，觉得几乎要含泪了。乳母又说，本想辞了回去，因为这个小孩很是可怜，所以不能脱身。曾听得有人说乳母实在已经扶正，变了芳姑儿的母亲了；但我却不相信，实际上也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我虽然觉得这乳母是粗俗的可厌的女人，但如妻所说的话一样，心里却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回以后，芳姑儿又来玩了两三次，每次都很有兴的游玩了，这才回去。乳母告诉我们，才走进横街口的时候，芳姑儿便大声的“贤哥儿，里姑儿”的叫起来了。

“那边虽然也有朋友，但是无论怎样似乎总不能忘记你家的凸哥儿和里姑儿，——”乳母笑着说。

最终的一次，芳姑儿来的时候，里姑儿在三日以前说往外婆家去，早已出门了，便是凸哥儿也凑巧正同母亲上街去了。

芳姑儿很孤寂似的，仿佛将要哭出来的样子，暂时立在栅栏门的外边，后来经乳母的劝慰，才懒懒的回去了，当作赠品带来的三个大而且红的苹果，留在门口的台上。——

我们得到信息，说芳姑儿因了急性肺炎，只病了一天便死去了，这是二十多天以后的事了。

“芳姑儿终于到母亲那里去了，”妻叹息着说，“父亲还不知怎样的颓丧呢！”

“唔，”我的心里也被深的忧郁锁住了。

后来妻在街上遇见乳母，听哭着告诉伊说，——说到父亲的颓丧，真是不忍见他；每到傍晚，听没有气力的靴声，随后是夏的开门的声音；心里想这是归来了，只是正做着事，放手不下，便不出去迎接。等了好久，却总不再听到别的声响。出去看时，只见主人坐在门口板台上面，两手捧着脸，俯伏在膝上，他大约连脱靴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听了这话，不觉眼泪流下来了。

里姑儿与凸哥儿仍然很和睦的，每日在一处游玩。二人都知道芳姑儿是“死了”。但是“死”这件事里所含的意味，他们是不知道，——不，有谁知道呢？我只想念着催逼着说“回家去罢！”的小小的魂灵的乡愁，而且觉得芳姑儿如今终于回到什么地方家里去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作

注释

[1] Dekkobō 原意是前额凸出的小儿，后来只当作一种亲爱的译名。

[2] Marumage 已嫁的女人所梳的头。

[3] 山手 (Yamanoté) 原意是近山的地方，此处却专指东京本乡一带高地，与深川等“下町”对称。邸宅街 (Yashikimachi) 本乡片町及矢来一带的名称，其地皆大家邸宅，别无店铺。

附 录

国木田独步

国木田独步（Kunikida Doppo, 1871 - 1908）名哲夫。普通被称作日本自然派小说家的先驱。他的杰作《独步集》在一九〇四年出板，但当时社会上没有人理会他，等到田山花袋等出来，竖起自然主义的旗帜，这才渐渐有人知道他的价值，但是他已经患肺病，不久死了。《独步集》里《正直者》（Shojikimono）与《女难》（Nyonan）这几篇，那种严肃的性欲描写，确为以前的小说所未有。但他的兴味并不集中于这一方面，他的意见也并非从左拉（Zola）一派来的；他的思想很受威志威斯（Wordsworth）的影响，他的艺术是以都尔盖涅夫（Turgenev）为师的，所以他的派别很难断定，说是写实派固可，说是理想派也无所不可，因为他虽然也重客观，但主张“以慈母一般的〔对于伊的爱儿的〕同情之爱去观察描写”为诗人的第一本义，这便与自然主义的态度很有不同了。

《少年的悲哀》（Shonen no Kanashimi）见《独步集》中，是著者的儿时的回想，江马修以为比他的名篇《牛肉与铃薯》更佳。

《巡查》(Junsa)见小说集《运命》(1906)中,据江马修的《国木田独步》第十三章说,是一九〇一年寄寓在西园寺侯爵邸内时所作,“在这期间他做了两篇佳作,即《牛肉与马铃薯》及《巡查》。……《巡查》是以侯爵邸内的巡查为范本而作的,虽然很短,他自己却很中意,曾说,‘这是我的杰作。像这样写得如意的作品,我还未曾有过。不能容于现今的读书界也未可知,但我自己相信这是杰作。’这两篇都载在大阪的文学杂志《小天地》上。……”当时他豫料《巡查》这一篇的酬金至少当有五元,所以约定朋友去上饭馆,等到送来的时候,却只有三元,他心里很不高兴。这也是关于这篇小说的一则轶闻。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 1867 - 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社,专从事于著述。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〇八年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着之中,不触着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

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幅》（Kakemono）与《克莱喀先生》（Craig Sen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森鸥外

森鸥外（Mori Ogai 1860 - ）名林太郎，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曾任军医总监，现为东京博物馆长。他与坪内逍遥、上田敏诸人最初介绍欧洲文艺，很有功绩。后又从事创作，著有小说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评家都说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没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话的抗辩在《游戏》这篇小说里说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创作的态度。有七个姑娘各拿了一只雕着“自然”两字的银杯，舀泉水喝。第八个姑娘拿出一个冷的熔岩颜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见了很讶怪，由侮蔑而转为怜悯，有一个人说道，“将我的借给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闭着的嘴唇，这时候才开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这是消沉的但是锐利的声音。

“这是说，我的杯并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戏》（Asobi）见小说集《涓滴》（1910）中。

《沉默之塔》（Chiumoku no tō）原系“代《札拉图斯忒拉》译本的序”，登在生田长江的译本（1911）的卷首。

铃木三重吉

铃木三重吉（Suzuki Miekichi）是夏目漱石的弟子，但是他自成一派，又与低徊趣味不同。他也间作《小猫》（Koneko）一类的自然派的作品，但其特色却在别一方面，即是本间久雄所说的“憧憬的享乐”与“憧憬的苦恼”。凭了想象，创造出一种轻淡而甘美的传奇，将自己投浸于艺术境中，耽享回想的快乐，如《千岛》（Chidori）等是。更进一步，则将此传奇的心境移到现实的背景里来，欲求憧憬的享乐而不可得，如《小鸟之巢》（Kodori no su）及《栉》（Kushi）等皆描写这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是他特别擅长的艺术。

《金鱼》（Kingyo）见全集第八卷（1915）中，是他得意著作之一，土岐哀果编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请各作家自选一篇，他所选的便是这《金鱼》。

《黄昏》（Tasogare）和《照相》（Shashin）并见第八卷中。

武者小路实笃

武者小路实笃（Mushakōji Saneatsu）生于一八八五年，为

“白桦派”的中心人物，近来在日向建设新村，实行耕读主义。他的著作单纯真率，不施技工，自具清新之气，极有感人的力量。他在《他的三十岁时》（1915）序中曾说：

“我的工作，在我是时常不可堪的痛苦。这个痛苦，以在最能充实的著作的时候为尤甚。这是充实极了的痛苦，或是哭而又哭的痛苦。但是这痛苦才真是力。倘若我的著作里有些价值，便在于这痛苦自然的沁出在那里这一点上。我的著作是淡泊的，但是我想他并不是稀薄的。

“不懂得我的力，我的泪与我的心的点滴的人，不会懂得我的著作。在这著作里不能感到我的血者，是和我没有缘分的人。”

《第二的母亲》（Daini no haha）见《他的三十岁时》中，序上说，“日前复读《第二的母亲》少许，因为觉得对不住我的妻，所以中止了。”其后又收录在《小小的世界》（1916）与《第二的母亲〔及其他〕》（1919）中。

《久米仙人》（Kumesennin）见《燃烧的林》（1922）中。

有岛武郎

有岛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学农，留学英美，为札幌农学校教授。一九一〇年顷杂志《白桦》发刊，有岛寄稿其中，渐为世间所知，历年編集作品为《有岛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辑了。关于他的创作的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辑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

说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说，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间，时时望见惊心动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现。得见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见这个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见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现了的时候的寂寞呵！在这时候，能够将这看不见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纯粹的还我者，除艺术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从幼小的时候，不知不识的住在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谓文学的形式。

“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这或者听去似乎是高慢的话。但是生为人间而不爱者，一个都没有。无因了爱而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儿，有时是死的小儿，有时是双生儿，有时是月分不足的儿，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的攫住在墙的那边隐现着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驱使。因此我尽量的高揭我的旗帜，尽量的力挥我的手巾。这个信号被人家接应的机会，自然是不多，在我这样孤独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两回也罢，一回也罢，我如能够发见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没有错误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绝顶了。为想要遇着这喜悦的缘故，所以创作的。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了这个了。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顽固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no e）见《著作集》第七辑，也收入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见《著作集》第一辑。

长与善郎

长与善郎（Nagayo Yoshio）生于一八八七年，最初用了平泽仲次的名字，在《白桦》上发表著作，后来改用本名。他的艺术的态度，在《寻求的心》里《我们的艺术》一篇论文中，曾经表明。

“我们从事于艺术。为什么呢？那不必说，我们是为生活的缘故了。我们并不是能够为艺术的缘故而从事于艺术的那样闲人。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在现今的我们，最能使我们全体的总个的生长的道路，除了艺术更没有别的了。我们里边的爱，欲求，矛盾，苦痛，欢喜，悲哀，疑问，不满等，这些一切因了艺术而得告诉，又因了艺术而得统一的生长。就是这个，在我们也很不容易。我们逐渐培养我们的力，锻炼我们的根本，于是能够一步一步的进于善的调和。因了这样的表现，我们才能够渐渐的变为诚实，渐渐的触着事物的精髓。艺术在我们是最好的修养，比一切都更为适切的训练。我们生活的中心，无论怎么说来，最先总

是在于我们自身的修养。我们欲与，而又欲得。这两面的欲求，凭了我们的制作与表现，觉得似乎最能调和，而且觉得这样的工作于我们似乎最是适当。我们单是得也不能满足，因为我们有要和众人接触的欲求。但是在我们欲与的瞬间，我们又能没有觉到自己所有的不足么？除了制作，我们将于何处去倾吐这些悲叹呢？”

《亡姊》(Naki ane ni) 见《结婚之前》(1917) 中，篇名原意云《于亡姊》，有呈于亡姊以为纪念的意义。

《山上的观音》(Yama no ne no Kannon) 见《孔子之归国》(1920) 中。

志贺直哉

志贺直哉 (Shiga Naoya) 生于一八八三年，也是“白桦派”的小说家。广津和郎在《新潮》(Shinchō No. 175) 上批评他说，

“明治四十年 (1907) 顷，日本文坛上还是自然主义全盛的时代，志贺氏著作的几篇，已经在那时候作成了。其后文坛几经变迁，各种的主张倾向和党派，接续出现，志贺氏的著作却不为它们所混乱，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始终一贯的保持他独特的风格与文体。那种与内容合致的技巧，——尽力省去夸张与虚饰，尽力简洁质直的描写，那种静涩而有底光的技巧，在文坛正从自然主义要转到享乐的倾向去的那个浑沌时代，差不多已经将由志贺氏创造完成了……”

“在他心底虽然燃烧着热的火焰，他透见事物的眼光却是冷静而且锐敏。但是他又毫无那些有冷静而且锐敏的眼光的人们所容易得到的冷笑与嘲弄的分子。他却别有一种浓厚的忧郁与哀怜。这就是他的心，是率真清静。而且心的指针常是正确的证据。”

《到网走去》（Abashiri madé）初登在《白桦》第一号上，后来收在小说集《荒绢》（Araginu, 1921）里边。

《清兵卫与壶卢》（Seibei to hyotan）见小说集《留女》（Rumé, 1913）中，又收入罗马字日本小说集。

千家元麿

千家元麿（Senké Motomaro）生于一八八七年，是日本现代的诗人，著有《我所见》（Tibun wa mita, 1918）《虹》（Niji, 1919）等诗集数卷。但他又做小说戏曲，都有特色。长与善郎批评他说：

“千家是现今具着希有的心的一个人。这心是极端亲和的感情，又是燃烧着的猛火。千家是为这个心所驱使，燃着这个火而生活着的诗人。这个心便生出他的可惊的感受性，这感受性又生出千家独特的艺术与宗教。飘飘然的同风一样，千家到处因了自己的心，发见别的心与生命。感情是一切这一句话，在千家实是真理。用了现在希有的，对于自然的真的从顺与对于或物的真的虔敬，千家仿佛是被凭依者一般，自然的喷出他的可惊叹的诗与散文。他那一字一句的活跃，恍如看燃烧着的光焰。只有能知道

千家的心的人，才能知道喷出这火焰的洞穴的深奥。像千家这样善良和蔼的人，我可以说不曾有。凡是略略与千家的心接触过的人们，不能不爱这希有的自然的人罢。这集（《青枝》1920）里的作品，都是我们用了深的感动所爱读的著作。我们盼望这书的出现，真已好久了。我是千家的友人，这是我的光荣；日本有这千家，也是日本的光荣。我敢大胆的说，千家在或一点上，已经是世界的人了。”

武者小路在《新潮》（No. 186）上《千家氏的印象》一篇文章里，称他为残酷性全无的人，说道：

“千家的同情之深是无比的，但是他心的动摇也无比。他过于受外界的刺激。凡是看见或听到的东西，都打动他的心底。他的残酷性可以说是全无。只要对手有点窘苦，他便不知道怎样是好：无论对手是螃蟹也罢，金鱼也罢，老鼠也罢，他总是一样。”

《深夜的喇叭》（Shinya no rappa）《蔷薇花》（Bara no hana）并见小说集《青枝》中。

江马修

江马修（Ema shiu）生于一八八九年，著有长篇小说《受难者》最有名，又有短篇集数卷。罗马字小说集中载其所作《在长崎》（Nagasaki nité）一篇。

《小小的一个人》（Chisai hitori）见《寂寞的路》（1917）中。

江口涣

江口涣（Eguchi Kan）生于一八八七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

《峡谷的夜》（Kyokoku no yoru）见《红的矢帆》（1919）中。

菊池宽

菊池宽（Kikuchi Kan）生于一八八九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豫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偶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作下去了。他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恍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宽论》（《新潮》一一七四号）上说：

“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说尽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诃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

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知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话了。”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Miura Uemon no saigo）见《无名作家的日记》（1918）中。

《报仇的话》（Aru Katakuchi no hanashi）见《报恩的故事》（1918）中。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着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于系来了。他在小说集《烟草与恶魔》（1917）的序文上说明自己创作态度道：

“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

“说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造作着的气分，还不

如说养育着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着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着。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

《鼻子》（Hauð）见小说集《鼻》（1918）中，又登在罗马字小说集内。内道场供奉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

《罗生门》（Rashōmon）也见前书，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里。

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Sato Haruo）生于一八九二年，是现代的一个诗的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说：

“佐藤春夫是诗人，……所以他的作品特色也在于诗的这一点上。

“佐藤的作品里，并非没有讽道德的，也不是没有寓哲学的东西，但是装点他的思想的常是一脉的诗情。

“佐藤的诗情似乎与世间所谓世纪末的诗情最相近，纤婉而兼幽渺之趣。”

他的作品又充满丰富的空想，可以说是一种特色。谷崎润一郎替他的《病的蔷薇》做序，曾说：

“据我想来，只有生于空想的人才得有为艺术家的资格。艺术家的空想无论怎样的与自然相隔离，只要他总是在作者的头里

活着动着的力，这空想也岂不是同自然界的现象一样，是真实之一种么？能够将空想化为真实，这才算是有了为艺术家而生活着的价值了。”

《我的父亲与父亲的鹤的故事》（Watakushi no chichi no tsuru no hauashi）《“黄昏的人”》（“Tasogare no ningen”）并见小说集《幻灯》（1921）中。

《形影问答》（Keiei mondō）见《美的街市》（1920）中。

《雉鸡的烧烤》（Kiji no aburiniku）见《阿绢与其兄弟》（1919）中。

加藤武雄

加藤武雄（Kato Takeo）生于一八八八年，被称为乡土艺术的作家。加能作次郎评论他的著作的态度说是一种求救助的心：

“我所求于艺术的东西，一句话说来，是救助的感情。我想在这世间充满了辛苦烦恼，从我自身的经验上说来，也确是如此。我想到人生的苦恼；忍受不住他的伤痛，常常想对着或物祈祷，并且牵住了求他的救助；又想和无论什么人，只是同具这样心情的人，互握着手，恸哭一番。这时候能够多少的救助我的心的，现在除了艺术更没有别的东西了。我用了这样的心情对待别人的艺术，也用了这样的心情自己去创作。……我读加藤的小说集《乡愁》，心想他可不是也用了同样的心情制作的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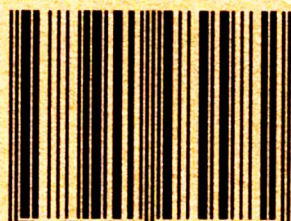
《乡愁》（Kyoshu）见小说集《乡愁》（1919）中，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中村白叶批评他说：

“外国人如问现代日本作品中间，有什么可以翻译，我们有几篇可以立刻推举出去么？有一回，一个俄国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一时迷惑了不能回答，但是随即想到，有了，这就是加藤的一篇《乡愁》。我当时觉感对于日本与外国文坛全体负了责任，可以这样宣言。……这篇里贯彻的悲哀，就是纵横宇宙的，深深的贯彻人生的悲哀；无论是俄国人，或是印度人，是太古的初民，或是人类的远孙，这篇著作翻译了给他们看，都是无所不宜的。我也想能够写这样的作品，便是一生只写得一篇也满足了。”



上架建议：文学·学术

ISBN 7-80148-998-5



9 787801 489982

ISBN 7-80148-998-5

定 价：22.00元